多識界



多看多聽多學多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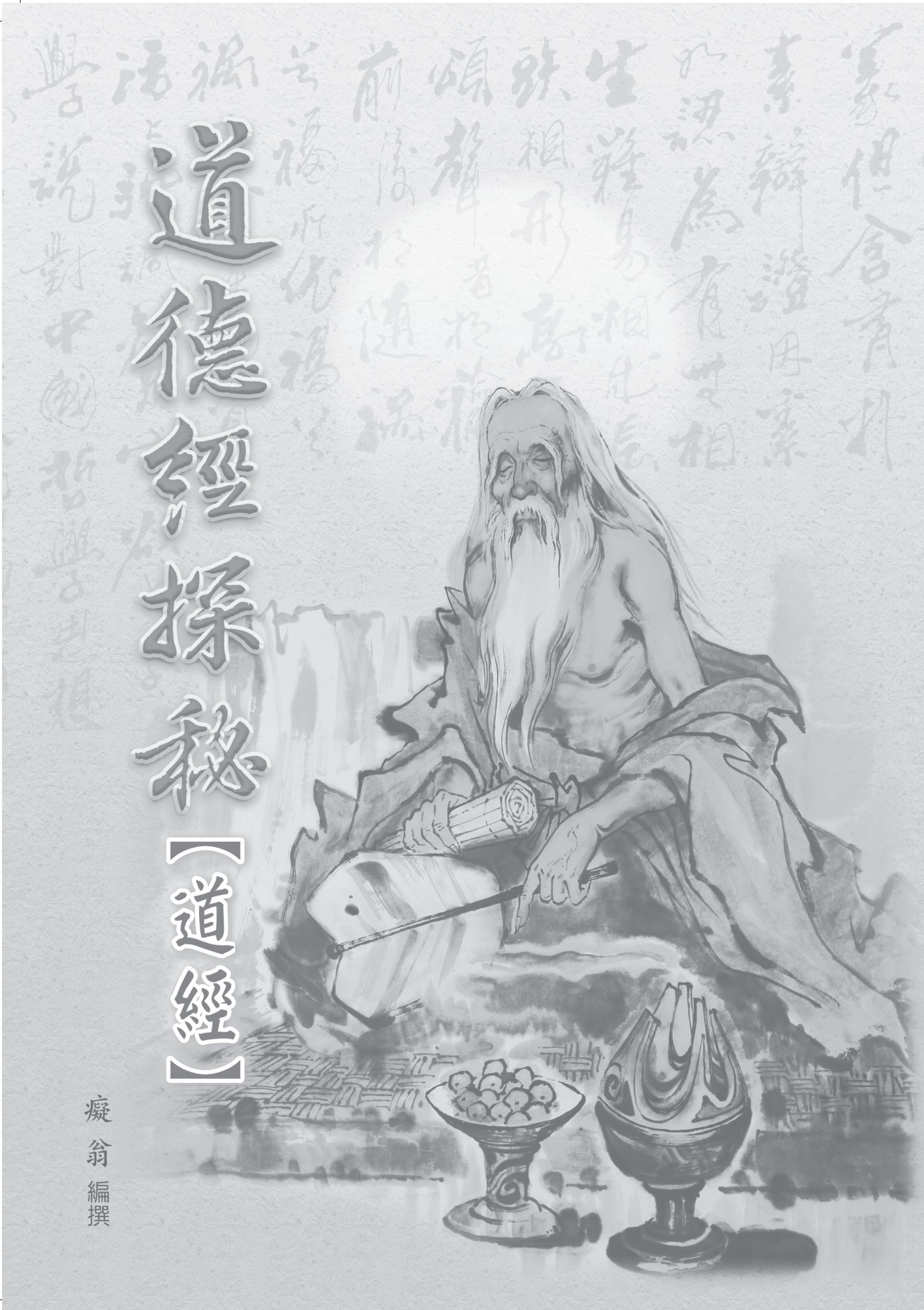
識聖識佛識仙識本性

界天界地界人界倫理

道德經探秘

【道經】

癡翁 編撰



邱序

《道德經》成書約於西元前五一八年至前五〇九年之間，是中國古代四大經典名著之一，道家學派奉為創始典籍，有學者認為是中國歷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經典著作。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除了《聖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經》主要論述上下經—道與德，道不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個人修行及修道之方法。德不只是眾人普遍認知的道德和德行，而是修道者所應必備特殊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為人處世的方法。老子的本意，是要教給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礎，道是德的昇華，沒有德的基礎，為人處世、齊家、治國，無法完滿達成。

道是渾全之體、眾妙之門，道生成了萬物，又內涵於萬物之中。道在物中，物在道中，萬事萬物殊途而同歸，都通向了道。通道為一，天地與我同根，萬法與我一體，至此境界，返觀人道、天道，一切融攝貫通，無幽不通，無理不澈。

道不只是有形的物資、思慮的精神、理性的規律，而更是造成這一切無形無象的宇宙根本。道是先天一氣，渾元無極；道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至簡至易，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的自然之始祖；萬殊之大宗，是造成宇宙萬物的源頭根本。

《道德經探秘》乙書，為俊源兄旋繼於《道德經講義白話註解》、《道德經會意》大作之後，解開宇宙自然奧秘之心血作品，探尋層次，直指人心解脫六根六塵，離苦海歸於本位，祈望讀者悟入真理大道，以「無」會眾理之妙，以「有」證大道之存，大徹大悟見大道之真象。相信在人生感悟，必有正向向上向善之啟發。今感恩能先睹俊源兄採以偈言、簡意、探秘方式撰寫，其智慧結晶，高明而令人生敬，由衷感佩他的專注投入精神，非筆墨可形容。僅綴數語，祝福是為序。

末學　邱華君　謹識

西元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鄭序

老子被譽為古今中外最具智慧的人選之一，他把宇宙萬物生成的元素，及自然的規律，稱之為：「道」。

道體虛無，無形、無名不可窮知，故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萬物生成之後，大道的運行，有其自然的規律，「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致用則廣大無邊，彌滿六合。故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第四章）又說：「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三十四章）可知，道雖生萬物卻長而不宰，功成身退而不以為有功。大道如此清靜無為，卻又無所不為；雖利萬物，卻不據為己有，處處表露柔弱、謙下、不爭的美德。

人生於天地之間，理應體道，順應自然而為，誠如蘇兄所言：「順應天道，圓滿人道；依從天道行事，善用萬物，成就天道。」奈何世人為物所迷惑，貪著五欲六塵，因而常沉苦海，輪迴不已。果能淨化六根「致虛極，守靜篤。」雖於五濁惡世，六塵汙泥中而不染，必可悟入真理大道，脫輪迴以「歸

根復命。」

後源兄對《道德經》素有鑽研，深知本經密意，見解獨到，體悟極深，願把他多年深究心得整理成書，分享大眾，取名為《道德經探祕》，實是吾等之福。全書以心性為依歸，因行為之產生，依於不可見之思想，思想之善惡，源於心，心源於性；故性明則心朗，心朗則思想純正，思想純正必生善行。

後源兄律己甚嚴，在心性的修持上用功至深，對隱微之心性，難說能說，更能以各家經典相互佐證，互為闡揚，析理透徹，引導我們如何依從老聖所教導，從相對中超越，不與人爭長短，多為人、多與人，能謙下知足，更能重積德以回復本性之清靜無為。

《道德經探祕》既深入探討隱微之心性，且能淺出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是開啟吾人先天妙智之法鑰，修行之寶典。後學有幸先睹為快，獲益匪淺。

後源兄是後學易經啟蒙老師，亦是多年好友，大作即將付梓，邀後學作序，敬敘數言以為序，無限感恩！

後學 **鄭清榮** 敬序

西元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天元佛院光明樓

自序

老子降世千古奇蹟　函谷關前東來紫氣

應尹喜邀留道德理　解開宇宙自然奧秘

歷史的記載，存在許多神秘性，以現代人的思維邏輯無法證實，就稱它為神話。老子的出生，也充滿了神話，給後世帶來許多神祕的色彩。

《史記・老子列傳》載：老子於西元前五七一年，出生在楚國苦縣（現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聃，曾任周朝守藏室史官。

傳說老子的元靈為太上老君，命玄妙玉女下凡為李母，懷胎八十一年，從左腋生於李樹下，父親為仙人李靈飛，母親為天水伊氏之女名益壽，即太上之母無上元君。

曾經拜商容為師，教以人生道理。在任史官期間，博覽群書，悟透人生。孔子聞名前來拜見，以老子為師，授以無上真理，震撼之餘，有猶龍之歎。老子眼看諸侯據地稱雄，互相攻伐，周室衰落，天下將亂，辭官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望見紫氣東來，請求留下《道德經》五千餘言，流傳至今，利益世人。

此文本稱《德道經》，原為一篇長文，展現積德才能成道的理念，告示大

眾由人修回天的次第。經漢朝河上公整理，分為八十一章，成為市面流傳的《道德經》，說明道由無生有的順序，德化萬物的實相。

依據荷蘭學者克努特．沃爾夫的統計，從西元一八一六年至一九八八年，有關《道德經》各種西文版的譯本，已有二百五十二種，目前還在繼續增加中。又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大的世界名著中，本經排名第二，僅次於《聖經》。

此次重新整理《道德經》，命名為《道德經探秘》，並附以清朝宋龍淵的《道德經講義》的章名，使讀者能望名生解，易於參閱，並將《道德經》奧秘的涵意融於生活中，讓有緣讀友更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本書分為道經（上經）及德經（下經）兩冊整理，在每章附有「偈言」一首，以為文會友；每段本文後有「簡意」，簡要解說使讀者知其大意；之後有「探秘」，期能為讀友更深入探討其內涵，引用他經相證，又以本經互為發明，以為開啟此經的奧妙，讓讀友能破除各經的門牆而互通其理。此書的出版，感恩韋憲及隆銓兩位前賢的校正，諸先進的指教，各方大德的護持，使本書能順利出版。

後學　**癡翁**　敬序

西元二〇一六年九月初一日（105、8、1）於新北市中和多識界勤學齋

目錄

邱序 …… II
鄭序 …… IV
自序 …… VI
道德經全文（宋龍淵版本） …… **1**
道經（上經）引言 …… **48**
觀妙章第一 …… 54
觀徼章第二 …… 61
安民章第三 …… 70
功用章第四 …… 78
守中章第五 …… 85
谷神章第六 …… 93
無私章第七 …… 103
若水章第八 …… 108
持盈章第九 …… 121
玄德章第十 …… 129
虛中章第十一 …… 142
為腹章第十二 …… 149

寵辱章第十三 158
道紀章第十四 167
不盈章第十五 178
復命章第十六 193
知有章第十七 204
四有章第十八 214
樸素章第十九 219
食母章第二十 227
從道章第二十一 246
抱一章第二十二 255
同道章第二十三 265
不處章第二十四 275
混成章第二十五 281
輜重章第二十六 293
襲明章第二十七 299
常德章第二十八 308
自然章第二十九 317
不道章第三十 326
貴左章第三十一 336
知止章第三十二 350
盡己章第三十三 359
成大章第三十四 366
大象章第三十五 373
微明章第三十六 381
無為章第三十七 388

德經（下經）引言 …… 395
處厚章第三十八 …… 398
得一章第三十九 …… 417
反覆章第四十 …… 430
聞道章第四十一 …… 435
沖和章第四十二 …… 449
至柔章第四十三 …… 459
知止章第四十四 …… 465
清靜章第四十五 …… 472
知足章第四十六 …… 479
天道章第四十七 …… 484
日損章第四十八 …… 490
德善章第四十九 …… 495
生死章第五十 …… 505
尊貴章第五十一 …… 515
守母章第五十二 …… 523
大道章第五十三 …… 533
善建章第五十四 …… 543
含德章第五十五 …… 554
道貴章第五十六 …… 566
治國章第五十七 …… 573
察政章第五十八 …… 581
長生章第五十九 …… 592
治大國章第六十 …… 601
為下章第六十一 …… 609

道奧章第六十二……618
無難章第六十三……630
輔物章第六十四……640
玄德章第六十五……653
江海章第六十六……662
三寶章第六十七……671
不爭章第六十八……684
用兵章第六十九……689
懷玉章第七十……697
不病章第七十一……706
畏威章第七十二……711
天網章第七十三……719
司殺章第七十四……727
貴生章第七十五……735
柔弱章第七十六……744
天道章第七十七……749
水德章第七十八……757
左契章第七十九……764
不徙章第八十……772
不積章第八十一……779

道德經全文（宋龍淵版本）

道經（上經）

觀妙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觀徼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功用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守中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無私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持盈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玄德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虛中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為腹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道紀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不盈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

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復命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知有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四有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樸素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食母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於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眾

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從道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抱一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同道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不處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輜重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襲明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常德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自然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不道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大兵亦有版本為大軍）

貴左章第三十一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

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知止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盡己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成大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德經（下經）

處厚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反覆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沖和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知止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清靜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知足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道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日損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德善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生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

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尊貴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守母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大道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嗌

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貴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察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

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長生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為下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蓄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無難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輔物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玄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

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不爭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懷玉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不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天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司殺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貴生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柔弱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居下。柔弱居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

水德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左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不徙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不積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道經（上經）引言

偈言

道生萬法始無極　太極變化生兩儀
德澤萬物給生意　都在陰陽互交替
經典說明道真諦　四象八卦解易理
此經老子所演繹　五千餘言看仔細

宇宙萬物始於無極，此時無形無象，以「道」之名強為形容。在大自然的作用下，從無變有，其過程歷時長久，並非世人百歲所能見其全貌。此時必須依靠能透視真象的聖、佛、仙真，觀照大道變化的全貌，以語言、文字傳經著訓告知世人，才能讓我們從中體悟，了解大道於一、二，是以孔子在《易經・乾卦・文言》說：「聖人作而萬物覩。」

但世人往往閉塞於慾望，固執於我見，難以看清真象，不明其理，還不究其理，且不信聖哲的明道至理之言，無知愚人甚至大笑之，訕笑污衊聖哲，以為自己聰明，卻反被聰明所誤，是以永沉苦海，難以脫離，實是自招，卻也天罰。

世人必須要開啟智慧，真正了解聖哲所留資訊，始能了悟天機之所在，以為順應天道，圓滿人道；依從天道行事，善用萬物，成就天道。依據《列子・天瑞篇》載：「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說明了易理從無極演變成太極的過程，中間包含未有氣時的太易，有氣開始時的太初，有形狀開始時的太始，有質能開始時的太素，然後形成了混

沌的太極。從太極生兩儀，漸漸顯象，接著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疊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經過互相推移交錯的過程，形成萬事萬物萬象。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說：「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在第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扼要說明萬物從無到有的順序。

當時老子在函谷關，留下五千餘言的《德道經》，鼓勵世人必須先積德，始足以明道的根源，沒有積德的過程，無法真正體悟道的本真，是以《中庸》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學道者不可只在文字論道究理，卻未能在品德下功夫，實無法悟入真道妙理。

漢朝孝文皇帝時，居於齊地琅琊的河上公，將原來的《德道經》改為今日流傳市面，分成八十一章的《道德經》，使世人能知曉道從天降，人須積德以完成大道，才得以回天。其實「道德」是一體，其元應稱「至道」，猶如超越善惡的「至善」，本是難以分開，為了讓世人能懂得其中的奧妙，

分別以道為體以德為用。有道無德，難以顯道之功；有德無道，難以明德之源。

大道之根本統於一，包含整個宇宙，其中有形、無形、可道、不可道、可名、不可名⋯等許多對立的說明，都是對道的解釋。學者不可以偏概全，而有瞎子摸象的遺憾。

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一章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章原本是以《德經》入《道經》的首章，是世人積德以入真道的門戶。人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接觸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若為六塵所蓋所迷，元精元炁元神為六賊所盜，必然沉淪苦海，難脫六道。如果以淨化六根為度，於六塵污泥中而不染，必然可脫離六道而回歸本位，是以能放下一切者，才能使至高無上的自性功德流露，尋根達本。

古來六根，在修道行道中，以眼、耳為要，是以釋迦牟尼佛觀流星而悟

道，觀世音菩薩聽海潮音而悟道。今老子以為積德豐厚，才可從道、名之關鍵，悟入真理大道。道者喻言說也，與耳有關；名者稱形色也，與眼有關。說明要了解道，以言說來講，大道有可以言說的部份，為常道；不可以言說的部份，為非常道。以形名來講，大道有可以形名稱號的部份，為常名；還有不能以形名稱號的部份，為非常名。

大道在天地剛開始生成時，有許多不能稱名的形而上部份；在成為生成萬物的母源時，才有可稱名的形而下部份。以此靜心觀照，從有從無兩方面契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以「無」契理之妙，以「有」證道之存，必可徹見大道真象。不明究底的人，稱之為「玄妙」，待明其中之理後，何玄妙之有。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三種境界必可了然於心。人間處處有菩提，世上到處有煩惱，但看自己的見地如何，自己所持的觀念，決定自己的生活態度。萬物

皆是假相，萬物皆具真相，智慧不同，領悟有別。上天堂、下地獄，成佛、成魔，皆在此心。

觀妙章第一

偈言

觀天之道執天行　可道可言要慎敬
非道非言會天聽　天地萬物與道應
觀妙觀竅有無明　有無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皆天命　通過玄門回理境

本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簡意

大道，可分為可言說的常道，和不可言說的非常道；可以稱名的常名之

道，和不可稱名的非常名之道。

探秘

老子提供世人明理入道的要領，但必須先積德，德量具足，自可進入此門，也就是要放下先入為主的意識，才能保有原來清淨心，自可開啟本性的智慧。積德之法，在日常生活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做起。所領會的道理，該言則言，以免失人；不該言莫言，以免失言。該為則為，以免誤機；不該為莫為，以免犯貪。該思則思，莫要執著頑空；不該思莫思，以免妄想執著。時時反省檢視自己身心，有過即改，有執即放，自可積德。

常與無常，皆由人心的感觸不同，而有不同的解析。明理悟道者，對一事看得透徹，當事情發生時，會認為是自然的常態，是以能夠保持淡定；但未能深明其理，遇到同一件事，因心情備受威脅而大驚小怪。例如面對死

亡，徹悟者以為常態，必可安然面對，視死亡為解脫；無明者以為非常事，必然驚恐不已，視死亡為畏懼。

本文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簡意

不能稱名的部份，是天地的開始；可以稱名的部份，是萬物的母源。

探秘

不論有形、無形、有名、無名，其實都包涵在大道之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細到粗，從裡到外，從近到遠，從易到難，從短到長，從低到高，從下到上，從音到聲，從後到前，從今到古…等等，無不是大道所變

化。老子要我們知道，天地在開始形成之前，曾有一段難以名狀的混沌時期，等到演化形成萬物時，才逐漸有了形狀，能讓我們有所認知，並加以命名。對於此名相，由於世人智愚不同，體悟也有別，所見大道變化的真相也不同，所見層次不同，說法也會不同，所以才會有爭議，因而有聖凡之別，菩提煩惱之說。

本文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簡意

所以要以平常心，才能靜心向內觀照大道的玄妙；要以平常心，才能動念向外觀照大道的竅門。徼者，竅門也。

大道存於大自然的常態中，想要觀照大道的奧妙，當以無欲的清靜心，始能感應得到；想要觀看大道的妙竅，就要動念指揮身體的感官去識別。其源頭仍是大道所化心性的作用。無欲是喜怒哀樂的情緒，未發生前平靜的心，此心性與道相融，與道同在，自可感應體悟大道整體的奧妙。其實並無奧妙可言，奧妙是對不明其妙者所說。有欲是指喜怒哀樂的情緒已發生，但要用得恰當，恰巧得如其時、如其事、如其人、如其量，才能產生好的結果。所以平時該用心待人處事，就應該善用心思，用正面的思考，才能圓滿完成事情。

該要靜心時，就不要操心，如果不能善用，做出不如法的言行舉止，那會傷害自己本性的元靈，還會破壞與人事物間的和諧，帶來不必要的災禍。所以《中庸》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持守中庸正道，才能有益於自性的圓滿，以及與萬物的互通互信互榮。

本文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玅之門。

簡意

這兩者同出於一處，卻有不同的名稱，其源頭同稱為玄。突破重重的玄關，自可解開眾妙的門戶。玅者，同妙。

探秘

可道、不可道；常道、非常道；可名、不可名；常名、非常名；有名、無名；有欲、無欲。這些兩兩的對立，有如易理中的陰陽對立，其實都同出

於太極，源於無極，只是名稱不同而已，都是稱為玄，往此層層玄關探究，突破玄關的障礙，自可會悟萬物的歸元玄妙之門，達於大道的本真。從《道德經》第四十章載：「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指導我們欲明此經的要妙，要能反覆探究大道有無、動靜、清濁…等等對立，從中發現大道運作的規則模式，徹見其玄妙之處；並從許多不顯眼的微弱處觀照，從中超越對立，才能發覺大道真正的功能，並可善於運用。

世人都是知道，有形生有形的道理，卻難以探究，天下萬物皆從無形所生。所以《中庸》提醒我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又載：「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修德入道之法，在此表露無遺。修士當深悟因果定律，才能不昧因果而證得解脫之道。

觀徼章第二

偈言

美惡同源善處置　有無相生理要知
長短相形曲變直　聖人無為因其智
不言之教源於此　萬物興作卻不辭
生而不有不造次　功成弗居無瑕疵

本文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簡意

天下的人都知道要完美，然而為了達到完美而起爭執，那就壞事了；都

知道要行善，然而為了行善而起互鬥，那就變成不善了。

探秘

天道首重中庸，自然重在平等，天下萬法存在物極必反的道理，稍一不慎，過與不及，都無法達於真善美，也因此常使事情失去原味，造成因果報應的循環，是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輪迴不已。明白其中真象的智者，才能超越善惡而達於至善之地。但看事情的變化，都起自於偏離中庸之道，違反平等的原則，必然產生變化，從此落入無窮盡的業報輪迴之中。

相信人性稟承好生之德的天性，都知道要行善，把事情做到完美，往往因此衝過頭，只考慮到自己的行善與完美，卻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侵犯他人的權益，傷害到他人的性命，還執持著行善與完美的理由，怎會發生錯誤，以此來與人爭論不休，自己不知反省檢點，卻一直指謫他人的不是，人間的和諧從此被破壞了，怎能稱美稱善呢？有如放生本是好事，如果沒能考

處完善，造成害死生物，破壞環境，傷及無辜，恐怕造成殺生的後果，以善心去做壞事，實是冤枉，能不謹慎嗎？

本文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簡意

所以要知道有形和無形是互相生化，困難和容易是互相成就，距離的長短是互相比較，情勢的高下是互相造成，音聲的發出是互相和成，前面和後面是互相跟隨。

綜觀人間萬象，有形事物的生成，來自於無形的能量，「有、無」乃是大道本體所呈現的兩面。處理同一件事情，有困難和容易兩面，沒弄懂之前是困難，弄懂之後就容易了。許多事情本來是容易的，因不能用心拿出智慧處理，所以變成困難了。事物的長短，沒有準則就難以分辨，但長必然是由短所積成，而且長短各有功能，必要善用，始能達功。高下也沒有定論，事物高下是互相比較的，且高下各有其用，善用高下的好處，莫用高下的壞處，自可成就事功。聲與音不同，聲強調來源，為發聲的母源；音強調接收，為聲後的餘音。然而聲音是一體的兩面，是互相應和，調整恰當，表達才能夠和諧完美。

前面和後面是互相跟隨的，各有其不同的立場，但要互相成就，各安其位，才能夠和平相處。每件事情，都有對立與融合，各有其優缺，對立可了解不同處，才能提醒我們注意事情的變化，有所應變；融合可了解相同處，

讓我們知道相輔相成的結合，有所助力。當處於相同時，應用「忠」之道，以誠心相待；當處於不同時，應用「恕」之道，以尊重為上。知道同而異、異而同的道理，並能順理行事，必可超越對待而達於真善美的至善地。

本文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簡意

所以聖人以無為的方式處理事情，推行實際不著言相的教化。

探秘

聖人是能徹悟宇宙真相，了解天道運行軌跡，而且能依從天道軌跡行事的真人，其處理事情的方式是無為。所謂的「無為」，並非什麼事都不想，

什麼事都不做，而是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去為；該想就要想，不該想就不要去想。既不執著也不妄想，一切依實際的需要，做出合理的行為，以達完美的事功。

聖人施行教化的方式是不言，所謂的「不言」，並非不說話，而是著重在實際上的潛移默化。該言則言，才能不失人；該不言則不言，才能不失言。不言是告訴我們，不要著重在言行的表相，而是要重視言行的實際，一切以能達於教化，使人人的本性能脫離輪迴、回歸涅槃的至善地為依歸。

本文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簡意

聖人學習天地大公無私的精神，猶如大道興作萬物，卻不辭辛勞；雖是

其生，卻不據為己有；雖然成就一切作為，卻不倚恃其功；雖然功成名就，卻不自居其功。

探秘

如今顯現於我們眼前的萬物，都是大道從無到有，經過長劫的生滅變化，歷經千辛萬苦，不辭辛勞，才有今日的繽紛絢麗。但大道生育萬物，從來不據為己有，從沒有仗恃其功；雖然成就如此偉大的功德，從來也不居其功，這就是大道的精神。聖人智慧高超，真能觀照大道的精神，唯獨能如大道一樣，才能超然物外，真能解脫，不為名利所拘，不為愛慾所繫，不為紅塵所染，不為情緒所困。今日我們從《道德經》中，看到老聖的宗旨，在於「清靜無為」，唯有能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大道，認真修行，才能善用萬物而不被執縛，自由自在灑脫逍遙於人間。

本文

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簡意

唯獨體會到不居功的精神，所以全部的功德依然存在而不離去。

探秘

世人不明大道真相，以為努力爭取就會得到，甚至於不惜用非法手段，以暴力去獲得人間的名利情愛，不知天道好還，如《大學》所載：「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孔子也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由此可見，人間的一切，都是因果業力

的作用。

有福享受是消耗德量，有功不居是積蓄德量，明理者當知老子在此經的用心，希望世人要明理實修，不要再被名利情愛所迷。應該學習聖人的精神，大公無私，卻一點功德也不流失；不要成為迷惑世情的凡人，執有卻反而失去一切。自己的心性，煩惱多菩提就少，離聖人愈遠，只會沉淪於輪迴的苦海。對於凡塵的功德名相不執不居，聖佛本性的品質就不會離去消失。

安民章第三

偈言

不尚賢民自不爭　不貴貨盜賊不生
不見慾心亂不成　聖人治虛心腹盛
弱其志強骨可證　無知慾民智不登
為無為可顯其能　無不治效果大增

本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簡意

不要崇尚賢能的名銜，可使百姓不爭鬥；不以難得的財貨為可貴，可使百姓不偷盜；不要接觸可產生慾望的事物，可使心情不混亂。

探秘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世人的心性，本是居在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由於離大道日遠，與世俗日近，日夜薰習，無法保持原有的清靜，容易受到外境的誘惑，產生污染本性的情況，十分嚴重，閉塞善根，堵塞回天之路，以至無法回無極天，卻流浪於六道。老子有見於此，是以要我們注意慾望的問題。慾望是產生自私貪婪的原凶，如果不能察覺慾望於先，斷除惡習於後，恐怕慾望引導我們沉淪苦海而不自知。

老子以為尚賢、難得之貨，可引起慾望的動機，使得心神混亂，世人經常在此迷惑中而不自知，所以特別提醒。崇尚賢能本是好事，稍不注意，

為了讓人尊敬崇尚自己的賢德，又怕別人盛名超越自己，自私心一起，分別心一到，自尊心受到威脅，在不知不覺中容易造假，生出瞋恨心，從此與他人爭論不已。難得之貨世人以為貴重，不惜犯下「盜戒」去獲取，雖能獲得短暫的利益，終究必遭惡果，得不償失。但聖者知其容易挑起人性貪婪的慾望，是以告誡世人要謹慎。

世人在未能明理時，常是自私又貪婪，這是滿足慾望的手段，以為是正常的行為，不知這是進入輪迴的不歸路。如果能不見可引起慾望的事物，自可避免心性混亂而產生無明，成為起煩惱心進入苦海的主因。是以先哲要我們「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太上老君於《清靜經》告訴我們：「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本文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簡意

所以聖人教導我們治理人心的方法，就是要將心性淨化為虛寂，使得本具的功德充滿己身；貪圖外境的心志要減弱，並強化淨心回歸本位的骨氣。

探秘

世人的心性，本出於大道，在無極未分之時，是一體的，此時人的心性是佛是聖是仙真。在機緣成熟之後，各依因緣降生於各界，即是無生有的階段。然而大自然從那裡來就要回那裡去，這是常態，如果只往而不返，將跌入無止盡的漩渦，受盡無窮盡的折磨，稱為苦海無邊。迷惘是一條不歸路，必須回頭才能上岸，否則往前是茫茫大海，何時才能上岸得救呢？老子所言

「聖人之治」，是聖人教導我們如何在人間修行，不被迷惑，可獲得幸福，將來可回天歸於聖佛仙真的本位，這是回歸本來面目的方法。

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說：「修道無他，還全本來面目而已。精神從何處散出，還從何處收來。」老聖以為要「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這是凡夫修入聖境的方法。修道以「中庸」為最高指導原則，是回歸無極理天的必備條件。中庸是無過與不及，當過時要減，當不及時要增。虛實、強弱是大道所展現脫序的現象，都是偏離中庸正道，老聖要我們行中庸而法自然，行無為而無不為。

心性不能了業了愿以達淨空虛寂，必然在因緣成熟時產生果報，有輪迴不已的現象，所以要「虛其心」。《中庸》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不能積蓄豐厚的德量以實腹，難以明理實修以達道，是以要「實其腹」。世人雖有堅強的心志，但追求的大多是紅塵的名利情愛，讓自己加重輪迴的業力，更難脫離苦海，是以要「弱其志」。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

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要能回歸本性，必須要克服許多障礙，消除本性所沒有的習性，立志在人間成就大丈夫，這必須要有堅強的骨氣，是以要「強其骨」。

本文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簡意

經常使百姓保持心靈的清靜，必須要做到不用聰明才智，不要有慾望，使得自以為聰明的智者，不敢以其聰明才智胡作非為而造惡業。

探秘

這是老聖教導世人，回歸自然常住真心的方法，在世能過著簡樸而幸福

圓滿的生活，出世間可成就聖佛仙真的果位。「無知」是要我們不可自作聰明，「無欲」是要我們見物不起貪心，以免犯罪造業。此「民」初解為色身的人民，然而進一步探究，實是指主導色身的心性。靜態的心稱「性」，動態的心稱「情」。當心不受外境引誘而保持平靜時，與道是相合的；當受到外境引誘而起心動念時，將會離正道愈來愈偏愈遠。

是以孔子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所謂的「使民無知無欲」，不可以世俗的觀點來解釋，以為是沒有進取心；這正是要我們消除貪瞋癡三毒的方法，使能脫離紅塵苦海。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八章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真有智慧的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不敢為滿足私慾而胡作非為。

本文

為無為，則無不治。

簡意

該有作為要有作為，不該有作為就不要有作為，才能使得天下太平，無所不治。

探秘

「無為」是心性本於淨空的作用，不為境遷，不為物累，不為情繫，超然物外，淨空心明，有如明鏡，照徹萬物。智慧無礙，知該為與不該為，應物萬全，默然安定，一切歸於平靜。此時已無心物的作祟，阻礙本性的智慧發揮，這就是《大學》所載「格物致知」，然後能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最後天下有何不能治平的呢？

功用章第四

偈言

道本淨空能沖用　看似不盈處處湧
萬物之宗源中庸　挫銳解紛無限勇
和光同塵似大雄　湛兮若存用無窮
不知誰子看似罔　象帝之先超吉凶

本文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簡意

大道能保持虛寂淨空，才得以靈活應用，乍看好似能量不充足，然愈往

深處探究，才似乎能找到萬物的根源。沖，古為盅，中空可置物，引申為空虛靜寂。

探秘

大道的奧妙，在於真空生妙有，愈能保持淨空，愈能發揮功能。猶如一個空間，如已置滿東西，就只能裝這些了，如果保持淨空，隨時都能使用，更可發揮各種不同的功能，是以《淮南子．主術訓》載：「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由於大道無形象，具有無窮的功能，產生無盡的能量。從表面上來看，難以看出其本能，等到實際去體悟應用時，才可以感覺到其難以言喻的無限能量與功用。

在多方的印證下，讓我們發覺，好像在任何的時空、一切的事物中，都有大道的足跡存在。從這些現象去探討，加以歸納，才漸漸發覺，原來這些都是最原始大道的作用。因而老聖在本經第二十一章說：「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又在同經第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上述足以用來加強此句對大道的描述，並佐證有關大道的現象與作用，可說是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然凡俗之人難知其存在，因道藏在其中，必以智慧破解其中之奧妙，始能看清。能破一層障礙，始明一層真理。這障礙就是人心的執著妄想，若能清除乾淨，使心性能從中解脫，才能看清道的真相，自可不為一切人間的災禍所侵犯，這時已經將被蒙蔽的道沖洗清淨，自可看清道的根源，毫無災厄可言。是以《心經》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本文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簡意

抑制其銳利的傷害，解除其紛擾的混亂；和諧其光明的亮麗，同處其塵俗的平凡。

探秘

大道的功能，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適，無所不用，然要看使用者的智慧，是否真能悟入大道的真諦，掌握大道的原則，不偏不倚，合乎中庸之道，才能做到無過與不及的境界，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才能產生和諧的效應，人間才得以祥和，人間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凡俗之人之所以不能正確使用大道，是不知道大道真正的功能與內涵，因而過度使用大道，必然

產生銳利而傷人。所以老聖教導我們，時時反觀自照，當銳氣一起，可要反應靈敏，隨即「挫其銳」。

當銳氣傷人，必激起對方的防禦，甚至於反擊，使得本為平靜的社會，變得紛爭四起，難以平息的後果，產生輪迴的不歸路，如不能知其因，從心性回歸平靜修起，是無法使社會亂象平靜下來，所以要「解其紛」。光明是從大道產生的現象，必須善用才能助人，照亮世人的前程；如果用錯了，變成了刺傷他人的眼睛，反成為傷害。要讓大道的光明產生和諧的作用，才能有益於人間，這是要從人人能「明明德」做起，經過「親民」的過程，最終才能「止於至善」，是以要「和其光」。

萬物皆是大道所生，一切都是平等的，只是各有功能，各有自己要完成的任務，以達相輔相成的作用，要能夠互相尊重，人間自然是和平的。俗語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要我們理解，不要小看自己，也要尊重別人，正是孔夫子倡導「忠恕」之道的真諦，老聖則說要「同其塵」，

《中庸》則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做好自己，忠於自己，寬恕他人，自可做到「同其塵」。

本文

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簡意

往深湛處探討，才發覺大道似乎存在其中，我不知道大道是誰所生的？好像在天帝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探秘

大道老早就存在了，從形而上以無形表達的理，經過若有若無的氣，來

到形而下以有形表達的象，都是大道的作用。世人因累世來造業蒙蔽自性的智慧，難以看清大道的全貌，常想以肉眼看清大道的奧妙，想以意識心了解大道的真諦，皆是以管窺天，難明大道真象。是以修道之前要先明道，明道必須明白道的真諦，才不致於在矇矓摸索中走錯方向，是以要先明心見性，悟後起修，才不致於盲修瞎練，多走許多冤枉路，還造下許多無明業力，阻礙自己成道之路，一不小心，還會誤導他人，將是罪過無邊啊！

《玉皇心印妙經》載：「出玄入牝。」修道要能明理路，走出玄妙難懂的過程，才能進入大道的母源，契入正道。老子在此以「湛兮似若存」來形容大道的深處，是精湛而明確的，只因世人不能打開智慧眼，是以無法看清楚，因而說「似若存」，是在引導我們，從不知到知，引迷入悟的方法，其過程實是存在的。老聖更以客氣的口氣說，我不知道「大道」是誰所生的，好像在上帝之前就已經存在，這也在告訴我們，大道的深奧寬廣，同時也在鼓勵我們學無止境，必須精益求精，這就是修道士應有的精神。

守中章第五

偈言

萬物芻狗天地仁　聖人不仁顯根本
不明其理辱道門　天地橐籥顯大任
虛而不屈任馳奔　動而愈出到處墾
多言數窮返本根　早知守中以誠懇

本文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簡意

天地依道運行，沒有私情，好似不仁慈，卻是至仁慈，以萬物當犧牲

品，以展現其大公無私的精神。聖人學天地之公正依正道行事，鐵面無私，好似不仁慈，卻是至仁慈，以百姓當犧牲品，以發揮大公無私的精神。芻狗本指以草紮成的狗，為古人的祭祀品，用完即丟掉，比喻為犧牲品。

探秘

萬物都是大道所生，經過天生地養的過程，一切都是天律的作用，一切都是如法的運行，誰都沒有例外。然而當世人以私心的角度去看，好似沒有對自己特別有情，當業力現前之時，遭遇重重的困境，面對關卡難過的情況下，總是希望得到幫助，尤其在求天天不應，求地地不靈，求人人不救時，難免怨天尤人。然而就公理而言，自作自受是因果報應的天律，誰也不能免除，這是天律的大公無私，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業力現前，遭受業報，正是可以藉此了結累世所造罪業，使得本性得以淨化，為回歸無極理天鋪路。

不明理的凡夫，不知此天道運行的奧妙，當受災禍時，不但不感恩，還要怨天尤人，罪上加罪，更難出離輪迴苦海。明理人遇到困逆之境，能以感恩的態度，是以能消業而清淨心性，一切重新開始，脫離舊業的糾纏，自有清新的面貌，遇一次困境，消一次罪業，更接近理天一步，有何不善呢？所以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猶如發明大王愛迪生，他的實驗室被大火燒燬時，其助理向他報告悲慘的情況，多年來的心血付之一炬，他卻感謝上帝，將他的錯誤，一火燒燼，從今起不會再發生錯誤了。

聖人深明其理，眼看眾生受苦，世人都希望智慧十足的聖人想方設法來出手救度，以免生命財物受到損害，但聖人似乎充耳不聞，更希望大家因此災禍去體悟天律的運行，知過改過而不再犯，如此不但可以隨緣了舊業，還可以得到警示，不再造新殃，經一事長一智，有何不妥呢？所以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從表面看，好似天地、聖人都不仁慈；但從真實面看，正因為天地、聖人的大公無私，正是展現其至仁至慈的態度。如果我們

犯錯，侵犯他人權益，以凡人的看法，希望天地鬼神與聖人，為我們化解障礙，都能無災難，那不等於間接鼓勵世人犯罪造業嗎？那如何對得起那些守規矩的人呢？那社會天下豈不是會大亂嗎？

本文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簡意

天地所夾的空間，不就是如同一個風箱嗎！看似虛空，卻不曾被擠壓而彎曲，只要一鼓動，能量就愈出愈多。「橐」本指一種小而有底的袋子，「籥」本指一種管樂器。橐籥是古時用來鼓風吹火的風箱。

探秘

天地的運行，是依據大道的天律，一切的情況都在天地間發生。天地乃陰陽二氣運作的代表，當時大道從無極演化為太極，太極生化陰陽兩儀時，清輕者上升為天，重濁者下降為地，在陰陽二氣之下，產生了萬事萬物萬象，從此就在天覆地載之中，演變許多因果報應之事，運作命運中，許多虛實、善惡、貧富、貴賤、禍福……等等的情事，不斷重覆演變，如太上老君在《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大學》載：「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易經・坤卦・文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因果報應之事如此，此事是由陰陽二氣的運作而成。天地之間形成一個大空間，有如一個大風箱，當推動時，空氣就會受擠壓而生風，如此來回

不停鼓動，因果之事，就在這天地的風箱中，當做人生演出因果戲的舞臺，難以休止。風箱看似空虛，但此空間卻蘊藏著無窮的能量，不但煽動了個人的因果，還演化了驚天動地的山海變動，人類歷史的演變，無不是在此風箱中，推動演變，世世代代，無不如此。

然而這一切的變動，都是出自於人心，人心一動，付諸言行，產生變化的能量，因果從此造下。世人在過平靜生活時，好像安定無事，一旦因緣成熟業力現前，必然引動累積的能量，造成善惡的報應，是以說「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世人想要停止因果輪迴的報應，唯有了業，使得諸事圓滿，才能淨心而不產生動力，是以古哲要我們「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濟公活佛要我們「修道修心」，修心以達淨心，進入無極涅槃至善地，始可跳脫輪迴的大風箱。

本文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簡意

多說話反而經常會遇到窮困，不如在心中誠守正道。

探秘

當智慧尚未開啟，許多蘊藏在世事中的真理，是無法透析清楚的。因而當面臨事情的時候，難掩緊張的心情，是很正常的，等到事情過後，如果有所成就，經常會大談其經驗，甚至於囂張大吹大擂，好似天地間，只有他知他能，一切掌握在他手中，一旦再遇困難，又顯出事前緊張，事中慌張，事後囂張，如此的情狀，不斷在人生中重複出現。因而一生就在酸甜苦辣的經歷中度過，只要不覺醒，必然無法停止這些遭遇，且出現煩躁的心情，繼續

讓自己在無情的輪迴中。如此的經驗談，不曉得有多少人說，也不知道經過多久，至今仍不斷進行，未來也不知何時能止。

言語為有聲的行動，行動是無聲的言語。世人遇到事情，大都想以言行的有為方式去處理，但終究難以落幕，古人說：「言多必失，話多傷氣。」提醒我們要謹言慎行。凡人應從主宰言行的心性下手，做到時處平心靜氣，才能獲得實益。所以《道德經》第七十九章載：「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只要心中的雜念一天沒有放下，就必遭受一天輪迴的折磨。唯有遇事放心，做到《清靜經》所載「常應常靜常清靜」，才得以「自在灑脫」，是以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章第六

偈言

谷神不死與道在　稱為玄牝藏如來
玄牝之門要啟開　天地之根萬物載
綿綿若存須善栽　善加保護莫胡裁
用之不勤能量海　滋潤大地不曾怠

本文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簡意

稱為谷神的真如本性，是永恆長壽不死的，所以稱為玄牝。

依據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所述，「谷」的本義是「泉出通川為谷」，乃兩山間水流所經低窪處之稱。老子在本經第八章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由於道是強名，實在難以在萬物中，找到一種可以用來比喻道的事物，老子以「水」來比喻大道，這水是世人日常的必需品，拿它來作比喻最為恰當最易懂。本性至善，是大道所出，可以水的上善來比擬。猶如泉水藏於山中，流經山谷，通往河川；本性也是隱藏於靈山之中，靈山在鼻根，稱為玄關，是靈性在色身的住處。

本性寂靜，當要應事之時，猶如泉水流經山谷，才能滋潤萬物，當玄關開啟，智慧自然流露時，才能圓滿處理事情，這一股神秘的力量，出自玄關內，是以稱為谷神，也就是本性所起的作用，可以應萬物而無窮，可以歷古今而不失，與道同在，盡虛空遍法界，先天地而存在，後天地而不消失，所以說「谷神不死」。「玄」的本義是「幽遠」，是形容幽暗且不可及的意

思。從「玄」字來看，上一點「、」為主，表示人的靈性，俗稱一點靈，或稱主人翁。下「一」代表天，說明這一點靈性從天而降。再下的「幺」，為「厶」，是微小的意思，靈性微小到難以徹見，只能意會感應，就隱藏於玄關內，若未能開啟，難以產生智慧。

又「玄」的小篆為「」，上似十字，以表圓滿的靈性，下為「」，有似人鼻的形狀，是以「玄」乃表難以眼見的靈性。一般稱玄妙，乃是對於此事物難以言喻，不能形容，不能徹知。如果能弄清楚搞明白，就沒有玄妙可言。「牝」的本義是「畜母」，是雌獸的通稱，以牛為人所役使，體最大，力最強，性最和善的家畜。「牝」為母之意，喻為生天下萬物的大道，其體盡虛空遍法界，其能力能造化天地萬物，其本性具有好生之德的至善，其賦在人的身上為佛性，世人必須善用才能發揮其功能。由上所分析，綜合而言，「玄牝」實是指大道的根源處，也是比喻人身上的本性。

本文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簡意

玄牝的門戶，稱為天地之根。

探秘

由無形生化有形，由有形進入無形，這個門戶，稱為「玄牝之門」，也是一個來去無極理天必經的關卡，又稱為「玄關」，道家經典稱為「玄關一竅」，天地也是從此所生，所以稱為「天地根」。大道生萬物的過程，從無極的狀態，在時機成熟時，始動為太極，次分為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疊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卦卦相激爻爻相盪，機緣成熟，可產生如今繽紛世界的萬事萬物萬象。

在每個變化過程，都有玄關妙竅，學道者當知通過玄之又玄的關卡，才能達於眾妙之門，找到天地之根，通過出玄入牝之門，達於無極理天，面見萬物道源之老中。依據《道法會元》卷六十七載：「古先聖賢窮造化之源，控鴻濛之奧，參玄牝之冊，是謂天地根，故曰玄關一竅。玄關一竅者，論耳、眼、口、鼻、舌、肝、心、脾、肺、腎、臍輪、閭尾、膀胱、穀道、兩腎間一穴、臍下一寸三分、明堂、泥丸、關元、氣海，皆非也。此竅非邊傍、無內外、無前後、無長短、無闊狹、無深淺、無大小、無東西南北之分、無青紅黑白之別、不著外、不泥象、不增減、無新無舊、無欠無餘，在吾身中之中，為神氣之根、虛無之谷，是曰玄牝。實天地交界之間，陰陽混合之蒂。」回顧本經第一章載：「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即是常無欲以觀其妙之玄門，常有欲以觀其徼之玄門，這兩者都稱玄，徹悟此二玄門，即可入於眾妙之門。是以明師指開外玄門，內玄門有待自己親證，因此說：「師父引進門，修行靠個人。」

無極老中對於「玄關一竅」的訓文說：「此竅，釋曰：結舍利之處；儒曰：產嬰兒之所；道曰：成金丹之穴。此竅，至寶至貴，故學道需先明玄關之要。玄關者，大道之正門也。若入道定要對玄關門前而進，既聞玄關大道而明玄關之處，亦是明所進行之路標，無偏無差而已。既知玄關而不體會，雖名為知，實如不知也。明知玄關者，大道之前門。例如玄機，明明指在屋內之中，但其腳步，踏在門前而不勇敢進入，只明見室內有寶器，但若不體會玄關，而知急精進，此寶何能得乎？既然寶器不能得，大道何能成哉？所以只知玄關竅，而不窮究見性之理，知有何用耶！知而不行者，愚也。進道在此竅，而道成，亦不離了此玄關竅之路頭也。娘自傳下五教，教教說談玄關，別名甚多，總指玄關，而不敢漏洩之故，惟口口相傳，暗指名詞曰：生死之門、玄牝之鄉、天地靈根、原始祖氣、至善之地、西方、呼吸之根、自在菩薩、舍利國、極樂鄉、混沌竅、西南鄉、十目所指、守一壇、蓬萊島、歸根竅、黃庭、淨土、不二法門、玄關、十字架、十手所指。基督則曰天

堂，回回則曰樂園，五教名稱甚多，任說不能盡，全部之名目，惟指在玄關一竅耳。」

此竅卻被累世所造業力組成的無縫鎖所密閉，必待明師開啟，再加上自己親證，始能出現萬能的作用。

本文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簡意

好似存在著一股綿綿不絕的能量，其作用難以窮盡。

探秘

谷神乃是大道作用的名稱之一，大道的功能，盡虛空且遍法界，歷古今

而不變，放四海而皆準，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妙用無窮。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此能量展現在萬物的現象上，以有形、無形交錯運行的方式，周而復始，動靜互用，循環不已。所謂的「綿綿若存」，從外表看，好似安靜而無所運作的樣子，其內實存在著似微弱卻連續不斷的無窮動能。所謂的「用之不勤」，乃在敘述大道運作的實相，陰陽互調，動靜交錯，時空互應，自從古始，不曾停止，直到未來，不知所終。

《道法心傳》引白玉蟾真人語：「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育樂堂語錄》載：「玄關不只一端，如煉精化氣之時，就有精生之玄關；煉氣化神之時，則有氣動之玄關。」又載：「玄關一竅並無形色可窺，亦非心腎之氣兩相交會，始有其光兆。但心有心之玄關，腎有腎之玄關，不經道破，不成佳諦。始有以性攝情，忽然腎氣衝動，真機自現，此腎之玄關也；繼而以情歸性，忽焉心神暢快，氣機大開，此心之玄關也，即真知靈知之體也。要知玄關無定，到得大開之時，一身之內，無處

不是玄關，一日之間，無事不是玄關。」

可見「玄關」是解開事情的妙竅處，事事物物皆有玄關，內含大道無窮的能量，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但看自己的智慧如何處理了？

無極老㞢垂訓說：「所以玄關者，無極也，一字而已。人人說無極，乃有名而無形相可觀。為娘救劫心切，今以人生之初，為形容譬喻而詳細之，須知天為大周天，人為小周天，雖有大小之分，內理原一也。天之一在無極，人之一在玄關。何謂一？能成萬物也。人生之初，秉父母之元氣而結一顆明珠，名曰無極本性也。玄關之一，自此而有，得父母之精血，此為混沌初開，無極一動，即玄關一搖，無極生太極，玄關失一，在人為丹田；太極分兩儀，為兩眼；兩儀分四象，即眼耳鼻舌，四象分五行：肺屬金、肝屬木、腎屬水、心屬火、脾屬土。五臟六腑由此形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八萬四千毫孔竅，由此一字而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一切萬物之起源，都在此一字之分。今修道歸一，就是還原之正理，所以天地與人，三才之

理，原一理無二理也。修真之事，棄末求本之理，原在此處悟之。一者天下之正理，儒曰惟精惟一，釋曰萬法歸一，道曰抱元守一。天地與人，若失一，難稱三才。天得一而清，人得一復命歸根，為聖為佛為仙。總之成仙成佛，由此一竅而成也。教名雖異，成功原是一處，其妙難窮，其玄莫測。此功夫總在人之自悟自進而自得耳。」

老聖在本經第三十九章也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由此可見，得到一之真理大道的重要性。此生得以為人，最大的成就和福報，就是能夠找到玄牝之門，親證不死谷神的本性，回歸無極理天。

無私章第七

偈言

天長地久依公道　不執自生可富饒
大道之德雄滔滔　聖人依道私慾少
雖後其身卻早到　雖外其身卻完好
無私之私德量高　修士少慾無煩擾

本文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簡意

天地存在的時間很長久，天地的時間之所以會那麼長久，是因天地由道

所生而不是自生，所以才能夠長生。

探秘

自古以來，世人都喜歡追求長生不老，到如今卻很少能夠如願獲得長壽，不知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而是在生存的意義。為了自己的長壽，卻要犧牲其他動物的生命，來維護自己的生命。如此的人生，為求此世此身的長壽，卻造下永世的罪業，萬劫難以還清，這又有何意義呢？世人常以自私任事，為了保護自己，卻生貪求，不惜侵犯他人權益而利己，常與人為敵，從此難有安寧的日子可過，使得自私成為一生不如意的原因。如果未能明白其理，經常遭遇不順，還要怨天尤人，事情會愈來愈糟，而難以善了。

是以一個正視生命價值，且有正確觀念的人，不會只是追求此身名利情愛的享受，而是藉此假身修真道以回歸本性。因而修道士，應該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所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又

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為一己之私，而能夠為眾人付出的大公精神，才能真正利人利己，生命才會有意義。從佛家的觀點來說，真正進入修行，是要入聲聞、緣覺、菩薩、佛等四聖道，才能找到究竟地，否則都還在六道中輪迴，連無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雖享有長劫的壽命，也有終了的一天。

此句告訴我們「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不為一己之私而運作，所以才能長久存在，這正是世人要想長生者，可學習的模範，從古至今，唯有聖佛仙真能做到，所以能長壽。然而其長壽，並非世人所想像執著於「壽者相」色身的長壽，而是借著有限的生命去覺醒無限生命的本性，因而老子在本經第三十三章說：「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不要失去本性的至善地，自然可以長久。當慾望死亡了，也就是本性上的心物清除乾淨了，永恆的本性復活了，才會展現長生久視的功能。

本文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簡意

所以聖人學天地之大公，先為眾人而後為己身，然而其身終究在眾人之先；先置眾人之身於前，而將自身置之度外，最後自身卻能長存。並非他無私，而是能以公代私，所以能成就他大公無私的私。

探秘

聖人觀天察地究萬物，從中理解大道運行的規則，探取其中的奧秘，在不斷的印證中，學取了大道的精神，開發自己的智慧，是以能大公無私。因而能夠處處以服務眾人為優先考慮，從不為自己的私利著想；在為眾人服務

時，總是將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如此的溫馨舉動，眾人看在眼裡，感動在心裡。從長久的生活經驗中，人們總覺得有這種人存在，大家才能獲得滿滿的利益。

因而當眾人有事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此人，只要此人不在場，大家的心中就不踏實，聖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受到大家的尊重。雖然想後其身、外其身，眾人也不允許，自然而然就會形成一股擁護他的力量，不容有其他的力量加害於他。雖然聖人不想擁有私心，但眾人都會幫他護他，如此聖人愛護眾人的私心，眾人敬愛聖人的私心，已經是難分公私的立場，而是超越公私對待的至公。

若水章第八

偈言

上善若水道自然　善利萬物卻不貪
處眾所惡能舒坦　善地善淵有內涵
善仁善信人稱讚　善事善能可弘展
其動善時不傲慢　不爭無尤心常安

本文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簡意

最高上的善有如水德，水善於利益萬物卻不爭功，能以清淨心處眾人所

厭惡之地，其德行幾近於道。

探秘

衡之於事實，善有上善與至善之等級，至善是超越善惡對待，至高無上的善；上善已是非常的善，但仍有下的對待。由於水仍是物質，仍有其對待，善用可利益萬物，惡用將損傷毀滅萬物。道則超越一切，沒有善惡的分別，一切崇尚自然，無利與害的分別可言。所以用水德來比喻「道」是最為接近，但非等於道，因而說「故幾於道」。由於大道無形無色、無聲無臭，難以形容，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用無形、無情、無名來表述道，但卻能生妙有，所以其功能可生育天地、運行日月、長養萬物。

又如老子在本經第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用道、大、逝、遠、返等用語來形容大自然的本體，但都未能讓世人所感受領會，所以老聖才以萬物中，最能形容道的水德來做比喻。

而且水是人生的必需品，時時刻刻都在用，在人的身上佔有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份量，同時也是滋潤萬物的最大功臣，如此以水來比喻道，最容易讓人體悟。水德為何能稱為「上善」呢？因為水善於利益萬物，卻不爭功，其德澤自然豐偉。水德除了不爭功以外，其「善利」的作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也就是說善於使用其利而不造成害。

天地間的萬物都是中性的，本來沒有好壞的分別，是因使用者善用與不善用，才造成利或害不同的結果。善用的智者，將害變成利；不善用的愚者，將利變成害。例如善用名利情，可造就幸福成功的人生；不善用名利

情，恐怕要面對悲慘失敗的命運。水是萬物生存的必需品，因而無論在何處，都有水的存在，無論在高低、上下、左右、清濁、城鄉……等等，無論好或壞的環境，都有水的存在，而且從來不拒絕，猶如道無所不在一樣，所以能做到隨遇而安，也就是《清靜經》所說的「常應常靜常清靜」，《心經》所說的「自在」，這是修道最高的境界，唯有覺悟真道的修道士，才能契入此一境界。

真修道者無論處於什麼環境，皆能以感恩歡喜接受，在面對善惡的環境，能不起好惡的分別心，能以平常心面對，即是修道有成，如水一般，德澤無量。

本文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簡意

學水性之德，所居之地皆能改善，善用需從心性流露，與人相處善用仁慈，說話要善用誠信，施政要善於治理，應事要善用本能，運作要善用時機。

探秘

在此文中，舉七個水善利的功能，是老聖期待修道者，可以從此學得水德，似乎可以掌握修道的重點，以為修道之用。

所謂「居善地」，本說水所處的地方都是美善之地，這是消極被動的

說法；如果以積極主動的說法，水所到之處皆能改善環境，這也是在引導修道人，首先要先保護好自己良心，做好自己的本份，這就是《大學》所說「明明德」的自覺功夫；再來要自利利人，推己及人，就是「親民」的覺他功夫；最後才能成就「止於至善」的覺行圓滿，這是修道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所謂的「成道」。《論語・子罕篇》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真君子到一個未開化的地方，其德澤也能感化，使其能夠脫離鄙陋的習俗而就於文明。

所謂「心善淵」，淵是指水深處，水性自然，不起分別的滋潤利益萬物，遵循上天的好生之德，打從根本就是利益萬物。但從現象而言，歷來萬物受到水的災禍，也不在少數，為何稱善呢？這就是緣起於世人私心的作祟所造成，世人皆以生命財產受到毀損為災禍，卻不知會有這些災禍的原因，是因累世來，所造下的惡業甚多，以致於長劫輪迴於苦海中，難以出離，煩惱痛苦萬分。上天慈悲，為了徹底讓我們脫離苦海的輪迴，所以要將世人累

劫所造的惡業消除，才能回復光明的本性，其法就是以災難來消業。但世人不解，以為上天降災要消滅世人。如果能夠理解上天給我們都是最好的，就應該面對生活上的每一個境域，藉此學習使能圓滿。因此，在平時無論遇到任何狀況，都應該抱持著感恩的心，自然就可以保存這顆真善美的佛心。

所謂「與善仁」，水善用仁慈之德來成就萬物，能夠無怨無悔、不厭不倦的善用仁德，從不喊累，也從不邀功。「仁」就是佛家所說的慈悲，慈悲處事，天下無敵手，既可培養善德，又可不與人產生對立衝突而造下惡業。「仁」從字體的本身來看，是二、人的組成，充分表達仁德就是在兩者之間培育出來的，有如兩個人在一起，假使感情離得太遠，就會有冷漠無情的現象；如果靠得太近，又會有糾纏不清的情況。唯有保持適當的距離，能相輔相成卻不互相干預，能互相信任卻又不放任，因而能居仁由義，自可實踐「忠恕」之道，為達此目標，當參學有子在《論語・學而篇》所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從小在家做好孝悌之道，是安定社會的基礎。這麼好的方法，卻不去做，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所謂「言善信」，水流經之處必定注滿坑洞而後前進，所到之處皆能對萬物起作用，絕不含糊，這種腳踏實地的行為，就是信。言而有信，才能發揮做人做事的功能，使能達於圓滿和諧，所以《華嚴經》載：「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在《論語》中，孔夫子在《學而篇》說「敬事而信」，又說「主忠信」，在《公冶長篇》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在《述而篇》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泰伯篇》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在《學而篇》曾子提醒「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說「言而有信」；有子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老子在本經第六十三章說：「夫輕諾，必寡信。」可見待人處事，誠信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政善治」，水德善於滋潤萬物，萬物各取所需，水都能隨時隨處應萬物的需求而不拒絕。從領導者治理國政，日理萬機，猶如水之善應萬物，隨圓應方，到處可安。世人的生活，要學水的隨遇而安，修道士修道，要學水德應化四方。水為單一之物，只要能善盡潤物之責，則萬物皆受益。國人能各就本位，各盡己責，如水扮演好利物的角色，則一切能安定。所以《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又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誠如老子在本經第五十七章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如水的自然不私作，乃是無為理政的要點。

所謂「事善能」乃指水善用其本能，才能利益萬物。萬物是大道所生

化，各顯其功能，善用其功能，自能利益眾事物。水是萬物之一，善於利益萬物而不炫耀不爭功，水能滋養萬物，又能清除汙染，在生活中，無時無刻到處可見用水的地方，只要缺水就不能見其功，由此可見其善於處事的能力。聖人學其精神而成聖，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二章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為弗居，是以不去。」這就是善於處事的效果。

所謂「動善時」，是指水的流動，水量的分配，水質的清濁……等等，都是依天理行事，受到大自然統一運作，沒有私自的行為，都是為了圓滿完成大道而運作。當下業力現前時，就是累世因果的結算，只要歡喜感恩接受，即可了結因果，使回復本性的原狀。這是大道的運作，讓眾生回歸佛性本位最好的方法，這唯有明白其中道理的聖佛，才能以平常心面對，坦然接受。世人不知其奧妙，是以怨天尤人，以煩惱痛苦收場。因此老子在本經第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能夠以平常心應事應物，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自可圓滿其事。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所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即是動善時很好的註解。

本文

夫唯不爭，故無尤。

簡意

待人處事唯有不爭鬥，才不會產生怨尤。

探秘

但看世事，遇到事情喜歡爭鬥，爭權且奪利，當結果不如意時，就會心

生怨尤。怨尤是心中不明事理而起埋怨，以為自己沒有過錯，自己不反省卻歸咎於人而生責怪。不能理解事情的發生，必定有其因果關係，會遇到者，必定有前因，才有今日的後果。但無明者總認為將過錯推給他人，自己就不必承擔罪過，殊不知如此的作為，不但讓自己的錯過無法改善，繼續錯下去，沉溺於無窮的苦海中，還會與他人之間產生爭辯或爭鬥，讓彼此之間的感情，因而疏遠或斷絕。此時如能反過來反省自己，雖然不是自己有錯，而是錯在對方，自己還能諒解，為其擔過而不爭論，能生憐憫而慈悲，自然不爭而平安無事，這種遇事不論誰是誰非，卻能概括承受而不生怨尤，將有莫大的功德。

從心理上來探討，凡人遇到與自己有不同意見者，就會生怨尤，一旦生出怨尤，心中會起瞋恨，必然在八識田中種下惡種，讓自己耿耿於懷，怨天尤人，積怨愈深，煩惱愈大，難以解脫心中的痛苦，因果輪迴從此產生，直到願意放下而化解為止。世人對於想得到卻得不到的，會產生怨尤；對於想

擺脫卻擺脫不了的，也會產生痛苦。如果遇到事情的當下，能夠及時放下，就不會有怨尤來傷害身心，更能在當下從輪迴中解脫出來，何樂而不為呢？欲從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五陰盛〉中解脫，一定要懂得放下，才得以解脫。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想要得富貴卻得不到，想去除貧賤卻去除不了，都會產生怨尤而煩惱。只要能在面對一切順逆的當下，不起分別對待，感恩上天賜給我們學習，開啟智慧的機會，自然能圓滿而生喜悅，怨尤自然消失無蹤。

持盈章第九

偈言

盈滿必溢易招過　處事銳利慎出錯
金玉滿堂遭賊禍　富貴驕傲無善果
過猶不及難善妥　自作罪孽禍難躲
功成身退心開闊　急流勇退可長活

本文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

簡意

與其持有而導致滿溢，倒不如在適當的時機停止下來。磨刀過於銳利，

難以保持長久。

探秘

在觀察事物的變動中，發現物極必反的道理，靜極生動，動極而靜，萬物就是在這一陽一陰、一動一靜中默默地成長，歷史就如此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是以太上老君在《清靜經》中說：「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萬物就在陰陽、動靜、清濁、盈虧、增減…等等作用下，每天早午昏晚，每月朔望交替，每年春夏秋冬，產生成住壞空的過程，世界就在這種情況下運作，人生的命運就在如此的運作中經歷，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易經・謙卦》載：「天道虧盈而益謙。」說明了大自然之道，盈滿者則會虧損的道理。然而不明其理者，總以為事事要求圓滿，不知能順應殘缺亦是一種美滿。

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二十八章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說明大道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內中包含雄雌、黑白、榮辱，能夠善應而不起分別，自可在任何情境中獲得圓滿，是以說知足常樂。

當我們斟酒或加水入杯子時，如果已經滿了而不知停止，必然會四處溢出，造成浪費，如能保持在適可而止，就不至於有流失，也不必忙著費功夫去清理。刀劍保持鋒利，使能善於使用，是非常妥善的行為，然而磨得過於鋒利，反而刀鋒容易受損，難保鋒利的常態。《論語・先進篇》載：子貢問：「師〈子張〉與商〈子夏〉，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而師愈〈優秀〉與？」子曰：「過猶不及。」過與不及，都不能恰到好處，必然會浪費而衍生事端，行事能合於中庸之道，才是至高無上之道。

本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簡意

金銀寶玉裝滿廳堂，難以安全守護。擁有富貴卻是驕傲，勢必自招過咎。

探秘

富貴是世人所想追求的，然而沒有福報的人，雖然用盡各種方法獲得，恐怕最後還是無福享受而失去，說不定還會帶來料想不到的禍害。是以擁有金玉滿堂的人，如果能將這些財富變成功德存放天堂，那將會永不流失，可保有自性的圓滿。人間最好的福報，世人以為是名利愛情，其實這些享受都是短暫的，說不定使用稍有不慎，還會招來災禍，唯獨能轉換成功德，才是

永恆而無害的，是以《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九節至二十一節載：「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

如果德量廣大，心胸寬闊，雖擁有滿堂的金玉，卻能保持謙卑，樂於助人，再多的金玉財寶，也因其德量大而能安守。如果有了一些財富，卻無德量容受，必然出現浮躁，自己揮霍無度的亂花錢，或出現損失財貨之事，如官司、生病、車禍、遭賊、遺失……之類，甚或出現敗家子等等，將財貨消損揮霍一空，所以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還有在身中，人人都有一顆價值連城的寶珠，比人間的金銀財寶珠玉都要貴重幾千億倍，那就是自己的本性，可是世人不知，不能將其開發使用，似被遺失一般，讓自己辛苦而煩憂的生活於苦海中，這更是「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的案例。

驕傲是因不能謙卑而起，自以為優於別人而從心油然生出驕矜傲慢，以

為如此可讓別人看得起，殊不知如此的行為，正是呈現自己的無知，更拒人於千里之外，終究會眾叛親離而遭人遺棄，讓自己成為孤獨無助之人。今世能得富貴，是因上世累積福德，今世獲得善報而來，上天希望給予富貴，這輩子更能為窮困須要幫助的人付出，那德量就會愈積愈多，是以老聖在本經第八十一章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然而富貴驕慢之人，常以富貴炫人而不助人，或是助人時，其態度讓人不能接受，而失去佈德的機會，如此上天將會失去交付富貴與你的信心，當福報享盡，必會受到惡報，是以說「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本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簡意

事情已成功名位已獲得，就要急流勇退，這是天道的規律。

探秘

俗語說「見好就收」，正是在提醒我們，不能長久戀棧於人間功名利祿。《增廣昔時賢文》載：「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不滿百」，何必「常懷千年憂」，有智慧的人要能拿得起，也要能放得下。再好的東西，一輩子拿在手上，將會使人勞累一輩子；心中的牽掛，能夠即時放下，才是明智之舉。如果執著放不下的煩惱，向人訴苦或求救，甚至有人以為比別人辛苦比別人忙，以此炫耀於

人，那是無智之舉，不值得學習，所以《金剛經》要我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夠以如此的態度應事，自然心無牽掛，能過著瀟灑自如的人生。

因而孔夫子在《中庸》說：「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又在《易經・乾卦・文言》說：「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能否成為聖賢或仙佛，都是自己的決定，只要在「功成名遂」時，知道要「身退」，就合乎「天之道」，如此自可過著逍遙自在的人生。

玄德章第十

偈言

玄德無為有為顯　不離營魄生命見
專氣致柔嬰兒現　無疵無為在心田
明白四達須卑謙　天門雖開智者掩
生有為恃都要遣　玄德不宰可應驗

本文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簡意

能夠將身心靈安頓好，使身心合一，行於正道而不分離嗎？集中精氣

神，以達於柔和，能像嬰兒一樣純真嗎？

探秘

每個人的靈性都是上天大道的產物，當初從無極理天出生時，與道並無分別，那時的「道」、「性」、「心」是合一的，本性自從道生出後，來到人間受到塵俗的污染，貪欲成為誘惑的主因，從本性中生出許多念頭，引導我們攀緣著境，造成此心向外追逐名利情，讓自己本具的精氣神外洩，在享受一生之後，天年將至，精氣神消耗殆盡，卻無力以回天。如此的現象，成為世人輪迴於六道，沉淪於苦海的主因。

是以老聖在本經第十二章警告我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並在本經第三章要我們做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並告訴我們聖人治心治民治國的方法：「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這些該做的事，是在平時每個當下都要做的，不是想到才做，或者遇到困難才做，甚至死到臨頭還不想做。

在《心經》提醒我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從此了解「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道理，可以「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如此清淨本性，使心無雜念，回復赤子之心，可達於「究竟涅槃」的至善地。這是養身修心護本性的方法，必須時時刻刻、在在處處，謹慎其事，不可有須臾疏忽，所以《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老聖則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所謂「載營魄」是指此色身承載著靈性，世人必須善於保護色身，不使精氣神外洩，才能提供元神所化

的魂魄，在身上有一個良好的居所，便於運作上天所交付的天命。文中之「一」，是表大道從零所生，又稱「太極」，為萬物之母，為運作有形萬物的根源，所以可解為「大道」或「本性」。也就是平時要保護好身心靈，要固守善道，使能時刻在生活中依天律正常運作。

所謂的「專氣致柔」，此專氣是指上天賦予的元氣，乃是本性所本具的元神、元氣、元精之一，都是從本性中生化，元神住於腦，元氣住於脾，元精住於腎。這三者在身上互有作用，缺一不可，失一其他二者皆失，隨即沒命。唯有元氣十足，生命才會有活力，才會使色身柔順通暢而無病痛，這種現象可在嬰兒身上找到，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五十五章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由此可見「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的本意。

本文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簡意

能夠洗淨心性，使其沒有些微的雜念嗎？愛護百姓治理國家，能夠做到自然無為嗎？

探秘

「玄覽」是博覽群書，具有博古通今的學識，這對學者來說，當然是成就學術地位必備的要件，然而對於修道學佛者來說，如果不能以此知識為工具，來開發本性原有的智慧，很有可能成為執著於文字阻塞明理的障礙，執著愈深，障礙就愈大，要徹悟真理的機會就愈渺茫，本經第十五章載：「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如能以知識為工具，來開啟本性的智

慧，必可與天地通，契入大道而融為一體，這種情況，就是本經第四十七章所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誠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本在人心，由於無明，難以明其真相，不能率性行事，卻憑意識心任性而為，是以離道愈來愈遠，從正道走向邪道，那就不是真理大道了。孔夫子找到了原因，所以在《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自執玄覽者，容易執著名相以炫耀，卻難以自覺，如不能時時反觀，去除執著妄想，將心境清除得一塵不染，產生格物致知的作用，必然成為回歸清淨本性的大礙，是以老子提醒我們「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一國之領導，勤政愛民，安治國家，本是其責任，沒有辛苦或功勞可以自恃，孔夫子說：「為人君，止於仁。」身為國君或領導者，就是要以無

為來行仁培德，要無住而佈施德澤於國家百姓，卻不可自恃其功。是以《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懂得這個道理，才可施無為之大德，可達本經第三十七章所載：「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中略）天下將自正。」這就是老聖提醒為政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無為是從內心不執著做起，該為則為，不該為則莫為，靈活運用，自可順暢通行。修減自性本無的習性，持守本性原有的至善。本性乃一身之王，習性為身內眾生，本性能作主，使習性退位，如《六祖壇經》所載：「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這就是「愛國治民，能無為乎？」的本意。

本文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簡意

在天門開啟與閉合時，能體會到大道的母源嗎？當明白大道理路四通八達時，還能保有大智若愚的態度嗎？

探秘

古人有以「天門」為鼻孔，依據《太清調氣經》中說：「凡調氣者，先須依門戶。依門戶者，鼻為天門，口為地戶。」口鼻有相通之處，乃是人身的玄關處，在人的兩眉之間，《黃庭內景經・隱藏章》載：「上合天門入明堂。」務成子注曰：「天門在兩眉間，即天庭是也。」乃是世人修命之穴。有認為「天門」是大道者，依據《莊子・庚桑楚篇》載：「入出而無見其

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天門意即天道，或造化之必然。

綜合而言，萬事萬物萬象皆是大道所生化，依本經第一章所述，可分為可道與不可道，可名與不可名，這兩道以有欲觀徼之〈外〉玄門，與無欲觀妙之〈內〉玄門，都能打開，暢通之後，始能見到道之根元，這就是本經第二十五章所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在本經第五十二章也說：「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善用身心機能的開閉，適得其機，適得其時，知其根源之母，又知生化萬象之子，善用於日常生活中，自可趨吉避凶。雌即是母，開闔是大道的作用，開為陽、為乾、為父、為動⋯等；闔為陰、為坤、為母、為靜⋯等。大

道分陰陽、乾坤、動靜、父母…等對立而相合，在交相應用之中，產生許多變化，從此可見大道運行的作用，所以說「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能夠開啟本來具有的智慧，知道善用獲得善果而不炫耀，自可獲得無窮利益，還可避開刺傷人所帶來的災害，所以本經第三十章載：「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真有智慧的人，應該知道「明白四達」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祥和樂利的大同世界。如果能夠明白四達，卻是表現出矜慢、伐善、驕傲、逞強，很容易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困擾與禍害，這怎能稱為有智慧的人呢？所以說：「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本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簡意

當學大道生長畜養萬物的精神一樣，雖然生養萬物卻不據為己有，雖然興作萬物卻不居其功，雖然成長萬物卻不加掌控，這就是「玄德」。

探秘

本經有關的「玄德」，除了在第十章的敘述外，尚有第五十一章所載：「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還有第六十五章所載：「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其意義乃是指玄遠幽渺之德，乃是自然無為之德，或可稱為難以徹見的陰德。在《老子想爾注》稱玄為天，玄德即是天德；在《老子河上公注》

也把玄德解為天德，能夠知道修身治國之法式，謂之與天同德。又成玄英的《老子義疏》載：「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深極際，謂之深遠。」提醒修道人當要守靜去欲，利物忘功，效法聖人之舉，體悟至真大道，即為玄德。大道無形無名無情，卻能化生天地萬物，畜養萬物，卻不執著其有，不仗恃其功，不主宰萬物，這是天地的玄德。修道人當要參悟其中的道理，行自然無為之道，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淡泊名利，清淨心性，大智若愚，不居其功，不炫其聖，以此悟入真道，修性養命，與道合而為一。

誠如《金剛經‧妙行無住分第四》載：「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又於《莊嚴淨土分第十》載：「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於《離相寂滅分第十四》載：「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

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所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生心。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中略）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又《六祖壇經》記載，當惠能大師聽到《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於言下大悟，遂啟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自家佛性本有具足的天德，是從自性天然的流露。凡人無明又慾多，貪婪所得卻成禍根；不如學聖人明理通達，付出而不求報，助人而不放在心上。這就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的真諦所在。

虛中章第十一

偈言

至虛無為功無窮
有形價值空可用
車器之用空稱雄
調適有無道和雍
善用有無吉無凶
兩者兼顧道中庸
有室無牖情境窘
善用陰陽達蒼穹

本文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簡意

三十條輻木共聚在一車轂，由於車轂中有空間，才能使車輪轉動，產生

運載的作用。

探秘

世人大多注意「有形物體」的價值，卻忽略了「無形空間」的作用。有形與無形，都是大道生化的功能，各有其存在的意義，能深入探知其理，自可遨遊於有無之間而不受障礙束縛，才能達於自在灑脫的境界，讓自己瀟灑生活於任何時空。此處以車子為譬喻。「轂」是車輪中心圓木，軸貫其中，輻分向外，所以轉輪者為「轂」，《六書故》載：「輪之正中為轂，空其中，軸所貫也，輻湊其外。」「輻」乃是車輪中內會於轂，外接於輪弓的直木；本有「滿」的意思，古車輪有三十輻者，平均分佈輪內，有實滿的含意。有車輪才能帶動車子行動，產生載人載物的功能。車輪能產生運行諸物的功能，在於有三十根輻木共湊於一轂，這轂有中空的部分，供車軸貫穿其中，才能產生運轉的作用，因此「當其無有車之用」，是說有轂的中空之

「無」，才產生「有」車運行的作用。

又三十之涵義，「三」有指三界，即理界、氣界、象界；「十」或指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等十法界。「三十」為三界十方法界，合稱浩瀚的宇宙，「轂」是指大道，三界十方與大道之間，都是直接連繫的，形成了一個大輪子，運行著萬事萬物萬象，繽紛的世界，從古至今就如此不斷的運行著。

本文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簡意

揉和黏土製作陶瓷器，由於器皿中有空間，才能有盛物的功能。

探秘

再以製造陶器為例，稱為「埏埴」。「埏埴」的「埏」有二讀音，一讀延，是表荒遠之地或墓道；一讀山，是將水和泥土混合。「埴」讀直，就是黏土，是製造陶器的土，指在未燒前之坯。所以「埏埴」是將黏土加水混合，以製成陶坯，入窯燒烤後可成為陶器，供世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製造陶藝的師傅，將黏土製成陶器，才能為人類所使用，但其能用之處是其內的空間，所以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本文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簡意

建造房屋開鑿門戶，因有門戶通道及室內空間，才有房屋的功用。

探秘

再以建築師建造房室為例，「鑿戶牖以為室」，「鑿」此地作動詞用，是挖洞使能通暢。「戶」本指門的一半，又稱房屋供出入的地方，又稱家室。「牖」本指木窗，今稱房室與外界相通的門窗。當建築師建造房屋，必須有室內的空間，以及門、窗，這個房室才能有效使用，所以說：「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本文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簡意

所以有形可見的部分，可以帶來世人的便利使用或價值，但其作用卻是在無形的空間。

探秘

所謂的「利」是指價值，或是東西便利人使用。前面所舉三例，其價值在於有形的部分，是以其材質、造型藝術、製作者的知名度、製作的時代、社會的背景⋯等等依據，來作為衡量價值的標價值的標準。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在於使用的空間，是否能夠實用？依此來說，上帝這位製造天地萬物偉大的工程師，當製造人的時候，從外形相來看，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美有醜、有壯有弱、有肥有瘦、有高有矮、有富貴有貧窮⋯等等不同，但都稱為人，原本是淳樸無瑕的，只因著境攀緣造業後，依照業報的作用，才有許多的狀況。然而為人的真正的價值與作用，在於看不見的心靈是否淨空純真？心性能保持淨空無雜念，回復古樸的純真，返回仙聖佛的本質而成就偉大。

《六祖壇經》稱心性的偉大為「摩訶」，其中載：「何謂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

亦非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上帝創造人類，最大的功能，無論外在的形相各有不同，但可貴在找回自己本具的佛性，清淨心性，才能發揮摩訶的妙智慧。

為腹章第十二

偈言

令人目盲因五色　不想耳聾五音捨
不欲口爽五味撤　馳騁田獵落煩河
令人行妨求貨得　為腹去目是原則
聖人無為顯功德　修士多參理須澈

本文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簡意

青、紅、黃、白、黑等五色，會造成世人的目盲；宮、商、角、徵、羽

等五音，會造成世人的耳聾；苦、甜、酸、鹹、辣等五味，會造成世人的品味失靈。

探秘

道經言：玄玄一氣化三清，三清化五老，五老掌五方，治五行，運行五氣、五色、五音、五味。三清指元始天尊天寶君，住於玉清境，也稱清微天；靈寶天尊靈寶君，住於上清境，也稱禹餘天；道德天尊神寶君，住於太清境，也稱大赤天。五方五老，乃是五行之精，依據《雲笈七籤》所載：青靈始老君〈元始天王賜號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君〉、丹靈真老君〈元始天王賜號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君〉、中央黃老君〈元始天王賜號中央寶劫洞清玉寶元靈元老君〉、皓靈皇老君〈元始天王賜號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五靈玄老君〈元始天王賜號北方洞陰朔單郁絕五靈玄老君〉，是為五方五老君。五方、五行、五色、五音、五味，分別為東方木，色屬青、音

為角、味為酸；南方火，色屬赤、音為徵、味為苦；中央土，色屬黃、音為宮、味為甘；西方金，色為白、音屬商、味為辛；北方水，色屬黑、音屬羽、味為鹹。

這五色、五音、五味，本是自然的東西，原本沒有好壞，只是世人因認知不同、智慧不等，而有善用與惡用的情形，當善用了，一切都會變好；當惡用了，一切都變壞了。宋朝蘇東坡的《廬山東林寺偈》載：「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說明真理無所不在，但看自己的領悟力。善用萬法皆智慧，不明萬法變愚痴，萬法可正面用以為鼓勵，也可負面用以為警惕。此章老聖以警惕世人的說法，提醒世人不可因向外追逐五色、五音、五味，使得心性的原能消失，終致破壞身心靈的健康，也警告世人：追逐五色，小心目盲；沉迷五音，使人耳聾；著重五味，令人口爽。這些都是傷害，要特別注意。

本文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簡意

將身心外放，奔馳於田野打獵，容易讓人心發狂；世間難得的財貨，容易引動慾望，讓人行不軌之事。「行妨」是指一切損害別人權益的行為，特別指行竊、搶奪。

探秘

馳騁田獵，是為了打獵，縱情騎馬奔馳於田野，有人把它當成一種戶外的運動，甚至於舉辦比賽，卻因此增添了殺傷禽獸的生命，使得心性變得狂妄奔放，原本仁慈的心性，從此變得殘暴血腥，嗜殺成性。然而天道好還，在因果報應的天律運轉下，必然受到報應。當業力現前時，身心難以承受，

良心受到譴責，而有發狂的情況。又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乃是心神外放，難以守住，元神離位，識神做主；本性退位，習性當家。從此難以行於正道，卻偏離正道愈來愈遠，產生妄想執著，使得良心漸漸喪失，犯罪造業接踵而來，終致受到業力的報應，落入因果輪迴的業力場，愈捲愈深，以致無緣找回真道，難以回歸上天。

因而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又說：「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知此而引以為戒，是以說：「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世上的凡人，常以難以獲得稀奇古怪的東西為可貴，因而常有囤積居奇的情形，以此來獲得利益，甚至炫耀於人，自居上流社會，希望得到他人渴望新奇的眼光，以此來自尊自貴。以今日世人追求時尚的心理，產生了拜金

主義，從此對生命的價值，產生與聖佛不同的看法。財勢十足，時人以為是最好的享受，聖佛以為是落入輪迴的主因，因而不理聖佛救度世人的勸化，從此落入萬劫不復的輪迴苦海。

但凡夫總是無明，難以徹知因果輪迴之實況，由於短視，看不到未來因果演變的實相，還不時以嘲諷譏笑來回擊。因而在日常生活，就不顧社會道義，不守人倫道德，只要是難得之貨，只要是奇貨可居，只要有利益可圖，不管是合法非法、合理不合理，就不擇手段去獲取，從此就落入了因果圈套，難以出離，所以說：「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本文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簡意

所以聖人會如填飽肚子一樣充實德量，不追求如眼睛外視追慾卻消耗德量，所以要捨去外在慾望的追求，以確保固有本性的天真。

探秘

聖人徹知大道真理，天律運轉的實相，知道多積德而不執著於德，才能合於天地真道大公無私的精神。「腹」本指人的肚子，意謂填飽肚子讓人有足夠的營養，才能產生動力，去完成該做的事情。猶如人的心中要充滿德量，才有足夠的能力，開啟大道的玄門，是以《中庸》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句「是以聖人為腹」告訴我們要回歸大道，必須充實德量，

其方法就是在本經第十章所說的「玄德」下功夫。

然而玄德乃是本性中已具足，不必外求，只要從靜心下功夫，自然就能開發，是以《清靜經》載：「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由於眼睛容易向外著境，所以要謹慎使用，甚至於不必要時不要用，因而靜坐時或使用三寶時，甚至在平常要守玄不向外看，才能聚精會神以凝聚能量，才有足夠的能力回天。

目也稱眼，有能視一切外境的功能，也是能引起心神外放之一，它具有代表性，其實也在提醒我們，耳鼻舌身意等的不慎使用，都足以讓我們原能消耗，造成輪迴的重要因素。是以《孟子・告子上篇》載：「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說：「道者，反本之用也。萬物皆有本，由本而生枝，由枝而生葉，由葉而生花，由花而結果。人與萬物，不同質而同理也。本立則根生，根生枝葉茂；本枯則根朽，根朽枝葉零。是以修道固本，固本者何？人以孝弟為本，道以精神為本。孝弟立而人無愧，精神足而道可修。修道無他，還全本來面目而已。精神從何處散出，還從何處收來。」這就是聖人知天理，要為腹去目的理由，所以要去「為目」之彼，而取「為腹」之此。

寵辱章第十三

偈言

執著得失生寵辱　只因色身涉運途
人的一生難自主　人生大患身所屬
若無身累可自如　捨身為公行正路
寄託天下皆有福　寵辱不驚返古樸

本文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簡意

得寵易驕，受辱易瞋，都會使心神驚動而不安，要時時保護好珍貴的身

心，有如預防大禍患將要來臨一樣。

探秘

世人剛從上天降世時，其心性是淳樸的，自從靈性進入人身，開始運作時，會遇到諸多的情境，由於每個人的處理方式不同，產生不同的因果而有不同的報應。如果能夠時時刻刻反省覺悟，開啟智慧就能知道如何妥善處置，不會因攀緣著境而生心。然而從事實觀察，見境而不起心動念者，實在很少，大部分的人會生出許多雜念，從此失去中道，走向偏道，於是開始流浪於生死苦海之中，難以出離。

寵與辱，都是人心著境後所起的心理作用。受到寵愛欣然接受而心情喜樂，一不小心就沉醉於溫柔鄉中，容易得意忘形，犯罪造業於中滋生；受到侮辱油然恨怒而使心情惡劣，隨時會採取報復的行動，容易在言行上起衝突，因而犯罪造業。寵與辱，都會造成心情的變動，影響自己的心情之外，

還會波及周圍的一切。天氣的異常，無不與人心有密切的關係，於無形中影響萬物，能不小心嗎？世人都具喜怒哀樂的功能，是在表達心意抒發情緒用的，但必須用得恰到好處，否則會影響自己身心靈的健康，還會影響與人之間的感情，甚至於引動社會的不安，整個世界氣場的不正常，因此能不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嗎？

《中庸》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是此理。可見人心的功能，如此無窮之大，能不謹慎嗎？因而老聖在此提醒我們：「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本文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寵辱若驚。

簡意

什麼叫做「寵辱若驚」?受寵愛有如被捧上天,受侮辱有如被逼下獄。當受到寵辱會生驚嚇,當失去寵辱也會生驚嚇,這就是「寵辱若驚」。

探秘

「寵辱」造成心中的驚動,如果平時難以保持淡定的人,恐怕都會受到外境的影響。人的情緒是心性的作用,心性如靜水,情緒如波浪。當心情平靜時,一切歸零,猶如清澈無波的清水,能夠見底,能夠照形,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當受到外力的作用時,會產生波動,如果沒有足夠的定力,常出現隨波逐流的情況。當受到尊重寵愛時,心情猶如被捧上天,此時容易浮動而游離本位,產生得意忘形、樂極生悲的情事。

當人格受到踐踏侮辱時，心情猶如下到地獄，此時容易暴怒而失去理智，做出難以控制的異常行為，可見寵辱都是偏離正道的行為。通常世人都喜歡得到，不喜歡失去，所以在得失之際，都會產生心情的驚動，以得為喜為樂，以失為憂為悲，不知喜樂憂悲的情緒作用，會消耗我們的能量，使自己喪失智慧的能量，而無法對事情作出合理而正確的判斷，從此所作出的言行回應，常會製造無窮盡的因果輪迴的報應，這是遇寵遇辱之後，情緒失控所造成的禍害，卻出現在此身的「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這「寵辱若驚」會給我們帶來無窮的煩惱，是否應該要注意調適呢？

本文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簡意

什麼叫做「貴大患若身」？我之所以會有大憂患，是因為我有色身的作用；等到我沒有色身，我又有何憂患呢？

探秘

老聖在此段告訴我們，眾生之所以會落入永劫的輪迴，都是此色身惹的禍。但相對的，能夠善用此色身，行功立德，明理修行，回歸正道，就能夠出離苦海，回歸本位。然而此身的主導者是心性，佛家說「萬法唯心」、「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此心是佛」，離此心無佛，然魔亦是此心所做。世人的喜怒哀樂、窮通禍福、富貴貧窮……等一切，無不是此心的作用，是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如此世人想要從苦海中解脫，也是要在此心下功夫。

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中，回答慈航道人叩問「解脫之

道」時說：「解脫非難，難在定慧，身心大定，便生智慧，智慧既生，解脫亦易。欲明解脫，先除六賊：耳不聽聲，目不視色，身不觸污，意不著物，鼻不妄臭，口不貪食。六賊既空，五蘊自明，受想行識，如鏡見形。五蘊既明，三家會合，精氣與神，長養活潑，上下流通，何難解脫。」解脫的關鍵，還是在此身中找，等找到了，藉此磨練心性，使能清淨心性，就不必憂患此身，給自己因造惡業所帶來的災禍，還慶幸因有此色身，給自己成就道業，回歸仙佛聖本位的機會。

本文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簡意

所以能夠像重視自己的色身一樣，去重視天下的蒼生，就可以將治理天下的重任寄望給他；能夠像愛護自己的色身一樣，去愛護天下的蒼生，就可以將照顧天下蒼生的重任託付給他。

探秘

人先要讓自己有尊貴的條件，然後他人才會起尊敬之心，樂意來追隨；要先自愛自身，做好自己的本份，然後才能讓眾人心儀，樂意來跟從學習。當具有如此的品德，上天才會將治理天下百姓的重任寄託給他。

我們從《論語‧堯曰篇》第一章的記述，知道堯帝、舜帝、商湯王、周武王等，有如此高貴的品德，所以才能受到上天的寄託重任，百姓也因此受益。其內容的大意：堯帝告訴舜帝說：「啊！舜啊！上天的運數就落在你身上，你要盡力奉行天命，實行中道。如果天下百姓陷入困境，上天的祿位

就會無限期的終止。」後來舜帝傳給禹王的時候，也以這些話告誡他。成湯向天帝禱告說：「在下履（商湯自稱）冒昧以黑色的雄牛當祭品，明白的告訴偉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上帝的臣子，我不敢隱瞞不任用，一切上帝早已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有罪，不要連累天下蒼生；如果百姓有罪，罪過由我一人承擔。」周室得到上天的賞賜，善人得以富有。周武王說：「雖然我有很多親人，但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有過錯，其責任在我一人身上。」周武王得天下後，謹慎的制定度量衡，仔細審察禮樂制度，恢復已廢的官職，使全國的政令通暢。振興已毀滅的國家，使其後代能夠繼承，舉用隱逸的賢才，使得天下的民心歸附。所重視的是：人民、糧食、喪葬、祭祀。能寬容就能獲得百姓的愛戴，能誠信就能獲得百姓的信任，做事勤敏自然會有功績，處事公正百姓自然心悅誠服。

今之領導者，當以此為執政之標竿，力行實踐，是百姓之福，亦是給自己累積豐厚的德量，為將來回天的資糧，並可關閉往地獄的路。

道紀章第十四

偈言

視之不見稱為夷　聽之不聞稱為希
微妙不搏人稱奇　道之三態混為一
上下有無互聯繫　綿綿不絕歸無極
無狀無象恍惚裡　執古御今稱道紀

本文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簡意

想看卻看不見，名叫「夷」；想聽卻聽不到，名叫「希」；想拿也拿不

得，名叫「微」。

探秘

沒有形色可以讓眼睛辨識，稱為「夷」；沒有聲音讓耳朵辨認，稱為「希」；沒有物體讓手摶取，稱為「微」。這三句話在說明道的本體，是無聲、無色、無形、無體、無臭、無味。因而想要對大道探得究竟，就必須要在無視、無聞、無取的無形領域中去探討。然而無都在有當中，有都是從無所生，因而在有無之間都有跡可循，可從有循序漸進入無的境界。老子在本經第二十一章留下伏筆：「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太上老君則在《清靜經》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

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這是老君教導我們，想要了解無形的大道，須從有形萬物的現象著手，從見微中去知著。

本文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簡意

這三種情狀，是不可以追根究底，由於它們是混在一起的；從上看不覺得是明亮，從下看也不覺得是黑暗。致詰，就是探究、追根究底。皦，讀皦，是明亮、清晰。昧，是黑暗、不明。

此三者，就是用視、聽、摶，這三種向外求取的方法，想要去徹底了解大道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道統合了萬物一致的道理，其中是互相混合的，難以眼看清楚、耳聽明白、手取得到。道的本體，從其光明面上來看，也不能看得清楚；從其陰暗面去看，也難以摸清楚真相。因而在本經第二十五章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在心中，此心是道，靜心除污去雜念，始能見道之真諦。是以老君在《清靜經》說：「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中略〉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欲明真理大道的真諦，必須尋找明師開啟智慧眼，放下一切對外境的執著妄想，清淨本性，才能做得到。

本文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簡意

其中有一股綿綿不絕的能量，卻無法以名相來形容，最後又歸於無物相的狀態，所以稱它為無形狀的形狀，無現象的現象，是以又稱為恍惚。恍惚是說模糊不清，難以捉摸的情況。

探秘

大道從無極開始變化為太極，接著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相互作用，以至於成就繽紛的萬事萬物萬象，其中有一股至大的能量在運作，這一股能量自古以來，從沒停止過，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

現，從無形到有形，又從有形回到無形，以數目字來比喻，從1、2、3、4、5、6、7、8、9、10，將其圓形排列，將0與10的0重疊，可見0的兩旁是1，所以說大道的運作始終如一。猶如萬物的成長，或者人的一生，從0開始，經過一圈的奮鬥，最後還是歸0。在這其中都依著大自然的力量運作，從來沒停止過，所以因果報應得以萬劫常在。

因而《百業經》載：「縱經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這種大道在萬物中經歷的情狀，實在難以語言文字表達清楚周到。當看不到聽不到拿不到時，覺得好像甚麼都沒有，稱為「惚」；如果說是沒有，但周圍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的接觸，好像又存在，所以又稱「恍」。由於恍惚是沒有一定的情狀可比擬，也沒有一定的現象可說明，因而在恍惚之間的事情，是有是無、是真是假，那就靠自己去判斷了，當判斷正確，處理得圓滿，就是有智慧；如果判斷錯誤，處理不當，就是缺乏智慧。

本文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簡意

迎向它卻看不到它的頭，隨後追逐也看不到它的蹤跡。

探秘

大道沒有蹤跡可循，迎向大道看不到源頭，隨其後面也沒有尾巴可見。猶如《中庸》所載：「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又如顏淵對孔夫子所教導之大道的稱讚，在《論語・子罕篇》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

又如孔夫子前去周都拜訪老子之後，對老聖有猶龍之歎說：「鳥，我知道牠能在空中飛；魚，我知道牠能在水中游；獸，我知道牠能在地上走。鳥會被網羅，魚會被鉤釣，獸會被繩綁，唯有龍能乘風飛上雲天。我看到老子，有如龍一般，智慧無窮，可千變萬化。」真理大道難以言喻，難以形容，必須靠自己親自證悟，才是真正的實得，若只是聽他人說，或從書本中得來，都不算是真知。

儘管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向他的學生公開宣稱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但他的弟子們，由於資質不等，對於孔夫子的論述，無法有相同的領悟，是以子貢在《論語‧公冶長篇》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從前面可見，孔夫子或者有說過，但弟子卻沒有足夠的智慧聽得懂。在《論語‧公冶長篇》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

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無與女，弗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這兩句是老子在鼓勵修道士，要竭盡一生之力，去親證真理大道，希望能徹悟大道的玄妙，一切都在自然中。

本文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簡意

執持自古以來的大道，用以駕馭目前所擁有的，從中領會，才能夠知道自古開始的大道，這就是所謂的「道紀」。道紀是自然之道所呈現永恆的法則。

大道不論古今都是相同的，無論在任何時空，大道的真理是不曾變質的，是「歷古今而不變，放四海而皆準」的。然而大道的本體不變，其所生化的萬物，卻是無時無刻不變動的。有如一秒鐘前的己身，與一秒鐘後的己身，已經變動過，不是同一質量的身體了，然而這種現象，一直都在發生，不管你是知道或不知道、高興或不高興、願意或不願意，變化是一直在進行。因而修道士當要深究，何者在變？何者不變？如此才能在諸多的情況中，釐清實況，才不會被外境所迷惑。

因而在平時的修道過程中，當要明白，何者是自古以來大道的本態？何者是已經經過世代的變遷而已被改變過？已經不是大道原本的常態，如此才不至於被歷史記載資料的不正確性所蒙蔽，以致離開真理大道的真相愈來愈遠，卻對本真的大道產生誤解。從本經的第二十五章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就是大道的記實，自古以來就是依據這個原則呈現，所以稱為「道紀」，也就是大道的紀律。本經第三十四章載：「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這是聖人依據道紀，學習其精神，所以能成就其偉大。

不盈章第十五

偈言

善為士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難看懂
從諸相以觀其容　萬相不同理皆融
靜其心莫著虛榮　不著外相不執空
心存謙卑觀道同　大道一體萬法共

本文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簡意

自古以來真能成為修道士的人，對於大道的精微奧秘玄妙能夠通達，其

智慧讓人感到深不可測。

探秘

所謂的「古」，其本義是「故」，在時間上表示早已過去。此字是由十口所組成，意指十口所傳的言語，必非現在而由來已久。又十代表圓滿具足一切的本性，口乃表本性所居的玄關處，是以古可說是本性的代稱，以時間來追究，何者最古，當然是大道，本性與大道同在，當然是最古。其理有如孔夫子在《大學》所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意謂著十字架中的本性，是最為莊嚴的。所謂的「士」，其本義是「事」，《白虎通義》以「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就是能夠通古今辨然否的人，方足稱能夠任事的人，這種人稱為士。此字是由一十所組成，意謂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推一合十為士，聞一知十為士，乃是能夠通達大道真理的人稱為士，古來有稱佛為大士，有稱觀音菩薩為觀音大士，無上士是佛的十聖號之一。自古以來真

能通古博今徹知玄妙真理的人，其智慧能夠達於微妙玄通，對一般人而言，可說深不可測。

一般對於道理的認識，約略可分五個層次，即粗、細、微、玄、妙，猶如身體的毛、皮、肉、骨、髓等五個層次，《金剛經》以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來比喻。粗理粗淺而容易說，細理細密要詳細說，微理難明已難說清，玄理難辨還可說，妙理難以形容不可說。老子在本經第七十章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回歸古樸，通達玄妙之境，徹知大道真理，融入大自然，已無玄妙可言，然而其表卻是大智若愚，非得有真智慧，實難以看清。世人無明眼拙，難以辨識真人，對於聖人所描述的真理，沒有智慧去辨識，更不用說去實行了。

本文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簡意

正是大道高深莫測難以理解，所以才勉強用名相來形容它。

探秘

古來聖佛雖然留下許多聖典，如今仙佛聖哲也常臨壇垂訓，將真理大道用語言文字說明得淋漓盡致，但對於不明理的人，依然是聽不懂。所以當時世尊在證道後，要將悟道的實境，在「華嚴時」以二十一日為大菩薩宣說《華嚴經》，但對於小乘者難以達教化之功，所以在其後「阿含時」十二年，以故事譬喻來說法，以引淺根者入修行之道，可以廣度眾生。

由於真理是空寂的，對於未開啟智慧者，實在難以言語文字說明，於

是用世人比較容易接受的事物，加以比喻詮釋，以達引迷入悟、藉假修真之效果，是以老子在本經當中常以世間的事物來比喻，如本經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在本章又舉了如下的幾個例子，以為引導世人明道識理，這些都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在遇到的事物，觀察其現象，以此所得的知識為工具，來開鑿寶貴的智慧。

本文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

簡意

修道士對於大道修持，總要抱持謹慎的態度，如同冬天行走於冰河之上，有如敬畏左鄰右舍時時在緊盯著，隨時拘謹注意自己的容貌。

探秘

「豫」的本義是「象之大者」，是象的一種，其性多疑。其字是由予、象組成，予是我的別稱，有以自我為中心的意思；相傳猶豫二獸，進退多疑，用以表示世人為了一己之利，常反覆審思而徘徊不定，在此用來提醒我們要謹慎小心。古人在長期的觀察中，當冬天來臨時，江河之水面會結冰，但冰層的下面仍是有湍急的流水，所以冬天行走於冰河之上，必須要謹慎小心，否則容易踏破冰層身陷水中而命危，藉以提醒世人在人間，當要謹慎做好自己，回歸正道，否則容易偏離正道而入邪道，使自己流浪生死，沉淪於苦海輪迴中，《詩經・小雅・小旻篇》載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警語，所以說「豫兮若冬涉川」。

「猶」是一種猿類，其行動審慎而多疑。平時所居，左鄰右舍最為靠近，上班時的同事，上學時的同學，修行時的同修，對我們的一言一行最為清楚，難以逃出他們的眼睛，許多是非也是從此窗口傳送出去，因而面對這

些人時，當要時時刻刻戰戰兢兢，所以說「猶兮若畏四鄰」。

「儼」的本義是「昂頭」，就是抬頭挺胸，昂首闊步的姿態，是指人的態度莊重而言，因為昂頭正表示莊重，光明正大。「容」是指人的外表容貌，然而容貌的表情，來自於心念的影響，人的言行舉止都是透過表情呈現在眾人的面前，難以掩蓋。在待人處事以和諧為可貴，然而容顏正是與人接觸媒介，足以影響人際關係，當要謹慎，是以子夏在《論語・學而篇》說「賢賢易色」，孔夫子在此篇亦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孔夫子又在《為政篇》對子夏問孝時，回答說「色難」，這些都是在告訴我們，如何圓滿人道以成就天道的方法，是以說「儼兮其若容」。

有版本以「客」代「容」者，其謹言慎行的原則是一樣的，告訴我們平時的言行舉止，好似有貴客在前的情況，當要如孔夫子在《顏淵篇》回答仲弓問仁時所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是以說「儼兮其若客」。

本文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簡意

心性淨化而釋懷，有如冬冰遇到太陽而融化；要回歸本性的淳樸，就如同未雕琢的原木；心胸的豁達，就如同山谷的空曠無礙；要能渾然一體包容一切，如同河水一樣，清濁渾然無所不容。

探秘

修道在於淨化心性，才能將累世來所沾染的汙濁，或者累積的罪業消除一空。成道是每位修道士都想達成的目標，立志要成佛，也是修佛者想要完成的，然而很多人沒有信心於當下成佛，所以把目標訂得很遠，要在死後成佛，或在來世成佛。不知道自己本來就是佛，只要放下妄想執著，當下即是

佛。因而老聖告訴我們，修道證道，有如冰雪遇到太陽，隨即融化一樣的自然。當時佛陀於菩提樹下，看到星星墜落而悟道時，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現前。」六祖惠能大師於《法寶壇經》告訴諸眾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迷惑有如智慧結冰，如蒙大善知識示導見性，就如陽光融解冰雪一樣，即時化為水，是以說「渙兮若冰之將釋」。

本具的佛性，原是敦厚純樸的，敦厚是指德量豐厚，乃是當時元靈下凡時，上天老申娘，所賦予每位靈兒的八寶，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寶豐厚的德行，正是樸實的本性所具有的，不必向外追求，誠如《達摩大師血脈論序》所載：「原人之心，皆具佛性。泛觀諸家禪說一切經文，原其至當之理，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來真佛。達摩西來，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蓋謂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委信，所以向外馳求。將謂自性真佛外，更無別佛。故諸佛諸祖師說法，要人省悟自己本來真佛，不假外求。」是以修道在找回自己敦厚樸實的本性而已，老聖稱之為「敦兮其若樸」。

心性本與大道同，盡虛空遍法界，猶如山谷曠野一般遼闊，縱橫無礙。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中，以「摩訶」來闡述大道與心性的廣大無邊。初祖達摩大師在《血脈論》則說：「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為運動，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復如是。」老子則說「曠兮其若谷」。

大道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無論是非、善惡、清濁、好壞、方圓、大小、青黃赤白、瞋喜、頭尾…等等，都在其範圍，也就是超越陰陽動靜的分別對待，統一於太極，圓融契入於無極。達摩大師在《悟性論》說：「然貪瞋癡亦無實性，但據眾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見貪嗔癡性即是佛性，

貪嗔癡外更無別有佛性。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處於三毒，長養於白法，而成於世尊。三毒者：貪嗔癡是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薩所行之處，無所不乘，亦無所乘，終日乘未嘗乘，此為佛乘。經云：無乘為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實，五蘊假合，遍體求之，必無定處，當知此人解佛語。經云：五蘊窟宅名禪院，內照開解即大乘門，可不明哉？不憶一切法，乃名為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禪定。知心是空，名為見佛。」

心性本空，無有分別，是佛本相，覺證的智者不起分別，無明的愚者，不明大道實相，妄起分別。老聖是以「渾兮其若濁」指示真修道者，當要保持平常心，善處於各種境界。

本文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簡意

誰能夠將混濁的水靜止下來，使其慢慢的澄清呢？誰又能在長久的安定中，運作使其漸漸展現生機呢？

探秘

前面老子都是在提醒，真正要成為修道士，學道修道的過程，當要保持的態度和作法，才能依循正道而達於大道的源頭。然而由於每個人在歷劫以來，所造的業力不同，在成長的過程中，所形成的阻礙不同。俗語說：「自作還須自受，解鈴還須繫鈴人。」各人造業各人承擔，佛魔都是由自己去造成的。因而世人想要脫離輪迴苦海，當要知道其關鍵處，就是要心性清清白

白，讓自性沒有慾望的污染始可，是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修心在於淨心，心淨則心性平靜，智慧自可顯現，一切情況當然可以清楚。

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因而修道士想要參贊天地之化育，參與度化眾生的行列，當在污濁的塵境中，先做好淨化心靈，弄清楚這些事，才有機會闡揚真理大道，是以老聖說：「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

然而世人常安於現狀，難以在現實的環境中，突破種種困難的障礙與考驗。從過往成就聖佛的事實來觀察，有哪位聖佛仙真不是在修煉的過程中，經歷千錘百煉的呢？都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又說：「求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牛角。」可見修道士如果沒有堅強的毅力，恐怕在經過幾次的順考、逆考、財考、官考、情考⋯等等考驗後，從此就不見人

影了，所以老子要修道士自我反省：「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本文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簡意

能夠明其理保有這大道的人，才不會要求盈滿；唯有不奢求盈滿，才能夠歷久而常新。

探秘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泰極否來、動極生靜、靜極生動⋯等等陰陽相生的道理，前已敘述甚多。如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懂得這些理論，而是要將這些理論拿來在平時生活中印證，親身體會其中的關關節節，不能只在紙

上談兵，終究還是一場空而已。在本經第四章載：「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第九章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已將盈滿會產生變化的現象，說明得淋漓盡致，修道士於其中當深明其理，悟通其道，才不會去追求過多的慾望，讓自己停留在自私享受當中，而無法明白社會的變化，與社會脫節，終至不能見容於社會。

當要在心中經常保持淨空，在遇到事情時，才有清新的頭腦、清淨的本性，做出有智慧而圓滿的處理，如此才能體會到《大學》所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猶如吃飯六分飽，才不會撐肚子，也不會因吃得太飽，想睡覺而懶散。所以老子說：「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復命章第十六

偈言

至虛守靜復命根　復命知常需謹慎

不知妄作毀根本　知常能容公可陳

悟透世情可成神　合天成道久為真

沒身不殆了無痕　一心向道以誠伸

本文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簡意

要體悟虛無的究竟處，必須從心誠信守清靜下手，才能觀察到萬物從無

到有，同時運作的情狀，我可從其中觀察到萬物反覆生滅循環的道理。

探秘

「致」是達於至極的究竟處，到無以復加的境界，《易經》以無極來說明，是為空無至極的地步，此處看似空無一物，卻是具足一切，能量充足，然而自古以來都誠篤地守護著寂靜的狀態。在萬物中皆具有，一物一無極，此無極根連萬物之主的大道，乃是大道所賦予的特質，六祖惠能大師則在《壇經》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來描述，這一切都是在說明大道「致虛極，守靜篤」的本態。

當機緣成熟，因緣俱足的時候，由無極一動而有太極，太極生陰陽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疊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互相激盪後而生成萬事萬物萬象。萬物是依據大道如此的運作演變而成，各自依

定業成長，是以孔夫子在《繫辭上傳》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宋朝周廉溪在《太極圖說》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萬物都是依大道的能量運作，各就不同的因緣，而有不同的結果。如同電器產品有多樣，有電鍋、電腦、電冰箱、冷氣機、電動車、電動刮鬍刀…等，功能雖然不同，都必須有電能才能產生作用；萬物雖繽紛，但都必須有大道的原能，才能起作用，此是「萬物並作」的情境。大道從無到有，經歷了無窮盡的千變萬化，才有今日的世界，然而我們所見所聞的一切，無不繼續在變化，從何時起難以追溯，何時終了難以追究，所以稱為「無始無終」。

我們在探究大道的根源時，必須反覆觀察，才能愈究愈深，更能進一步

接近道的根源，所以老子在本經第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能在此中靜靜的觀察，才能體悟其中的奧妙，是以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本文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簡意

從一切萬物的複雜變化中，各自回歸到共同的根源。

探秘

「芸芸」表示眾多的萬物。宇宙間數不盡的萬物，究其根源，都是大道的作用，如果只看到外表的變化，而不究其根源，一般人當會以得為喜，

以失為憂，不知得失乃是大道調理因果報應的方法，是自然且公正，私心太重的世人，會因此而埋沒了自己本具的佛性，無法開啟智慧以理解大道運作的真相。唯有聖佛徹見大道運作的軌跡，才能大公無私，智慧全開，毫無貪婪的私心，才得以徹見宇宙真相。是以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說：「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萬物從無到有，稱為生，再由有回到無，稱為成。其中經歷許多的變化，明理的修道士，當要體會其生與成的變化，生時萬物興隆，成時萬物消滅，都是大道運行的方法，前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來說明，其實這正是大道要成就萬物的大仁啊！《陰符經》載：「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自然知道「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的現象。

本文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簡意

回歸到根源稱為「靜」，靜稱為「復命」，復命稱為「常」，能知常道稱為「明」。

探秘

世人皆知，「動」與「靜」是對立的，但如能進一步探討，動是由靜來，靜是由動生，動靜本一體，難分又難解，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是不分的，原本出自太極源於無極。極靜是因為極動所產生的現象，極動卻會產生極靜的作用。以物質的堅實度來說，愈堅硬的東西，乃是其微電子快速運動的現象，難有空隙可以插入；愈柔軟的東西，是其微電子運動緩慢的現

象，隨時有空隙可以插入。

又如陀螺，轉得愈快，好似不動。當我們在探究大道的根源時，發現靜心當中，才能清楚看到事情的變化，此時的智慧才能起作用。靜心之時，才能在啟智觀理契道大有進展，這又是運作的動功，人心能有多靜，回歸本性的作用就有多快。當心情躁動不安時，心神外馳，智慧就不見了。所以平時無事，要能守住寂靜的心性，才能產生復命的作用。

所謂「復命」是回歸天命的本性，這是大道賦予萬物的本態，《中庸》則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明白指示在我們身上的心性，就是上天所賦給我們的天命，每人當要知道保有本性的重要，平時能依本性良心行事，就是率性，如果不明率性的道理，當要以聖教來引導我們回歸正道，此為「復命」，也說「修道之謂教」。唯有在回復天命本性下功夫，才能回歸本性淳樸的常態，天真無邪，清淨無污。知道本性的常態，而真能回歸的人，才得以稱為明理的人，所以說：「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本文

不知常，妄作凶。

簡意

不知自然的常理，妄作非為必然招來凶險。

探秘

俗語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是世人離道愈來愈遠的現象，對於大道實相所運作的真常之理，無法理解，難以中庸之道行事，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是超過就是不及，因而無法圓滿，產生了許多爭執的現象，因果報應始作，人心難平，社會難安，不停的輪迴關係，從此不能間斷，眾生沉淪於無邊的苦海，就是如此形成。因此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

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偏離正道，不知常理，妄作胡為，背理行事，招來凶險，傷人傷己，情何以堪？

瑤池金母則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宣說：「天從無極中開，太極日月三台，日月陰陽運轉，人從陰陽胚胎，或為男兮為女，皆從無極而來。只為中間一動，霎時落下塵埃，墜入五濁惡世，貪戀酒色氣財，因此輪迴旋轉，情波慾海生災，血水週流可愍，尸骸遺脫堪哀。」又說：「太極分判，天地生物之心也；血流滿地，骨脫如山，萬物自作之孽也。」可見上天有好生之德，世人因私因貪造孽招凶險，導致沉淪於苦海，萬劫不復，自作自受，真是可憐，所以說：「不知常，妄作凶。」

本文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

殆。

簡意

知道真常的道理，就能夠包容；能夠包容一切，才能做到大公無私；能夠大公無私，才足以為天下的聖王；聖王能順天意，才能符合大道；能符合大道行事，才得以長治久安，終身可以免於危險。

探秘

古賢說：「明心見性，悟後起修。」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不明白大道真理的實相，怎能走上正道以回歸上天呢？靈性之母眼看大劫臨頭，靈兒尚不知修道回天，恐怕時至玉石俱焚，於是降大道遣聖佛下凡，教導世人回天的方法，必須尋得明師求得真理大道，指示明路，照此修去，直了成佛。然而在茫茫苦海之中，何處是岸，如不認清，恐無上岸之

日，世尊則在《雜阿含經》第十六，以「盲龜浮木」為比喻說：「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正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中略）凡夫漂流五趣海，還復人身，甚難於此。」

知道眾生輪迴的實況及苦境，一旦墮入三惡道，想要回到人身就難了，這些都是無常苦海的常態。欲脫離這個境界，當從修心淨心做起，讓自己能保有清淨空寂的心地，才能有容物容人的空間，不致於不能容而起衝突致生惡業。能夠有寬容的肚量，實由於心存公道所致。心存公道，能以身實踐，當為眾人所敬重，堪稱眾人的楷模，深受百姓的愛戴，當可在人間為帝為王，出人間可回歸性王，在天上成就聖佛的果位，這是因其德能夠合乎大道的規則所致。從此能享有長生久視之道，在色身可遠離危險，在法身能享涅槃至樂。是以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知有章第十七

偈言

太上之道在人間　親之譽之功可顯
畏之侮之已倒顛　信心不足易生變
誠心信守效果現　言出必行道德建
功成事遂靜心田　知道自然可回天

本文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簡意

上古聖君以無為治世，下民只知其存在；由於社會的變動，君王之治由

無為漸向有為，君王須要百姓親近稱譽擁戴，以此表現其勤政愛民；再來由於慾望的增強，君王制定國策使百姓產生敬畏，以表示其權威；再來制定嚴格的法令，使百姓的人格受到侮辱。

探秘

所謂「太上」，是最高、最上的意思，乃指宇宙間沒有比其更為高上者，如《韓非子‧說疑》載：「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在道教中，經常用來形容最高上最尊貴的神，在其神名之前冠以「太上」如《雲笈七籤》卷九載：「太上曰：『心有神識，識道可尊。』」此地指太上老君；在《化書》載：「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又道教奉老君為尊神，為至高無上的神靈，此乃認為老君應感隨方變化，無世不在，凡眼不能見，慧目者乃能覩之。依《傳授經戒儀注訣》載：「凡眼雖不能睹者，慧目乃能覩之，研習經文，施行善事，存念宗主，不忘須臾，主本

無名，名標太上。」

在道教中，「太上」又是對得道成仙者的尊稱，如《無上秘要》卷四十六載：「修行奉持，全而不破，三氣正神，降與為一，身神又一，二元二焉，得道常存，號曰太上。」「太上」又指靈寶道法，如《洞玄五稱經》載：「老子曰：太上靈寶生於天地萬物無象空洞，大道之常；運作於無極無為而混成自然，貴不可尊，尊無有上，故曰太上。」又曰：「靈者，通道也，能通大道至靈，致意萬神；寶者，能與天地相寶，故曰靈寶。太上，道之極尊。」

又《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注解》載：「太者，至大之稱；上者，尊崇之號，以其始乎太初太易之上，故曰太上。夫太易者，未見氣也，無始之初，氣未之見也。太易變而為太初；太初者，氣之始也，先天元氣，無始見微芒。太始者，形之始也，漸有元氣之形矣。太始變而為太素；太素者，質之始也，元氣之形質具矣。太素變而為太極；太極者，混沌也，溟涬

鴻蒙，狀如雞子，其中有精，彌綸無外，元氣凝而清濁未分也。」又載：「故太上者，始乎太初太易之上，是無大之大，故曰太。高出乎八極之表，故曰上也。又太者，甚也；上者，高也。昔聖者制此太字，其文從人如一，謂常正此一點者，可與太上全體也。此點在道曰元神，在儒曰真性，在釋謂之本來。」

依據《重陽真人授丹二十四訣》載：「丹陽又問：何者名為太上？祖師答曰：太者是大之極也，上者是至重高之極也，名曰太上。」由上記述可見，「太上」是在表明至高無上的境界，也是在表明至高無上的神尊，也是在說本具的佛性。在上古時代，人性純樸，不分高下，不起分別，猶如赤子性本自然，下到凡間者，不分高下，都具本來聖佛之性，沒有智與不智的分別。然而當接觸到外境，生起自私之心開始，就開始攀緣著境而生貪婪之心，遂起分別之相，為私而忘公，為貪而造業，於是為了一己之私，不惜使用各種手段，造成人性的惡化，道德敗壞，從此落入無窮的輪迴，於是有親

近、讚譽、敬畏、侮辱…等等的情況出現，顯示了人心因受到紅塵的污染，社會的型態不斷在變動，於是亂象從此產生。

從道家的說法來看，玄玄一炁化三清，依據《道教諸神紀・三清道祖聖紀》載：「三清化生諸天，生天、生人、生萬物。以無生有，歷經龍漢、延康、上皇、赤明、開皇五劫開圖，故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的時空之分。整個宇宙在太易之時，只見無際的一片虛空，連氣體都沒有。元始於此時，化炁分真，至太初化生元始天尊，才開始有了氣體，道經亦稱龍漢之年。至太始之時，化生靈寶天尊（經歷四十一億年），方始有形，道經稱為延康之年。到了太素之時，化生道德天尊（又經歷四十一億年），才是質的始成時期，道經稱為赤明之年。」大道就是如此從無生有，世人也因在此境界中生活，產生了親蜜、讚譽、畏懼、侮辱…等等的變化，從此複雜的人際關係，生出許多恩怨情仇，輪迴於焉不停反覆。

「太上下知有之」有版本為「太上不知有之」，人人本具太上之本性，

真能契入其中者，反而會忘了其存在，這才是真存在。一旦與外境接觸，生起分別比較心時，自然就會很在意存在的問題，因此也漸漸失去本性的純真，於是有親近、讚譽、敬畏、侮辱……等等反常的現象出現。《陰符經》則以「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又「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來說明「坐忘」的境界，眾生具有佛性，佛性是平等無分別的。

本文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簡意

這是由於君王治國的誠信不足，使得百姓對君王失去信心。

為了治國，設立許多制度，產生許多階級的社會型態，本為治理社會，讓每個人各就其位，各盡其職，使能在分工合作下，圓滿完成社會的和諧。然而好的制度，必須有好的人才去執行，才能得到好的成果。如果任用非人，私心用事，結黨營私，再好的制度，也將是空殼子，甚至成為匪類破壞社會秩序的罪魁禍首，從使百姓對於領導人的言行失去信心，國家就難以治理了。又人心如果對於真理大道失去信心，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對於自己下到人間，是為了了業和了愿，請問您相信嗎？這一輩子能做到了業、了愿，以清淨心性，往無極理天以回歸自性本位，您有信心嗎？如果沒有信心，沉淪於苦海難以出離，就成為必然了。

是以人人無論居於什麼位置，應該經常自我反省，為何使人家不能信任，是否自己的誠信不足，讓人家對我們的言行產生疑惑呢？誠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如不能在生活

中時時反省檢點，恐怕社會的道德式微，人性變野，亂象於焉產生，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三十八章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的防線守不住，是因忠信之德已經非常薄弱，往後的社會就會生出亂象了，能不做好自己的誠信嗎？社會的安定與否，就在此一舉了。

本文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簡意

所以有道的君王，在公佈政策發號施令時，要特別謹慎，必須信守諾言。等到治理國家一切事情都順遂了，百姓都會說，我所提倡的自然之道就是有如此美好的功能。

做事要想成功，首先在於看清目標，然後再付諸實踐，隨時反省，有錯即改，必然可以獲得成功。修道在修心，修心在淨心，這是一條通往成就聖佛的大道。人人都具有聖佛神仙的本性，只要排除直往聖境的障礙，就會成功。在人間為政之道也是如此，這就是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回答子路時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必有理，言出必行，領導者才會受到百姓的信任，受到眾人的支持與愛戴，如此所推行的政事就容易了，成功必然可見。

然而成功的條件，卻都是存在平時的生活中，只要人人做好自己的本份事，就是做好修身，自然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關鍵在於自己要不要做，要做自然就成功，不做必然失敗，這是自然的法則。因此老子在本經第

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能夠教化百姓回歸自然，天下自然太平，所以聖人已深信此理，隨時注意言行的誠信，雖功成而不自居，雖有德而不自恃，如此以潛移默化，使百姓回歸淳樸的本性。



四有章第十八

偈言

修道修心莫著相　大道已廢仁義想
智慧所出大偽強　六親不和孝慈揚
國出忠臣有災殃　修道攀緣實不祥
不知修心多伎倆　檢點心性妄心降

本文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簡意

大道已不為人所知，才有仁義的名相出現；有了聰明智慧的展現，才有

大偽造的現象產生。

探秘

世人本是大道所生化，然而受到塵境物慾的引誘，為追求名利情愛而產生攀緣著境，日子漸久，道德防線愈來愈薄弱，本具的良心愈來愈消失，甚至不見。從此社會開始混亂，導致顛沛流離，民不聊生。然而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矛盾心態，在沒有道德的時候，才會提倡道德，當道德的呼喚已經麻痺了，就換個新名詞，說成仁義，當仁義已經癱瘓了，又換成禮數。然人類已到鮮廉寡恥的地步，等到談禮數也是多餘的時候，社會不亂還很難。所以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老子在本經第三十八章所敘述，正好說明了「大道廢，有仁義」的情況。

《大學》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老子在本經第二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這是世人為了面子，常常造假所形成的現象，是以說「智慧出，有大偽」。

世間的大偽，出自於人心惡化所為，為滿足私慾而偏離正道的現象，雖然能夠獲得一時的風光與利益，雖然能夠享受一時，造成害人害己的情形，必然帶來永劫的輪迴以還債，使大家一起浸淫於苦海中，所以老聖在本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本文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簡意

父子、兄弟、夫婦等親屬之間不和順，才有強調孝順仁慈之事；國家的政治混亂，才會有忠臣的出現。

探秘

俗語說：「家貧出孝子，國亂識忠臣，世亂有聖人。」展現了物極必反的實況，危機即是轉機的道理，因而在任何惡劣的情境下，我們都沒有放棄的理由，正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天有好生之德，沒有理由絕人之路。要知道這是上天選拔度化眾生的人才，成就上天果位的最佳機會。有智慧的人絕對不會放棄這麼美好的時機，仿照古人千里求明

師，萬里求口訣的做法，開啟智慧之門，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自可達於真境。如何修？何時修？隨時隨地都是道場，心地就是最好的道場。

事來則應，事去則靜；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學習圓滿，不可享受，自可在機緣成熟時，成就大道的偉業。當六親不和時，當國家昏亂時，當在業力現前之時，正是可以了業的時候，只要能感恩，懂得放下，自有一番成就。這是上天給我們成就聖佛仙真的機會。我們要的是，藉機了業了願，使能清淨心性以回天，而不是要孝慈、忠臣的名號以炫耀於世，使自己又沾染名相，著於人情世故而難以回天，繼續在苦海輪迴中，那就太可惜了。

樸素章第十九

偈言

絕聖棄智民多利　絕仁義孝慈復起
絕巧棄利盜賊離　修道著相必自欺
如此修道違真理　沉淪苦海無所依
見素抱樸返故里　少私寡慾會菩提

本文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簡意

謝絕聖賢之名，放棄智巧之用，人民可獲百倍的利益；絕棄仁義的假相，人民可回復真正的孝慈；斷絕巧詐放棄爭利，盜賊就不會存在。

探秘

凡人智慧未開，常以假相為真相，常盡一生之力，追求眼前的享受，不知這正是業力輪迴的陷阱，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被誘惑而墮入。觀察一般人，無論是好人壞人，說他是好人就高興，說他是壞人就不高興；無論是否真修道，說他修得有智慧，有如聖佛神仙，就會高興，說他一點也不像修行人，就會不舒服。可見不受語言文字影響的人，還真的不多。眾生真正的可貴之處，是在於自性的流露，而不是在名位有多響亮。百姓真能受益的，是真理的滋潤，而不是有多少聖智的稱讚，是以老子在本經第六十二章說：「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是以說「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

世人大多喜歡被稱為仁義之士，如進一步探究其實，大多數是虛有其名而不務實際，就如當時孔子初次去拜見老子時，大談仁義之道，被老子說，仁義只是真道的外表，猶如米糠之於白米，如果不明大道的真諦，就想要去推行仁義，那是行不通的。後來孔夫子領會其中的道理，要求學生要盡孝悌之道，為修身治國的基礎，因而在《論語・學而篇》勉勵弟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有子在此篇也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齊家的根本，就是為人父，要盡到慈祥的本分；為人子，要盡到孝順的本分；為人兄，要做到愛護弟的悌道；為人弟，要做到尊敬兄的恭道。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在策劃提倡孝慈，卻不在家庭中去實踐，那是沒有效果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巧與利是世人喜歡鑽營的東西，盡其一生無不是樂於此道，如此的作

為，希望得到他人的讚賞，殊不知如此的行為，容易引動他人的貪婪與慾望，與你一較高下，挑起互相比較與爭鬥，把本為平靜的心性，造成雜念叢生，從此為了獲利而投機取巧，因而無所不用其極，偷盜搶奪接著發生，如果不貴難得之貨，就不會想盡技巧去爭奪利益了，這就是「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因由。是以老聖在本經第三章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本文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簡意

這三樣都是表面的文飾，不足以用來治理天下，是以要讓人民知道治國真正的歸屬，是要努力實踐的。

探秘

世尊在世講經說法四十九年，雖有許多人因而明理悟道，但也有因此而沉迷於經典文字的研究，成為知名的佛學學者，但依然沒有證道，不能成佛，是以文字是般若還是障礙？那要看自己如何使用了。佛陀深怕，如不講經說法，恐怕眾生無理路可依循，卻又怕眾生執著於經文而無法悟道，因此當祂臨入涅槃時，弟子們問說：「世尊！你說了這麼多經典，該怎麼辦

呢？」佛陀說：「我一個字也沒有說。」雖說「文以載道」，但也要有智慧去體悟，才能獲得實益。真理是無法以言語文字表達的，必須要靠自己去親證，任何經典只是在引導我們。

明理的人，當要深入了解，親自去實踐，是以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猶如佛學院博士班第一名畢業，不見得能成佛。孔夫子在《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苟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勤能補拙，滴水穿石，修道必須要親自體會，並以其精神去實踐親證的。老子在此章則以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這三項對修身齊家治國，雖然有許多的利益，如果只停留在文字或言論中，那是不夠的，必須要付諸實踐，使大家真正獲得其利益之所在，是以說「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本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簡意

修道是外在的表現要單純，內心要保持淳樸，減少私心，降低慾望。

探秘

「素」是單純清白，「樸」是質真無瑕，這是本性的特質，是心性從無極理天，靈性之母生化時的本質。當修道士能夠明心見性時，就可知道本性

的特質，也就是知道了大道的本真，無極至善地在何方，就在自己的心性，稱為「見素」。既然已經知道目標，就直往目標不斷精進努力，必有成功的一天，這種堅持前往既定而明的目標前進，也就是修道修心，修心在於淨心，就是「抱樸」。

究於事實，世人之所以無法見素抱樸，回歸正道，實在是私慾的阻礙，如能從少私寡慾著手，必可達標成就聖佛的本位。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又說：「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中略）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濟公活佛則說「修道修心」，修心在於淨心，才能回歸正道，找到菩提自性，回歸本位。所以老聖要我們「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食母章第二十

偈言

絕學無憂心淨空　唯阿善惡本相同
畏與不畏心相通　生活優劣本相融
世人愛現顯虛榮　易招禍殃心悲痛
人間一切相與共　善用道母知遵從

本文

絕學無憂。

簡意

絕棄足以汙染本性的一切所學，自然可以無憂無慮。

探秘

老聖在本經第四十八章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修道、治心、治身、治家、治國都是同一理，都要在自己的本性淨化下功夫，讓自己的本性能夠達於淨空，才能發揮本性的智慧功能，可達於無遠弗屆，無所不能。世人之所以有煩惱憂愁，實是由於心地無法保持淨空所產生的現象，如果無法領會諸聖仙佛的本質，既不著空，亦不著相，才是真空，如同《金剛經》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做到「事來則應，事去則靜」，是難以做到「絕學無憂」的。「絕學」在於保持心性的淨空，使自性功德能自然流露，不但可使自己無憂，也可參贊天地化育，利益一切眾生。其功能之大，老子則在本經第五十七章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這無為、無事、好靜、無欲、無情，就是「絕學」的內容，能達於自化、自富、自正、

自樸、自清，自然可以「無憂」。

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明功德的真義與功能：「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此段可為「絕學無憂」的體證。

本文

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於惡，相去何若？

簡意

和氣的唯諾，與怒氣的應阿，都是心中所出，到底相去有多少呢？善心與惡心，都是此心的作用，到底相去有多少呢？

探秘

「唯」的本義是「諾」，是答話時的敬辭，如今說「是」，常用在晚輩對尊長的應聲，如《論語・里仁篇》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乃是由衷誠心的應答。「阿」在此有曲意附和的意思，有阿諛諂媚徇私的意思，是屬於不誠心的應答。這兩種應答方式，雖同出一口，但打從心中，就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才會有不同的回答方式。對於所

尊重的人，回答是誠懇的；對於不尊重的人，隨便回答以應付了事。在微念之間，卻有很大的差別。善與惡，其根源在於心性，所以佛家說「萬法唯心」、「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一切的因果報應，起自於心，表現於言行，卻都在因果輪迴的業力場報應。如果不仔細探討，還不知這一切的作用，都在自己的起心動念。

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中略）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為正為邪、為佛為魔、執空著相、離空離相，都是此心性的作用，是以呂純陽祖師在《學庸淺言新註》中，要我們「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

世尊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如來讚歎品第六》提醒：「南閻浮提眾生，

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世尊又在《佛說四十二章經》說：「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出自於本性的誠信，與出自於習性的隨便，其有不同的情況，要善加觀察，才能辨識清楚。可見「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於惡，相去何若？」皆在一念之間而已。

本文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簡意

聖人所敬畏的，凡人不可不敬畏，一旦心性荒廢了，就會離中庸的正道愈來愈遠。

探秘

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每個人的本性中，都有天命、大人、聖人的特質，只因凡人追逐身外之物，而忘記了身內有至為寶貴的本性，致使無法認清，不停的往外追求，偏離了中庸之道，不知在茫茫的苦海中，回頭找到原來的本性，才是有岸可靠，否則必然流浪於無窮盡的輪迴中，萬劫不復，這是不勤洗習性所致。如能時時觀察自在的本性，不使污染而致行事偏離，必可使自己保有清淨的本性，當下即可脫離苦海，回歸到本性的至善地。

是以《心經》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告訴我們，要時時自我反省，消除心中的煩惱障礙，才能循此心性直了成佛，不然就會落入無窮盡的輪迴中。佛家古德說：「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凡夫智慧不足，不知因緣果報，不知果報是因緣成熟而

來，只一味不擇手段，追求眼前的利益，卻種下來日的惡果。菩薩有智慧，知果由因而來，是以時時刻刻謹慎於造因，沒有種惡因自然不會有惡果。明道識理的人，當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來自我提醒。

本文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簡意

眾人已經習慣於熙熙攘攘的熱鬧生活，有如在太牢的盛宴中享受，有如登上春臺遊樂。太牢是指祭祀時所用的豐盛祭品。春臺比喻美好的生活環境。

探秘

眾人喜歡熱熱鬧鬧，享受著快樂的生活，卻不知其背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知得意忘形所造成的樂極生悲，致使內心生出憂鬱陰暗，難以光明自解。凡夫不知道宇宙間，許多對立的情形，都是一體的，此多就彼少，此少就彼多，都是互有因果關係，終日忙忙，卻是醉生夢死，難以自覺。老聖在本經第五十八章提醒我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聖人的大智慧，其光明能照見一切，從假相到真相，一目了然，所以能做整體的考量，徹底解決問題。凡人只一味追求名利情，享受在富貴吃喝玩樂之中，不知要享受名利，必須具有相對等的德量，否則必然在享福德量消盡後，禍殃必然臨頭。老聖形容凡夫喜歡「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並警示大家，豈可不慎？

本文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簡意

唯獨我仍保持清淨淡泊的心，不被外境的誘惑所動搖，有如嬰兒的純真，對於外境的變動，我仍不動心，始終不趣向著於慾望。泊是停留或保持。未兆是還未顯現跡象，指淳樸的本性，尚未受到塵染干擾之時。乘乘是不停的運作。

探秘

「我」是老子的自稱，也可解為真我本性，本性是大道唯獨的產物，可稱為「單傳獨授」，宇宙沒有第二樣相同的產品，此產品的功能，一切俱足，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乃世上的無價之寶，沒有一物可與他相比。而

且我的本性是獨立而不受外界所影響，有如嬰兒尚未長大時，那樣的天真無邪，由於秉承上天的原能，其動力無窮，不與他物結冤仇，是以不會有惡報的情形。正如本經第五十五章所載：「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第六章亦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大道生養萬物，從不中斷，從古至今，綿綿不絕，直到永遠。老子已體得大道真諦，並契入其中，瀟灑自在優游其中，無來無去，是以說：「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本文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簡意

眾人好像都獲得很多，而唯獨我好像遺失了很多，難道我的心是愚蠢的嗎？其實我只是想保有單純的本性而已。

探秘

眾人與聖佛的本性沒有分別，由於受到環境的影響，慾望覆蓋的程度不同，對於事物的認知不同，對於生活的態度不同，人生價值的看法也不同。凡人求近利而眼拙，聖人宏觀而視清，因而出現許多的差異，當然經營人生的方法不同，將來的果報也各異。世人所喜愛的名利情，用盡全力去追求，好像收穫都滿滿的，聖人在這方面不去追求，好像比不上眾人那麼富有。

然而聖人卻是謹慎小心面對名利情，深恐被其糾纏而難以自在，好像失去很多，因而凡人說聖人很笨。眾人所要的名利情，他卻不要；眾人所不要的守道德，他卻是喜歡。難道聖人真的那麼愚痴嗎？其實不然，只因聖人知道，世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是純樸的本性，而不是會帶來糾纏困擾的名利情。是以老子說：「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本文

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

簡意

眾人對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唯獨我好像昏暗不明；眾人都能夠明察秋毫，唯獨我好像還鬱悶不醒覺。昭昭是清清楚楚，昏是暗淡無光，察察是明察秋毫，悶悶是鬱悶不醒。

世人都覺得自己很聰明，終究被聰明所誤；對於觀察事情好像明察秋毫，卻是漏洞百出。這種情況幾乎到處可見，在事情還未惡化之前，好似很風光，對人的態度好似不可一世，甚至於跋扈囂張，到處狂妄吹噓，自己是多麼聰明，別人都比不上他，在文中老子以「眾人昭昭、眾人察察」來形容。直至出事了，事態漸漸嚴重了，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誤了，但此時常有另一套的說法，來維護自己的面子，仍不願改過，這就是凡人的作風，終究不能逃離業報，仍然繼續輪迴的生活。這是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所帶來的悲慘後果。

聖人從外表來看，不曾有聰明的表現，好似什麼都不知道，不到該說的時候，是絕對不會說；不是該做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做，這種務實的態度，是大智若愚的現象。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二十四章說：「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

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孔夫子則在《論語・子路篇》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是兩位聖者提醒我們，做事要實在，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去完成，求快必然會疏忽，終究一無所成。

老子在本經第二章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無為之事，不言之教，一般凡人沒有慧眼，所以看不到聖人的存心，覺察不到聖人的智慧，以為聖人是毫無作為，不知無為中有無所不為的智慧，因而文中以「我獨若昏，我獨悶悶」來形容，我指老子，亦指有智慧的聖者。所以老聖在本經第八十一章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因聖人不爭，所以無人能與他爭，常學天地的大公無私，是以能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因其無私，卻能夠成就其私。誠如本經第二十二章所載：「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本文

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簡意

眾人的作為，忽東忽西，有如漂泊在茫茫的大海，看不到盡頭。

探秘

眾人的作為之所以會忽東忽西，如漂泊在大海中，看不到盡頭，很顯然是向外求真相所導致。世人本具佛性，在長久的苦海輪迴中，知道很苦，

想要出離，卻找不到回歸大道的出口，所以無法脫離六道，跳脫輪迴，因為大道的出口，如本經第三十五章所載：「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眾人無智能無慧眼，不明大道的特質，不明大道的出口，是以無法尋獲。因此老子在本經第七十章感嘆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不明大道真諦，不知大道自在人心，不能向外求，必向內心找，是以古德說：「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修道修心，淨化心性，目標唯一，直了成佛，簡單扼要，凡人不知，追求外境，背道而馳，縱經萬億劫，仍墮輪迴中。由於沒有打開本有的智慧眼，無法看清回歸本性之路，所以才在生死海中流浪，不知何時才能出離而回歸至善的無極理天，所以說「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本文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簡意

眾人好像都有自己的看法，非常有作為，然而唯獨我頑固而且鄙陋，難道是我獨具的眼光，有異於別人嗎？只是我重視養育我的大道母源而已。

探秘

眾人未能開發本具的智慧，表面看似聰明，卻沒有智慧，所以常自見，所以無明；常自是，所以不彰；常自伐，所以無功；常自矜，所以不長。然而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眾人常以有為的作為來爭奪，以能戰勝別人而取得控制權為有能力，不知這種作為，是為將來的輪迴苦海埋下禍根。聖人徹知天道運行的規則，知大道必有

所根本，是以能順天道而行，因而能夠不爭，雖然不爭，其德無量，自然天下沒有能與他相爭的了，這是聖人之智慧與眾人不同之處。

然而人人智慧本來俱足，何來智愚之分呢？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可見世人不明自性，所以不知固守，不會善用，雖有此無價之寶，卻置之不用，真是浪費。聖人徹知本來佛性非常貴重，天下無能與之相比，所以常以無為固守。眾人不知詳情，以為聖人是笨是傻是頑是鄙，與一般常人的看法不同，會對聖人感到莫名其妙，以為不合常理，不知自己才是偏離常理。

這是由於沒有智者指導，且自己不知反省覺悟所致，所以無法開啟萬物之母的大道，是以無法受到真理大道的滋潤而受益，因而老聖說：「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從道章第二十一

偈言

萬物皆從大道出　世人難明猶恍惚
其中有象時顯著　恍惚之中似有物
渺渺茫茫卻有主　精神真純有信住
其名不去有道母　其中美妙今及古

本文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簡意

大德的內容，唯獨以大道為依從。

探秘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從大道本源生發，由無極而太極，經兩儀、四象、八卦，重疊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互相作用而成。因而萬物中皆有大道的德澤在其中，一旦失去大道，必然難以存在，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本經第四十二章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表無極，一為太極，二為兩儀，陰陽交合為三，始生萬物。老聖在本經第三十九章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由此可見，宇宙的一切，都是大道德澤的滋養，都是依從大道而存在。

「孔」是細小之洞，也是莫大的空間，是以佛家說：「一沙一世界，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葉一如來，一砂一極樂，一方一淨土，一笑

一塵緣，一念一清淨。」又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又說「剎那即是永恆」，能夠見微知著，乃是智者的行為。每一微小的事物，皆有大道的存在，都有大道的德容，所以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本文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簡意

大道這樣的聖物，似有似無的存在著。然而在有無難辨之中，卻包羅了萬象；在朦朧之中，卻孕育著萬物。

探秘

大道包含一切，有形與無形、善與惡、好與壞、陰與陽、前與後……等一切的對立，都在其間，是以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以三十六對法指示：「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

並說：「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

全執空，即長無明。」大道以神妙顯於萬象，有可見的形象，有不可見的精神。從形象似乎可看到大道的精神，從精神可推演萬物的走向。

「恍」的本義為「精想」，乃指深思明澈有獨得而言。「惚」的本義為「心志迷惘」，乃指人心志游離無所附著之貌而言。「恍惚」是指形狀不可辨識，「惚恍」是指微妙至不可言狀。從無形的大道，演變成有形的萬物形象，在無形與有形之間，由於每個人的眼力與智力不同，對於理與事的辨識度各異，因而有恍惚之說。是以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本文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簡意

在寂靜與空無之中，好像有一股精神能量存在；這種精神能量甚是真實，其中充滿了大道的信息。

探秘

大道生化萬物，是由無到有，乃真空生妙有的情況。然而再進一步探討，真空並非甚麼都沒有，而是一切俱足，只是機緣尚未成熟，所以無形的能量，還不足以顯形而已。一旦機緣成熟，必然可演變成形。所謂「杳」，其本義是「冥」，乃是日已沒而視不見的意思。是以「杳冥」是在表述天色已暗淡，眼睛無法清楚看見東西或狀況，但東西和狀況還是存在的，此時當

借助燈光以見物或辨識。所謂「精」，是指大道的本態，具有無窮的能量。在人眼看不清楚、人智難以辨清的諸多事物中，是有道的精神能量在其中的；這精神能量是實際存在的，其中含有誠信在內。

所謂的「信」，是指天律的運行乃大公無私的，種因必然在因緣成熟時，會有果報呈現。因此，《中庸》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大道有信，才能正確顯真相於占卜的蓍龜上，才能讓萬物依律成長，所以說：「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本文

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簡意

從古至今，大道名副其實永存不去，我們可以從觀察萬物中，知道大道的存在。我如何得以知道美好的眾物存在呢？就是依據這個大道。眾甫是指眾物的美好。

探秘

哲學家萊布尼茲說：「天下沒有兩滴水是相同的。」從如此的概念，世界上萬物的特性都不同，而且同一種物類也都有其大同小異之處，然而都是大道的產品，都有其不同的特色，而且一事一物各有其不同的世界。所以老子在本經第六十七章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為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說明大道之大，包羅萬象，但其中卻沒有相似的，沒有一樣事物，可以用來比喻大道的，但每樣東西卻都有大道的因子在內。

大道先天地而生，天地滅亡後還依然存在，從古代無始起，經歷永劫，直到未來的無終，從未變更，誠如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無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眾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為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運足者，如恆河沙，及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

此心即道，能生萬法，一切皆由此生，亦從此滅。自古以來，大道生化萬事萬物萬象，呈現其無限的美妙變化，我們就在此中看到大道的存在。

抱一章第二十二

偈言

曲全枉直自然理　窪盈弊新不稀奇
少得多惑觀仔細　聖人抱一可不迷
自見自是明彰離　自伐自矜前功棄
唯有不爭智慧啟　順其自然識真諦

本文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簡意

能忍受委屈則能夠求全，能矯枉曲就能夠成正直；能填充窪地就能夠盈

滿，能除舊就可以佈新；能夠積少則可得多，但貪多反而容易迷惑。

探秘

大道的本體是永恆不變的，然而其作用卻是千變萬化。曲折、圓全、冤枉、正直；低窪注水能盈滿，陳舊可以換新；少取可以多得，多得易生迷惑。這一切現象經常會在平時的生活中出現，只要我們能夠靜心觀察，細心審視，必然可以發現其中的妙竅。依此妙竅行事，必然可以輕而易舉獲得成功。在哲學的理論中，能從正反的對立中，找到超然的和諧，必然可以使萬事產生平和的作用。

是以老聖在本經第二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依此而為，必可善用

一切而獲得圓滿。

本文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簡意

所以聖人能夠抱持大道統一的模式。

探秘

聖人擁有無為的智慧，知道萬象的玄同，善用萬法的要妙，才得以獲得至高無上的玄德。聖人善於「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並能盡全力以行天道，更能做到天道「功成名遂身退」的精神，從其平時的作為中，能做到「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因而能夠「後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最終能夠獲得「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好結果。

聖人對於大道統一萬物的要領，已經掌握得一清二楚，使能成為推展大道於天下的模式。訣竅已經抱持住了，要推行大道於人間就容易了，所以說「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這正是五教推展大道的宗旨：儒教—執中貫一，存心養性，主忠恕；道教—抱元守一，修心煉性，主感應；佛教—萬法歸一，明心見性，主慈悲；耶教—默禱親一，洗心移性，主博愛；回教—清真返一，堅心定性，主仁慈。

本文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簡意

不固執己見，視野更為寬闊明白；不自以為是，功能更能彰顯；不自誇己功，才真有功勞；不自我驕矜，才能長養品德。

探秘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這四項是推展大道於天下的好模式，這也是凡人與聖人不同之處。凡人喜歡執持功德名相，到處與人爭，到處與人結怨，到處造下難以解除的罪業，常見的情況，就是固執己見，強詞奪理，為了面子喜歡與人爭辯，不與他人和平相處，成為社會的亂源；常自以為是，一直說他人的不是，因此與人難以溝通，人際關係不佳，終至冷漠

無情，難以互助，還互相攻擊；喜歡誇耀自己的功勞，深恐別人不知道，忘記了他，以為到處耀揚功勞，才不會讓功勞消失了，不知這種作法，會讓人討厭，其後果是適得其反；凡人稍有一點收穫，成就一點名氣，就以為不得了，心中毫無肚量，沒有內涵，所以言行守不住，容易露出驕矜傲慢，讓人感到這種人，根本沒有品德的涵養。

所以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上士不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老子在本經第三十八章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聖人明白這些道理，所以能做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本文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簡意

正因為不與人互爭，所以天下人沒有能與他相爭的人。

探秘

世間凡人不明白大道至公的本質，一切順其自然，才是合乎天理的精神；不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以為擁有天下的一切，都是爭來的；不知道擁有德量，才能有所獲得。也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慾望享受，不惜犯罪造業，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所以老聖在本經第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違反大自然的道理，雖能獲得短暫的利益，由於傷害到無辜，必然會反撲到自己，傷害到自己。聖人透徹其理，當然不會用強力去爭，而是以真理服務大眾，不計較功名利祿，終究還是歸於其身。這就是本經第七章所載：「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第三十四章也載：「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四十七章也載：「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這些道理都是在說明「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在第六十六章老聖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的功能實在是很大啊！

本文

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簡意

古人所謂受委屈卻能求全的名言，難道是虛假的話嗎？只要能誠實做到，必然好處會全部歸向他。

探秘

從待人處事中觀察，除非事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事情直接強力推進，雖然有效果，但往往會遭遇到頑強的抵抗，甚至兩敗俱傷，難以修復圓滿的局面，成為因果輪迴互為報應的主因。如果遇到障礙，能以退為進，轉個彎避免衝突，更能圓滿達成任務，正是如宋朝陸游《遊西山村》所載：「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轉個念給自己開闢了無窮的願景。猶

如《易經》的陰陽太極圖，外面的圓，實是陰陽黑白兩個如蝌蚪形的密切結合。人間許多圓滿的結局，在其經歷的過程，難免出現許多曲折障礙的局面，也因為如此，得來不易的成果特別甜美，更加珍惜。

錯綜複雜的事情，只要誠心面對，必然有轉機之時，所以《中庸》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能徹底明白，以至誠之心，通過世事許多曲折的考驗，終究達到圓滿的結果，才能證實「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其真諦之所在。

同道章第二十三

偈言

飄風終朝違自然
誰與天地坐長談
道德得失知內涵
不執得失自不難
驟雨終日仔細參
能澈其理自可安
能順其道心舒坦
信心十足無坷坎

本文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簡意

自然難以言語說明。狂風不會吹襲一個早上，暴雨不會下一整天。

自然的道理，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世人天天都在使用，但許多情況，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是因為凡夫都注重眼前利益的追求，急於脫離眼前災害的損傷，不去探究為何能得利？為何會遭災？所得的利益，要用何方法才能保存長久？所遭受的災害，要如何才能快速脫離？孔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這是有人類以來，天經地義的事實，但非經聖人倡言，還很難知其究竟，是以不明自然之理的凡夫，經常違犯，因而招業，有時雖知其理，但不付諸於實行，仍是要受報應。報應只是在展現「天道好還」的道理是真實的，只是我們真的知道嗎？真能於生活中落實嗎？自然之理很難用語言文字表達，突然出現的狂風暴雨，是常還是無常呢？世人無法看到真象，所以說

無常，聖者已明其實情，本來就會在時機成熟下，發生狂風暴雨，是因果報應使然，所以是正常的。這一切都要靠自己去體悟親證，自然就可明白。飄風、驟雨，都是大自然的決定，等到其因致果已達平衡，自然就停下來了。

人心多變，世事無常，氣候的變化無不與人心世事有關，狂風暴雨猶如心情的變化，心情平靜了，一切回歸平靜，心就安了，社會秩序就平定了，這個微妙的道理，我們能懂，隨時放下，不隨便起心動念，自然就不會因心情變化而影響人際、物際、事際的關係，一切都是心的作用，所以老聖在此提醒我們，大自然的現象，都是人心的作用。

本文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簡意

是誰造成這種現象的？就是天地。天地尚不能夠持久，何況是人呢？

探秘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天地存在的時間，已經是很長了，但對於大道來說，卻不知道更換幾次的天地了，所以天地存在的時間雖長，但在大道演化的過程中，實在太短，一次的天地生滅，猶如剎那之間。天地與大道的比例，已經有如此大的差距，何況是人呢？就如佛經所記載，大梵天的一個白晝，是人間的四十三億二千萬年，世人實在難以想像，何況在六道中天道最高的非想非非想處天，其時間更是長得很多，但都有盡之時，而呈現「天人

五衰」的情況，唯獨能進入四聖道，成就最高的佛道才是究竟。因此老子在此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來提醒教化我們，不要拘泥於長壽的「壽者相」，才可以脫離輪迴的苦海。

本文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簡意

所以從事於修道的人，要知道順其自然，有道之時要同於道，有德之時要同於德，當失道失德之時，也要同於失。

探秘

修道的目的，除了做好自己，還要善與人同，不與人爭。這就是孔夫子

一生所提倡的「忠恕」之道，忠是忠於良心，恕是諒解他人，如此就能夠圓滿。《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身為君子或修道士，當在生活中，無論遇到順逆之境，都要能使其圓滿，才是俱足智慧的表現。

因而對於道的本體，德的作用，凡人喪失道德的情況，都要了如指掌，才能在面對深明道德的人，與其站在道德的立場，共同分享心得，互相策勵共同進步。對於不明道德的人，要能知道其無明的情況，了解無明所遇到的障礙與煩惱痛苦，希望能引領他出離。所以說：「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本文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簡意

認同其道的人，對於其所悟之道要樂於接受；認同其德的人，對於其所得之德要樂於接受；認同其失的人，對於其失道失德要樂於接受。

探秘

既然要成為一位修道菩薩，當要上求佛道，下度眾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學「觀自在菩薩」的精神，遇事快樂面對，感恩學習，不起二念，專心修好本性，不生惡念，不起分別，甘願任事，要能做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致虛極，守靜篤」、「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爭」，這也就是太上老君所說「常應常靜常清靜」的境界，也就是自在灑脫的涅槃樂。

孔夫子則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離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修道士當力行其道，身先士卒，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當可做到「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本文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簡意

如果信心不足，自然就不會相信。

探秘

信是一切的原動力，沒有信就沒有動力，就沒有後續的動作，所以佛家說「唯信能入」，為進入佛道的初步。《大智度論》卷一則載：「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信自性是佛，才得以修成佛；信其可得，才能實得；信能斷疑，生發諸善根；有了信心，才能生發無窮的功德。在諸多佛經文末都載有「信受奉行」四字，乃告訴我們，諸經都是佛陀教導我們修行入道，修道入心的過程，使我們的心性回復佛的本位，是以要能付諸實行，

才能產生功能。

在曇鸞所撰《往生論註》卷下，說明凡人稱名憶念尚不滿所願者，乃因有三種不相應的緣故，即：「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二者信心不一，無決定故；三者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可見修道沒有十足的信心，必然疑惑百出，阻斷往正道的通路，讓自己駐足於二邊三毒四相五蘊六道之中，難以出離。這一切都是無明所造成，是以修道要修心，必須先有信心，才不會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的情況。

不處章第二十四

偈言

跂者難立跨難行　自是不彰見難明
自伐無功矜是病　餘食贅行辨不精
萬物或惡忘安寧　有道不處須自警
誤入其境莫駭驚　遇逆增上有願景

本文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簡意

以腳跟踮立站不久，大步跨行走不遠。

探秘

錯誤的站立，不但會傷害身體的機能，還不能站立持久。走路的方法，也要合乎力學，才能走得快而有效，不至於傷害身體。如果不能深入探討其中的原理，只一味的固執己見，自恃其強而運作，雖然能夠獲得一時極速的快感，卻會帶來永遠的悔恨與遺憾，我們可以從許多運動金牌的得獎者身上，找到了見證，為了得獎，經常超過自己的極限去操作，難免身上多處受傷，在無法痊癒之下，還要繼續練習，舊傷加新傷，重重的傷害，都累積在自己身上，雖然在獲獎的當下有許多掌聲，但在體衰力弱舊傷復發時，病魔纏身，就會悔不當初。是以老聖提醒我們說：「跂者不立，跨者不行。」鼓勵我們做事要腳踏實地，不宜為了求快而不穩且受傷。

本文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簡意

自私之見不能明達，自以為是難顯其能，自誇功勞反而無功，自傲自大品德難成長。

探秘

此段可參閱前第二十二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之條目。俗語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又說：「一日無事小神仙。」可見一個人能放下，讓自己清靜一下，是多麼自在的事情。但這樣的觀念，也只有能深入其境，明白真道可貴的人，才能真正做得到。一般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只能望道興嘆了，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清淨本性，才能自見般若，口說億劫，仍不能見性。凡夫不知其理，

以為自見才是真見，自是才能彰顯其能，自伐才能有功，自矜才能長德，不知這剛好相反，不但達不到想讓別人見識他的能力，更讓自己的心性蒙上汙染，本具的智慧無法發揮功能，實在是得不償失。所以老子在此警示我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勉勵我們平時不要在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上下功夫，那不但會浪費時間，還會傷害靈性，能不謹慎嗎？

本文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簡意

這從大道的立場來說，猶如多餘的食物，不得當的行為，稱為「餘食贅行」。萬物尚且厭惡，所以有道行品德的人，更不會有如此的行逕。

探秘

通往無極理天的大道，是通暢無阻的，其道遠在他方世界，近在自己心性。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中，回答韋刺史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時說：「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使君但行十

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

心能清淨，直了成佛，莫再向外求法，走許多冤枉路，讓自己修道更加糊塗，那又何必呢？此文所說「餘食贅行」，就是說不必要繞冤枉路，以免迷失了正路。其實大自然的萬物，都有其靈敏的察覺力，其預感還超越人類。但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卻因有太多的心思雜念，阻礙本能的發展，才會出現妄念、妄見、妄行，以致於產生妄作而遇到凶險。

孔夫子在《大學》中，引用《詩經》兩段話：「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及「緡蠻黃鳥，止於丘隅。」來說：「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老子認為自見、自恃、自伐、自矜的行為，在修道的路上是多餘的，明理的修道者是不會去碰的。這就是「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的真義所在。

混成章第二十五

偈言

有物混成大道生　寂兮寥兮萬物成
周行不殆萬法盛　天下之母道為稱
大逝遠返皆道能　道天地王以大登
王居其一要親證　效法自然能成聖

本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簡意

有一種物體是萬物混合而成，比天地還早存在，是無形無聲的。

前已述及，大道從無到有，其歷時長久，其過程繁多，由一到一切的演繹生長，再由有回到無，即是由一切回到一的歸納成就，也是一段冗長的時間，繁複的過程。這一切生滅的現象，都是大道的演變，所以在本經第二十一章載：「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這其中描述了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現象，好像有許多東西混合組成，造成了這些變化的過程，所以說「有物混成」。

然而這一股演變的動力，到底來自何時何方呢？由於在生天地之前就有了，天地也是這一股動能所生化，本經第四章的描述是：「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這種境界已不是凡人用意識心可以去理解分辨

的，必須靜心打開智慧眼，追溯到無始，才能意會其真象。這無始是在天地形成之前，所以說「先天地生」。

所謂「寂」，其本義是「無人聲」，乃是居於室內（宀讀棉）卻無人聲的寧靜狀態。所謂「寥」，其本義是「空虛」，這是在描述這一股動能，難為人的感官所覺知，誠如本經第十四章所載：「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由於其無聲無臭無形無象可以辨認，所以說「寂兮寥兮」。

本文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簡意

獨立存在而不為誰所改變，到處運行而不停止，可以稱為天下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就稱它為「道」。

探秘

這一股運作的能量，從外表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好像是很寂靜，但其內中卻充滿活力，一直往前遍四方，往多層次空間，不分時空不斷成長，不受任何外境的左右，卻是自由自在任其運作，不因外力而改變，到處流行，不曾停止。猶如《易經・乾卦・彖傳》所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無窮的能量，造化了天地，成就了萬物，長養了萬民，使天下萬物能夠因其元亨利貞四德的滋潤而生生不息。

在本經的第十六章則載：「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能夠靜心體悟，覺證本性，開啟智慧，則一切變化了然於心，知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這一股無窮無盡的能量，可以說是長養天地萬物的母源，是屬於形而上的概念，在沒有被世人以名相冠稱之前，根本沒有名字，世人是難以認知的，是以用形而下的名相來表明，就將它命名為「道」。

在本經第六章的描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太上老君在《清靜經》則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本文

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簡意

勉強再稱它的名字叫「大」，大到無邊無際，又稱為「逝」，這無邊無際已是很遙遠的地方，所以稱「遠」，最後從遙遠之處又回到本處，所以稱「返」。

然而道的代用名詞，不只稱「道」，依其變化的過程，還可稱為「大」、「逝」、「遠」、「返」。大是以體積命名，逝是以時間命名，遠是以距離命名，返是以回歸本位命名。在佛教稱大為「摩訶」，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說：「先天大道，玄妙難測，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本乎無極而生太極。道者，太空真炁，人身至寶，天地為之所創造，萬物為之所生成；旋轉陰陽之間，充滿天地之內；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包羅天地，化育群倫。一陰一陽之謂道，修道者必悟陰陽之理。（中略）深研陰陽造化之學，並悟性命雙修之理，兩者並行，一心貫徹，自得復命歸根也。」

因其能生天地、萬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包羅天地，化育群倫，所以稱「大」；因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所以稱「逝」；因其玄妙難測，好似很「遠」；因其能復命歸根，所以稱「返」。這一切都是道的作用。

本文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簡意

所以道很偉大，天很偉大，地很偉大，聖王也是很偉大，在這宇宙中有這四項很偉大，而聖王也是其中之一。

探秘

道大、天大、地大、王大，此四大都是道的作用。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

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道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方圓大小、青黃赤白、上下長短、瞋喜、是非、善惡、頭尾、萬法，毫無分別的盡括其中。天大乃諸佛剎土、日月星宿、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盡包其中。地大乃萬物色像、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為其所載。王是指性王，王大乃心量廣大，妙性本空、惡人善人、惡法善法，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不取一切人惡之與善，亦不染著，有容乃大。

所以清朝林則徐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此道在心為性王，能包涵一切萬法，所以說：「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本文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簡意

聖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大道，大道效法自然。

探秘

本經第二十一章載：「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第二十二章載：「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第四十二章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天地萬物皆是大道所生，且天地人並稱為三才，乃是大道演化的主角。而且三者之所以能夠合稱三才，皆由於其內涵大道大公無私的精神。大道由無極、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分陰陽兩儀，乾坤父精母血交合而生人，生存於天地之間，受到天覆地載萬物養育而成長。人之所以能

成為三才之一，是因其本性具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其實真正能成為三才之一的人，應該是聖人。凡人自私心重，已將本性覆蓋而成為習性，自私貪婪實在難以堪稱三才。

是以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鴻濛初開，萬類皆無。天以一而生陽，陽靜而虛；地以二而生陰，陰動而實；人生於三，半陰半陽。乾坤乃定，三才齊現。炁分陰陽而判兩儀。陰陽者，玄炁之所分；天地者，玄炁之所化。陰陽而分晝夜，寒暑而成歲時。日諸月往，循環不息。由此物生物，繼續無窮。至今甲子，六萬餘年。人得五行之秀，靈超萬物；物得五行之偏，靈不及人。養我生我，無物不備。有幸為人，不知修持，一旦失此人身，再復自難矣。

〈中略〉人生在世，不知覺醒，消陰長陽，待至陽盡陰純而成鬼；若能早覺，修鍊大道，保固形命，待至陰盡陽純而成神。〈中略〉人生覆載之中，最寶貴者修道。修道者，修其身，靜其心，養其性，鍊其命也。」是以

修道者要能修身靜心養性鍊命，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此之人才能成自然中的三才。

輜重章第二十六

偈言

輕重躁靜互成對　超越對待入正軌
君子務本行無虧　雖處榮觀超然會
萬乘之主何為貴　身輕天下必後悔
輕則失臣國毀墜　躁則失君難祥瑞

本文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簡意

輕浮之根在穩重，暴躁的主宰是清靜。

跛足道人在《紅樓夢》第一回中說：「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由這文中來看，神仙是人的本性，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功名、金銀、嬌妻、兒孫，都是世人追求的，在與本性相較之下，其價值就輕多了。

本性具有聖佛的本質，與道同在，價值連城，過於一切。世人的身體，以及外在所擁有的名利情，都是業力報應的作用，孰輕孰重？請問看清楚了嗎？是以老聖在本經第四十四章提醒我們：「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能夠明白一切的因果報應，都是心性的作用，所以說「重為輕根」。

人的本性是清靜的，其習性是焦躁不安的，這是由於心性攀緣外境，覆蓋本性所造成的現象。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如此淨化習性的暴躁，可以回歸本性的清靜，是以「靜為躁君」。

本文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簡意

所以有德君子整天的言行，不離開最貴重的本性，雖然擁有榮華富貴的環境，平時仍能保持超然，不受影響。

能夠降到世間為人，是莫大的福報，是累劫積德所致，當要善用「人身難得」的機會，好好修道親證本性，回歸聖佛的本位，才不辜負上天的美意，以及自己努力積德的成果。猶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那將會浪費生命寶貴的時間。所謂的「輜重」，本指所攜帶的糧食、裝備等用具，欲以養命、保命用的重要物資，此處可比喻為世間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本性。

所謂的「榮觀」，就是榮華富貴的場面，風光的排場，指人間的名利情。一位有德君子、智慧高超的修道士，當要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為追求身外物，而喪失了本性良心，那是很不值得的，誠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所以修道君子在每個當下，都要能夠放下，做到超然灑脫。是以老子在此說：「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

榮觀，燕處超然。」

本文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簡意

為何擁有萬乘馬車大國的君王，卻沉迷色身的享受，而且輕忽治理天下的大任呢？輕忽必然失去臣屬的信任而離心離德，暴躁將失去主宰的能力。

探秘

修道士當要在遇到人事物時，隨時學習放下，始能達於圓滿的結果，不宜為了暫時的享受，造成損道耗德的後果。要知道人間的「福氣」，你一旦享受了，福報與德量隨之而消去。能成為萬乘之主，乃是莫大的福報，是上

天指派來服務百姓幫助人群的，所以擁有天下的資源掌控權，能做妥善的分配，使得本性受益而過著幸福的日子。如果私心作祟，違反天則，輕忽上天所賦予的責任，恐怕在福報享盡時，將使屬下的臣屬百官，眾叛親離，造成輕浮暴躁作繭自縛的下場，就會失去君王之位，能不謹慎嗎？

所以老子繼續提醒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並在本經第三章告訴我們：「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才能解除「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所造成的缺陷。

襲明章第二十七

偈言

善行善言不著相　善計善閉無伎倆
善結無繩效果強　常善救人聖人樣
常善救物無禍殃　襲明之德智者養
為師為資自己想　得其要妙用無疆

本文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簡意

善於行走的人不會留下痕跡，善於說話的人不會有瑕疵，善於計謀的人不用籌劃，善於閉門的人不用關鍵卻打不開，善於結繩的人不必用繩索卻解不開。

探秘

此處所言之「善」，實屬至善，已經超越善惡對待，已到完美無缺的狀態。要達於如此的境界，唯獨要做到「無為」、「自在」、「灑脫」、「圓融」、「涅槃」的至善地。才不會有轍跡、瑕謫、籌策、關鍵、繩約等的有形把柄，讓人有機會在此挑剔，藉題發揮，以致衍生許多的問題，產生許多禍患。所以《易經・頤卦・象傳》載：「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本經第五章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第五十二章載：「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呂祖百字碑》載：「養氣忘言

守。」俗語說：「言多必失。」又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這些都是在說明，能讓人找到行事的轍跡、說話的瑕疵、籌策的謀略、關鍵的妙竅、繩約的解法，就容易被人破解。如果能回歸本性的至善，沒有善惡好壞的對立，自然就不會有所爭鬥而生是非。要做到至善，必須先明白本身所具有的佛性，「時時勤拂拭」以洗淨本性的污染，在日新月異的努力中，才能契入「何處惹塵埃」的境界，這就是沒有對立的至善了。

本文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簡意

所以聖人經常善於救護人，所以不曾放棄任何人；經常善於濟助物，所

以不曾棄置任何物，這就是所謂的「襲明」。

探秘

人人具有佛性，本性皆同，沒有善惡之分，具有智慧的聖者，當知本性沒分別，習性才有分別，因而達摩大師在《四行觀》說：「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由於超然究竟，所以不起分別，才能做到善於救人，而沒有棄人。如有分別，即生救與不救的分別心，對於合意的就救，不合意的就不救，這就不是聖人的作為了。

聖人已達格物致知之至境，所以能做到《中庸》所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聖人之所以能夠有參贊天地化育之功，實是從開發至誠的本性開始，接著仁民愛物，終能竟其功。所以能做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所謂的「襲」，其本義是「重衣」，乃是加於褐衣上的衣服，在此是承襲的意思。「襲明」是承襲本性的光明；有些版本為「習明」。也就是學習返回本性的光明，也就是《大學》所說的「明明德」，明明德於天下，是止於至善之地，因而必須從格物致知做起。

本文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簡意

所以所謂的「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師；不善的人，是善人的借鏡。

聖人無分別心，能夠隨圓就方，因物利物，善用各種事物，各就其特性而發揮功能，終能圓滿其事。猶如教學相長，教導者因有學習者，才能成為教導者，並能從學習者身上發現許多問題，從而去得到許多答案。學習者因為有教導者的引導，使自己能獲得許多寶貴的資料，各有其功能。眾生皆具佛性，佛是因眾生而成就，佛離不開眾生，眾生離不開佛，佛與眾生平等，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佛尊重眾生，感恩眾生，唯獨眾生不尊重眾生，不知感恩眾生，所以成為眾生。因而老聖在本經第四十九章告訴我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一般凡人常用耳目而起分別，產生執著妄想而生障礙，難以圓滿暢通。聖人具赤子之心，清靜無為，知道善人可為引導不善人，使其向善；不善人

可成為善人寶貴的資料，從而獲得許多開發智慧的契機。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能善用，都有其價值存在，是以說：「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本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簡意

對老師不尊重，對借鏡不善用，雖聲稱有智慧，其實是大迷糊，這就是所謂的「要妙」。

探秘

有智慧的人，在任何環境無論有多少條件，其條件是有利或不利，都難

不倒他而且能夠圓滿其事，展現事功，從不計較，也不起煩惱心，總是抱持一顆歡喜心去學習。沒有智慧的人，縱使給他最好的機會，最完備的條件，不但無法善用其條件，還敗壞其事，不知檢討改進，還要怨天尤人。猶如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又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又《大學》載：「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老子在本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要知道萬法都是大道所生，沒有好壞之分，善用就好，不善用就不好，如果能夠反覆思考，必能得到準確的答案。「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是因不懂得善用，雖然自認為有智慧，實際上是很大的迷惑。面對問題，處理問題，如果能在個中仔細推敲，自然可獲得其中的「要妙」，而且可圓滿其事。

常德章第二十八

偈言

知雄守雌天下谿　常德不離智慧啟
復歸嬰兒會菩提　知白守黑識真諦
常德不忒歸無極　知榮守辱居谷底
常德具足樸顯器　聖人用之皆合理

本文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簡意

知道用雄剛強之道，卻能守雌柔順之道，可成為如天下的溪谷，能夠廣納眾水；能成為天下的溪谷，就不會離開恆常的道德，自然能回歸嬰兒的赤子之心。

探秘

道家以嬰兒的淳樸稱為赤子之心，其含德豐厚，能夠善應諸事，善處諸境，不但無害還能保安。世人由於智慧不足，只看眼前，難以見遠；只看其大，難究其細；心地狹隘，難有宏觀。不知道分陰陽，水有清濁，事有難易，運有順逆，性有雄雌，各有所長，亦有所短。智者能截長補短，裒多益寡；愚者固執其一隅，而不知通盤考量，融會貫通，因而難以順應。

本經第十六章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因此可見有容乃大，可以長生久視，立於不敗之地。猶

如天下的谿谷，處於低下，不拒眾流，所以水量豐厚而不涸。雌雄皆道之所化，能知能守，能加善用，不使機會流失，才能保全本性具足的能量。

所謂「常德」，是大道本具的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之德，在人的本性中都有，只要不流失，自可回歸嬰兒的赤子本態，所以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本文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簡意

知道明顯的道理，又能守護暗藏的真理，可以成為天下的模範；能夠成為天下的模範，恆常的道德就不會有差錯，如此就能引導我們回歸無極至善

地。

探秘

黑白也是大道的產品，有如白天和黑夜，都是大道陰陽演變的作用，都有其功能存在，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世人能依其理行事，不違反陰陽的常道，在人間自可以讓身心靈獲得健康，生活得到幸福，取得人道的圓滿；由於人道圓滿，將來成就天道自是不難。上天派我們到人間來，是要我們借假境以修真心，端看古來聖佛，皆是凡人修成，無論在世人看得到聽得到的部份（白），以及世人看不到聽不到的部份（黑），都能謹慎其事，嚴以律己，毫不馬虎。天下萬事萬物萬象，不外乎有形與無形，有形或稱白，無形或稱黑，都是大道展現的模式，其中含有常德，如果能夠運行得沒有差錯，自然就有資格回歸無極理天。

《中庸》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又載：「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能於黑白有無順逆，知其理善其事，圓滿人道成就天道，就可「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明其理善其事以應合大道，自然可以回歸無極。

本文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簡意

知道順處光榮的顯耀，又有守住受辱的風度，自有如溪谷的大肚量；能具有天下溪谷的大肚量，恆常的道德自然充足，才能回歸淳樸的大道。

探秘

榮與辱是心情的感受，世人常受到外境的影響，產生情緒的作用，使得心中無法保持平靜，消耗本具的能量。世人受到他人的榮寵，心中產生愛念；受到侮辱，心中產生惡念，都會在心中留下業種，待時機成熟而生根發芽，成為因果報應輪迴的主力，這是業力的作用。如果我們的肚量能如空谷一樣，具有巨大的容受空間，來則應去則靜，一切順其自然，不起私心的作用，這就是回歸大自然的淳樸本性。

所以《中庸》告訴我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夠極盡中和之道，能使天地安位而行，萬物依律受到養育，這是本性已經回歸原樸的作用，不起榮辱的分別心，不生愛惡的起心動念，有如空谷能容受一切，化有形為無形，以無形而容有形；於真空而生妙有，在妙有而含真空，正是真常的德性具足的功能。所以能「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本文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簡意

淳樸的大道，散發就能成就萬物的器用，聖人善用其理，能夠引導眾人，所以說大道的體制是不能分割的。官長，指善於領導統御者。大制，是指大道的整體完美性。

探秘

「樸」是萬物的本質，道體的本相，充滿了整宇宙，涵藏於萬物中，並且產生蘊育的作用。「器」是萬物的形相，是為大道所生，無論巨細、動

靜、有無…等等許多對待的情況或運作，都是大道的作用。天下間萬物的雌雄、黑白、榮辱，無不與大道有關係。也可以說萬物興衰、生滅、好壞…等許多的現象，都是大道依因果業力的關係，以大公無私的方式運作，這些現象稱為「器」，皆是淳樸大道所產生的作用，所以說「樸散則為器」。

《易經・乾卦・文言》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這些天地萬物的變化，都是大道所演變，其來龍去脈，唯獨聖者能觀其妙並善用之，因而能夠做到上一章所說：「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聖人具有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的智慧，知道大道的完整性，互有因果關係，是無法分割的，由於具有「無為而無不為」的能力，所以善用其道，使萬物自化、自正。

有如本經第三十七章所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靜，天下將自正。」一切都是那麼自然，但唯有深明其境的聖人，才能運作自如，不即不離，不分不合，利而不害，所以說：「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自然章第二十九

偈言

欲取天下不得已　天下可為非神器
為者必敗執失理　或行或隨順天意
或強或弱隨所繫　或成或敗不稀奇
甚奢與泰容易迷　聖人皆除會菩提

本文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簡意

將要取得天下而用心鑽營，依我看來是不得如願的。

天下眾多的萬物，可說是五彩繽紛，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如果未能把定心神，慎用其事，將使自己產生攀緣著境的現象，心神外奔而大量流失原能，造成身心靈的傷害，因而老子在本經第三章告訴我們：「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天下事物的運轉，皆依大道天律運行，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誰也無法運用特殊關係去改變，是以《尚書》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本經第七十九章則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見此天律，本來自然，強求何益？《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善用大道，則能獲得其利益；不能善用，則會失去利益。真能善用大道者，是懂得無為而治的聖者，因其能無所住而生其心，當可獲大利益。不知大道真理者，常悖理行事，終究以失敗收場，是以說：「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所謂「不得已」，是提醒我們不明其中的理路，強行奪取，終究難以如願。是以要我們當為則為，可獲其利；不當為則不為，可避其害。

本文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簡意

天下猶如神器一般，是不可強取的，強取的人必定會失敗，刻意執有必定會失去。

探秘

所謂「神器」是指無形的神入於有形的器，稱為神器，其根本是大道，作用是神器，人人具有，但要善用，才能見其功；有而不知其有，不知其用，有等於沒有；如有將其惡用，必帶來禍害，有智慧的人是不會做此等傻事。萬物都是大道所生所養所育，如能利益人事物，即是好的神器；如果不知善用，出現損傷的情況，那就不妙了。

所謂的「為」，是指以意識心，或稱習性，或稱識神，去刻意作為。天下的神器，有德者用之有利，無德者用之有害。所以《陰符經》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知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本性自有，放下即現，攀緣執著於外境，反而失去了本真，最寶貴的本性神器，反而被淡忘，猶如失去一般。所以本經第三十六章，老子告訴我們待人處事的要訣：「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太上老君也在《清靜經》說：「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聖人明察秋毫，深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凡人不明其理，難以運轉其事，所以難竟其功，且敗壞其事。所以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本文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簡意

所以萬物有不同狀況，或是前行或是跟隨，或是噓氣或是呼氣，或是剛強或是羸弱，或是成功或是失敗。載是滿載，表示成功。隳讀灰，表示失敗。

探秘

前行、隨後、吹氣、呼氣、強硬、羸弱、成功、失敗，這是大道呈現在大自然中，事物所展現的情況。處事要能圓滿，必須在這些自然現象中去調適，這就是修行。在本經第二章所述：「有無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舉例說明宇宙間相對的道理，要能善於運用相生相

剋，即能圓滿成功。因而在本經第七十七章載：「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佛說四十二章經》載：「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弦緩如何？』對曰：『不鳴矣！』『弦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意若疲，意即生惱；意若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文中所載：「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都是調適的方法，用得恰到好處，始能獲得圓滿成果，必然是好。

本文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簡意

所以聖人去除過份，去除奢求，去除驕泰。

探秘

「甚」是太過的意思，太過造成浪費，經常給人帶來壓力，造成事情多端變化，是不圓滿的原因。過與不及，不能合乎中庸之道，必然會帶來差錯，而偏離正道，是以《大戴禮・保傅篇》載：「《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奢」是過度攀緣向外追求的情形，雖然能夠獲得短暫的滿足或受益，但對整體而言，恐怕會得不償失。林放在《論語・八佾篇》問禮之本，孔夫

子回答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處理事情過於奢求，會產生無盡的貪念，使心性產生三毒而無法清淨，造成不斷輪迴而遭苦。

「泰」本指舒泰，是一種身心的享受，但過於享受，變得懶散，沉迷於溫柔鄉中，常使人沒有續航力去完成願望，恐於半途而廢，能不謹慎？是以老子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這乃成就聖人的方法，去甚、去奢、去泰，心中才得以清淨，自性的光明才會重現，本具的智慧才得以發揮功能。

不道章第三十

偈言

以道佐人不以兵　天道好還理要明
師之所至生棘荊　大軍過後凶險驚
欲得善果莫強行　勿矜勿伐果安寧
勿驕勿強善果靜　不道之果必多病

本文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簡意

以正道輔佐君王的人，不用兵力強取天下，因這種事情會得到報應。

探秘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可見人人都有上天賦予的本性，這本性內含有天命，也就是來到世間的任務，有的是為了業力而來，有的是為了願力而來，可見天生我才必有用，善用此才德，學習上天好生之德以服務眾人，才是正確的做法。然而有些自以為是，自作聰明之徒，常背道而行，以為自己的能力可以勝天，為了達成自己的願望，滿足一己之私，不擇手段，常在得意時忘形，不知此時最容易造業，一時之間雖然看不到報應，然而天理昭彰，終究無法逃過天律的制裁，必然在因緣成熟，果報現前時，在求天天不應，求地地不靈，求人人不理的情況下，還要怨天尤人，最後只有淪落苦海而已。

因而世人的言行舉止，當要時時刻刻看緊，該做就做，不該做就不要做。從歷史上許多國家，或是個人，當面臨互爭的局面時，往往不會選擇禮讓，在互相間能夠有足夠的迴旋空間，使產生和諧。大多數選擇對峙，無所

不用其極的將對方置於死地，以為如此才是強者。然而不明天道好還的道理，事事必有報應的天律。是以老子告訴我們天道運行的真相，勉勵大家要謹慎小心，幫人不要幫倒忙，聰明反被聰明誤，既害人又害己，所以提醒我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以武力欺壓人，終究要被人以武力所迫害。

本文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簡意

軍隊所到之處，必然會荒廢而到處荊棘叢生。戰亂大軍過後，必然會欠缺糧食，凶殘的年歲必然來臨。

探秘

戰爭是為了和平，是在社會混亂時不得已使用的手段，為了抵禦外來的侵略，保護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應戰。然而從戰爭的歷史來看，大多數是起於爭強好勝，貪心不足，為了私利而霸佔他人的權益所引起。然而戰爭須要動用許多人力、物力、時間、精神，為了戰勝全力支援戰場，一方面大量損耗國家百姓的生存資源，國家元氣大傷，然而生產糧食的田園，不但受到過境兵馬的踐踏，又缺乏人力耕種，以及物力的支援，致使田地荒廢而雜草叢生，最後的下場，就是顛沛流離，民不聊生，橫屍遍野，瘟疫流行。

所以老子在本經第四十六章分析說：「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人要能知足才可常保喜樂，社會才會安定，才有幸福的生活可言。否則不知足易產生慾望，為滿足慾望，常不知不覺興起掠奪的雄心，因此帶來社會的混亂與不安，所以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

本文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簡意

所以善於處事的人，見好就收，不敢再強取豪奪。

探秘

待人處事是否圓滿，要看最後的結果，許多人將好結果寄託於未來，所以天天過著辛苦的日子，以祈求未來獲得善果，這種無止盡的期待，往往會在等不到結果，心中會起厭煩，因而情緒為之變化，由此沒有信心與活力，再繼續往前，半途而廢者比比皆是。尤以修行者都期待，將來有一天能

夠成就神仙聖佛，因而修行的生活過得很苦。不知道本性是佛，所以辛苦的向外求佛；不知道好結果，就是活在當下，因而期待將來成佛，生出了三心四相，著於外境找不到真心，雖然用盡全力，由於目標不正確，方法錯誤，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試了再試，還是頑固執著在錯誤的方向，永遠難達目的，這就是流浪生死，難脫苦海輪迴的主因。

世人想盡全力求得人間的幸福，並期待出人間可以成聖成仙成佛，常用強蠻之力而不用本具的智力，因而愈偏愈遠。孔夫子在《中庸》回答子路問強時，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由於對「強」的認知不同，善用與惡用，往往造成結果不同，所以老聖強調說：「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本文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簡意

有好成果就不要自傲自大，有好成果就不要誇耀功勞，有好成果就不要驕慢。有好成果是不得已而為的，所以有了好成果，就不要再強取豪奪。

探秘

這幾句話正是老子對於好結果所下的定義，世人皆以為好的結果，是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慾望，卻不知道這會帶來無窮的後患，使得原本的美好想法，卻變成落入無窮痛苦的動力。凡是行為必定有結果，種什麼因就會得什麼果，這是天律，是不得已的必然現象。因此在種因結果的當下，就要謹慎小心。然而當下是結果，也是由果生因之時，因而在每個當下要看好自己這

顆心，才是最為重要而有效。

孔夫子在《中庸》教導我們，在當下成為聖者的方法：「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要向外去強求一些怪異的修道方法，修道在於修心而已，只要信守中庸之道，自然能成就聖佛仙真。直心淳樸可成就真善美的道果，但不可如世人得到美果，卻拿來仗勢欺人、自高自大、炫耀己能、驕傲自滿，使得本為善果，卻成為敗壞德行的惡因。因此老子在本經第四十二章警告我們「強梁者不得其死」，不合乎正道，卻以私心強為作業，必然會遇到不祥之事，因此老聖要我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本文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簡意

想要強迫萬物急速壯大，必定會快速衰老，這作法就是不合自然的道理，不合自然的道理，只會提早衰亡。

探秘

生滅是萬物的現象，不生不滅是大道的本質，世人不明修道是要找回在自己身上的根本，也是生化萬物的根本，那就是真理大道。無明的人，不明真道在本性上，卻一直向外強求，因此而落入無窮盡的輪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希望一生能早日茁壯，卻不知茁壯是走向老化衰亡的過程，不明此理，只會讓自己提早滅亡，落入更多的輪迴而已。如此的情況，不但不自我

警覺，還要嘲笑那些明理修道，不知爭奪權利名位的人為傻子，所以本經第四十一章載：「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如果一生只追求外境的茁壯，卻不知道利用有限的生命，去覺悟無窮的真理，不知道如此才是正確的人生，實在是可惜，但這唯有啟開智慧才得以明了的。若一直攀緣著境，必然愈加重本性的污染覆蓋，讓我們更不明理，更難找回自己的本性，無法理解「死而不亡者壽」的實相，所以說：「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貴左章第三十一

偈言

君子不得已用兵　不祥之器要認清
恬淡為上可安寧　樂於殺人要人命
用兵貴右戰事興　此事必然有報應
君子貴左心平靜　因果必了輪迴停

本文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簡意

兵器是不吉祥的東西，不是仁德君子所使用的東西，是在不得已的情況

下才使用的。

探秘

所謂的「兵」是指兵器，也是指興師動眾，互相爭戰，也是指起心動念，向外造業的行為。前已談過「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這樣的悲慘情況，足以說明「兵者，不祥之器」。這是因為兵器向外，以武力屈服別人，讓人感到威脅而懼怕，自認有實力足以對抗者，必然盡全力抗爭，造成互相間的損失，誠如《增廣昔時賢文》所載：「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其實外表的戰爭，還是起自於內心的決意，因而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君子必須做好「慎獨」的工夫，盡一己的責任，行有餘力，再去助人。因而君子助人，是以德化人，以達「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而非以武力幫人，造成社會更加混亂，所以前面說：「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老子又在本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此段是在告訴我們，正確的用兵方式，不是以聰明武力征服人，而是要以玄德感化人，才不會衍化更複雜的因果報應，才可以營造祥和的社會。所以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要我們不隨便使用兵器傷人，不得已要使用，必須要善用而達到和平的目的。

本文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簡意

保持恬淡是最為上策，縱使戰勝了，也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然而把戰勝認為是一件美好之事的人，這種人以殺人為快樂。

探秘

所謂的「恬淡」，是指心性的恬靜淡定，這是自性的本質，但在面對人事物的外境時，一不小心容易攀緣著境而起心動念，使心神外逐而難以安心定位，從此開始流浪生死苦海。修道士當要隨時看緊這顆心，以免失神而闖禍，落入輪迴大海而受苦，難以靠岸而得救，所以能夠時時保有恬淡的心境，自可與本性常在，智慧隨時可起作用，不致於被習性所陷害。然而當習

性掩蓋本性，識神取代元神而任事，必然漸離正道而走向邪魔外道，難以回歸正道，必然永劫難以脫離苦海。

然而世人已被紅塵俗慾所薰染，以為能戰勝外面的一切，才能顯出自己的能力，不知這種方式，卻是帶領我們進入輪迴之路。修道之路是要戰勝自己的慾望與不良習性，才能保持恬淡的心境。

世人以戰勝別人為美事，因而以殺人為樂，所謂殺人者，不只指殺害色身，更嚴重者是扼殺他人的靈性，誤導他人使其走錯路，不能回歸正道，是最為嚴重的殺業，這也稱殺人慧命，斷人慧根。這些事都會造成不斷的輪迴，並非是美善之事，因而老子告訴我們真相：「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本文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簡意

那些以殺人為樂的人，是不可能如意的獲取天下。

探秘

佛家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百業經》載：「縱經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充分說明業力的報應，必然是自作自受。因而孟子在《孟子‧離婁下篇》告訴我們：「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這是君子存善心的善報，然而不明此理，樂於殺人的惡徒，以天理推論，必然受到他人殺害，

自身都已難保，何以能夠得天下呢？所以說：「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本文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簡意

這些銳利的兵器，是不吉祥的東西，連萬物都厭惡它，所以有道之士是不會去接近的。

探秘

好殺之徒，以為兵器是好東西，不知道這是不吉祥的東西，連萬物都知道是不祥之器，所以都討厭，何以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卻不知其惡而樂

於用殺人手段來逞能呢？實在是由於良心已被物慾所蒙蔽，不知道會帶來沒完沒了的因果循環報應，讓人難以解脫。因而明白其理的有道之士，絕對不會去做這種事情。所以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如今世界強國，以擁有殺傷力特強的武器為光榮，以此來強迫弱國屈伏，天道好還，老天有眼，因果必顯，但願能在受報前醒悟回頭，不要造成憾事再後悔，恐怕就來不及了。目前擁有強勢的人亦同，當以此優厚條件助人行善，才可以免於惡報現前時的摧殘。

本文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簡意

仁德君子以居在左邊為尊貴，用兵打戰的人以右邊為可貴。

探秘

古來以左為尊，以右為卑，然而左右尊卑雖有方位之別，但那只是一種表象，實際還是在心性的作用，所以說「萬法唯心」。猶如惠能大師在《壇經》中，回答五祖弘忍大師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區別？」又對韋刺使說：「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

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貴左」，此左表善地；「左道旁門」，此左即為惡地。善與惡，都是人心的作用。居於善地要永恆，所以《金剛經》要我們「應如是住」，這就是如同君子居左的尊貴；當我們已起心動念，必須要謹慎去使用，即「用兵則貴右」，就是「應如是降伏其心」。無論左右動靜，都是要依道心行事，才能左右逢源，恰得其份，適得其所。所以說：「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本文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簡意

吉祥的事情崇尚左方，凶險的事情崇尚右方；偏將軍居於左邊，上將軍居於右邊。

探秘

人生無常，世事多變，修行是以不變應萬變，修道是在無常中常住真心。吉事與凶事，都是人生必然會遇到的事情，無論是吉是凶，總是要保持平常心，學太上老君所說「常應常靜常清靜」，學《心經》所載「觀自在菩薩」。身為社會的一份子，當盡一己之力，始能讓全體正常運作，猶如一部機器的運轉，必須每個部門都沒有發生障礙，才能發揮功能，雖是一顆小螺

絲，只要脫落了，恐怕就會讓整部機器運轉不正常。在戰場上，無論是處於左邊的偏將軍，或處於右邊的上將軍，都有其職責，只要做好自己的責任，軍隊就能夠正常運作，不至於發生缺失，使軍隊陷入困境，產生危險。

可見一個健全的團體，是要其每一份子做好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既生為人，成為團體的一份子，就要善盡其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而《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其意在鼓勵每個人做好自己，不要一天到晚怨天尤人，那於事是無補的，反而會讓事情更惡化而已，本經此處則以「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來說明。

本文

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簡意

這就是說，把打仗當作喪禮處理，因戰爭會殺傷眾多的人命，是以要用悲泣以表達哀傷，即使是戰勝了，也要舉辦喪禮慎重處理。

探秘

每個人站在自己的立場，都想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得圓滿順利，然而事實上，每個人在平時生活中，難免會遇到困難，只是遇到困難後，每個人的處理態度不同，最後的結果也會不同。無論如何，每個人還是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觀念和做法，期待能獲得最後的圓滿。因此，當已發生戰爭，死傷遍野時，應要慎重處理，以免無法善後，衍生許多問題。

所以戰勝者，當要以不得已發生戰事，對於眾多不幸傷亡者的禮遇處置，要以誠懇悲哀涕泣的態度，舉辦追思哀悼，並以各種方法安撫，使能安其心平其怨氣。所以老子教導我們善後的方法：「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如此才能停止因果報應的再次惡化。

知止章第三十二

偈言

道顯無名似渺小　萬物為臣均仿傚
侯王欲守須明曉　萬物賓服不敢較
天地相合靜悄悄　修士知止方為妙
知止不殆仔細瞧　川流歸海是妙竅

本文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簡意

大道本來就無名相，其純樸的本質雖似微小，但天下萬物不敢小看它。

侯王如果能誠守大道，萬物自然就會服從。臣是以臣之屬看待，比喻為小看。自賓是以賓客自居，順從於主人，客隨主便。

探秘

所謂「樸」，是尚未雕琢的素材，也就是原木，常用來表達大道的本質，其時尚未有形體可以命名，是以本經第一章則說「無名天地之始」；第二十五章則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太上老君在《清靜經》則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可見道常以無名出現，但卻能生育萬物的妙有，其本質是樸素無華，看起來好似渺小，卻能生長繽紛的世界萬物，成為主宰萬物的君主，天下眾物在其前，自然臣服於大道，所以說：「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侯王為一國一邦的統治者，必須了解大道的功能，而且能善於運用其無為的精神，用以治理國邦，必然可以使萬物感應到其誠心，自然心服口服歸順於他，所以說：「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因而本經第一章說大道從無生有，成為萬物之母；第三章則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六章則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第十三章則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第三十七章則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三十九章則說：「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以上都在說明，侯王能誠守大道，以無為治理天下，自能讓天下歸順。

本文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簡意

天地陰陽二氣互相交合，自然會降下甘露；人民不用法令治理，然而他們也會依天道自動均匀協調。

探秘

天地萬物的生育成長，都是大道分陰陽再結合的作用，所以本經第四十章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則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清靜經》則說：「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當天地陰陽二氣結合，才能使萬物生育成長，除了生機顯現之外，還有甘露

的滋潤，才能讓萬物雨露均霑，各隨其因緣而成就，生滅的變化，命運的遭遇，這都是大自然的現象，並非人為可以造作的，是以說：「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然而人類亦是萬物之一，也須靠天地陰陽相合，產生甘露的滋潤而成長。這甘露的本身，沒有好壞，要懂得善用的人，才能得其利而不受其害，世人應該順其自然，才能有實得；如果以私心加以強求，終究無益而有害，因此老子在本經第二十九章說：「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如果能做到「功成名遂身退」，就合乎天之道了。

本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簡意

大道開始創制萬物之後，才有名相的稱呼，名相也是順自然而有。然而也要適可而止，只有適可而止，才能夠避免危險。

探秘

《易經．乾卦．文言》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君子進德修業的方法，就是要以真誠應事，不可有過與不及的情況。不能做到恰到好處，必然會有瑕疵的障礙。因而徹明大道的修士，在運作有形名的事物時，當要謹慎小心，善用其機，適可而止。該進則進，以免失去良機；該止

則止，以免浪費實力。如此才能保持永續的發展，才能免於危險的傷害。

因而老聖在本經第四十六章告訴我們：「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並在第四十四章提醒我們慎思明辨：「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身為人類，總不能只為求利而沖昏了頭，平時應該博學，當面對人事物的時候，必須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再付諸篤行，如此才能使愚變智，使弱變強。如此才能在「始制有名，名亦既有」之時，能獲得「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的善果。

本文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簡意

譬如大道存於天下，猶如川谷的水流向江海，都是自然現象。

探秘

觀察大道在天下所產生的作用，實在無法用凡眼看清楚，卻是可以打開智慧眼去看個究竟。雖然每個人都具有佛性，都具有佛所具有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的功能，都並非人人都懂得使用，所以都藏有如來的智慧德行，卻無法施展，這必須要靠修行修道以恢復其功能。當我們還不能打開智慧，看清楚大道的全貌，也只能一步一步去證實。所以老子在此，以川谷之於江海，來比喻大道在天下的作用。

江海是川谷的歸所，猶如大道是天下萬物的歸處是一樣的，即是「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的真義，人能學得大道的精神，堪稱聖人，自然可具有如本經第四十七章所述的功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盡己章第三十三

偈言

知人有智慎出錯　自知要明修己過
勝人有力用善妥　自勝力強心開拓
知足可富禍可躲　強行有志神仙做
能夠長久不失所　死而不亡壽數多

本文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簡意

能夠洞悉他人是聰智，能夠徹見自己是明達；能夠勝過別人是有能力，

能夠戰勝自己是堅強。

探秘

相信人人都想成為內外圓明的有智慧者，都得以成就「觀自在菩薩」的果位，能夠親證如來本性，達於常駐真心的至善地。然而光想是不能達標的，必須付諸實踐，才有成就的機會。這些功能本來的心性都是俱足的，只因攀緣外境妄想執著，使自己的心境沾滿了塵污，無法顯現其功能。要做到「知人者智」，必從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做起；又在《衛靈公篇》回答子貢問仁時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在《季氏篇》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能經常以此來磨練自己，自可經一事長一智。

要做到「自知者明」，本經第二十二章則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

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在第二十四章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能以此來調理自己，自可使自己在遇事判斷與處理時更為有效。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遇事多反省自己，找出缺點，儘速改進，有優點要謙卑，如此自然有自知之明。

所謂「勝人者有力」，不論是體力或智力勝過他人，必須要以此來幫助人，使得社會更為祥和；不可以此來刺激炫耀於人，造成互相間的傷害與矛盾。所以有勝人之力者，當懂得謙卑之道，才是善用。所謂「自勝者強」，自古以來要降服別人比較容易，要降服自己最為困難，探究世人難得真道以回天，最大的原因，就是《清靜經》所載：「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

海，永失真道。」能夠排除諸難障礙，找回自己的本性，是一生最困難的事情，要能做到，就是自勝的強者，實為難能可貴。

本文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簡意

能夠知足是富有，能夠堅持力行是有志氣。

探秘

所謂「知足者富」，是已經知道本性，並且與本性同在的人，是非常富有的，如同六祖惠能大師，在受到五祖弘忍大師點化印證後，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又說：「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自性含藏萬法，一切具足，不假外求。知道本性一切具足者，能夠善用，必然富有。

修道者不可懶散，自古以來修道成就者，必然要經過千魔萬考的歷練，還能脫穎而出者，才是真正的成就者。然而想要通過重重的關卡，終證佛道者，必然具有堅強的毅力，不為困難的環境所障礙，能在關關難過中卻關關通過，如同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就是「強行者有志」的印證。

本文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簡意

不失去立場就能長久，肉身雖死而靈性不亡才是真正的長壽。

探秘

先哲說：「明心見性，悟後起修。」做事當認定目標後再行事，才不至於浪費時間走冤枉路。修行也是一樣，先找到正確的方向，走上正確的道路，然後再盡力去實踐，才不至於盲修瞎練，此時才是真正修道。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達摩大師在《血脈論》：「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禪。」能明此理，明心見性，以致常駐真

心，親證佛道，不讓本性流失，就可恆久而不變，這就是本性的真相，所以說：「不失其所者久」。

萬物生滅乃是自然現象，肉身依循大自然的理路，有生必有死。然而住於肉身內的真性，是永恆不變的，其作用正是平時無常的變化。本經第六章稱：「谷神不死。」第十六章則載：「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在此則說：「死而不亡者壽。」然而真正的長壽是超越生死，必須明理悟真證佛，不受制於一切對待，使能造就涅槃而不執著於「壽者相」的假相。

成大章第三十四

偈言

大道廣泛存左右　萬物依恃永不休
濟物功成不執有　愛養萬物名不留
看似渺小歷千秋　不主萬物卻悠久
聖人學道大不求　終成其大永不朽

本文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簡意

大道非常廣泛，可以存在於我們左右，萬物依靠大道生存而不辭辛勞。雖有成就之功也不擁有，以其慈愛養育萬物，卻不加以主宰。

探秘

大道的體積有多大呢？其能量所及有多廣呢？其作用所及有多寬闊呢？在《六祖壇經》中，以「摩訶」說明；在本經第十四章，老子則以「道紀」形容：「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由此可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無所不容，難以言喻，難以形容，左右皆有道的因素存在，卻無聲無味、無形無相、無名無狀、不生不

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即不離、不遠不近，好似不存在，卻處處都有。

萬物的生長養育，都是倚恃大道的能量，自古至今不曾停止。雖然完成萬事萬物萬象的事功，卻從來不自居其功勞；雖然以慈悲大愛的精神養育萬物，也從來不加以主宰掌控，任其自然發揮。在本經的第二章有載：「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第二十一章也描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這正是在描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的情況。

本文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簡意

經常無欲於表現，不為人知，被稱為渺小；所有萬物終歸於它，而且不加以主宰，可說是偉大。

探秘

《中庸・朱子章句序》載：「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描述了大道，致廣大而道中庸，

放開時可與宇宙同在，縮小時，可小到微妙難以眼見。

所以大小粗細都是大道的作用，當大道的作用不為人知時，在眾人的眼光中，可說是小。當知道大道是萬物所歸屬時，卻不以私心主宰，其心量與精神，可說是偉大。猶如《易經・乾卦・文言》載：「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道的偉大，是由於其功德大而不居功。所以說：「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本文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簡意

所以聖人學習大道的精神，始終不自稱偉大，所以能夠成就他的偉大。

探秘

聖人學習大道及天地，那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從表面來看，好似很笨，不懂得如凡人一般去爭功諉過，但最後聖人還是為眾人所敬重，那爭功諉過的凡人卻會被唾棄。因而本經第七章說：「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第十三章載：「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第二十二章載：「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載：「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載：「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又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又載：「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這些成就聖人君子的要件，都是從平時生活中的細節小處注意起，雖然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最後卻能成就一生的大事，因而說：「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難怪濟公活佛說：「認真生活即修道。」

大象章第三十五

偈言

學道心廣天下往　往而不害可興旺
安平和泰受益廣　樂餌誘人令心慌
道之出口淡無光　視之不見形大壯
聽之不聞反聞匡　用無窮盡莫徬徨

本文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簡意

順著大道的原則去做，天下萬物都會前往歸附，前往相助而不相害，天

下自可平安泰順。

探秘

「大象」是指宇宙最大的形象，也就是大道，其現象如同本經第十四章所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雖不可見，但冥冥之中，存於天地萬物之中，只要靜下心來體會，自然可感覺大道的存在。聖佛是能夠體悟契入大道的佼佼者，還能夠善用其理，遵循大道真理，以參贊天地之化育，是以可以做到仁民愛物，無限的慈悲成就回歸本位的盛德。

如此盛德可與天地相容，可以契合大道。如同本經第四十九章所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又如《大學》引《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由此可見，能依天之公道行事，無往而不利，遇障而不害，還可藉障境以啟智慧，印證「逆為增上緣」的道理，終究可獲得安定平靜舒泰，是以說：「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本文

樂與餌，過客止。

簡意

歡樂與誘餌，經過的路人都為之止步。

探秘

世人應該要理解，自己的本性來自於無極理天，從天來回天去，從真如之處來回真如之處去，這是自然的理路，是以佛家說「如來就是如去」，來到人間旅遊，藉此以歷練自己的心性，在諸多的外境誘惑下，是否能保有原本清淨的心性，不攀緣不著境不受污染，通過如此的考驗，能保有淳樸的本性，才能夠順利回天，否則還要經過一番洗滌的經歷，洗清本性上的污染，才可回到無極理天。這些洗滌本性的地方，就是地獄、餓鬼、畜生、阿修

羅、人、天等六處。

當靈性降生人間，受到繽紛世界的迷惑，沉迷於慾望，樂不思蜀，忘了回到理天的本家，於是就在六道生死輪迴中流浪。如果能夠在此時把持定力，不被外境所引誘，自可通過考驗而回天。是以老聖在本經第十二章警示我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又在第三章教導我們成聖回天的方法：「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世人一旦攀緣著境沉迷於慾望，很難聽進忠言，還經常自以為是，提出許多反駁的意見，逆天背道，終究一無是處。孔夫子在《中庸》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這是自作聰明的下場，明智者當引以為戒。所以老子說：「樂與餌，過客

止。」提醒身為人間的過路客，不要受到歡樂與紅塵誘餌的迷惑，沉迷於人間而不知回天。

本文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簡意

大道的出口，是平淡而無味，以眼睛看卻看不到，以耳朵聽卻聽不見，但其作用卻是無窮盡。

探秘

子夏在《論語・子張篇》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為也。」許多人間的技藝小道，雖難登大雅之堂，有如神通一事，常令人為之迷惑，一旦沉迷其中，還難以醒悟過來，是以修道君子當自我警惕。由於大道無形無象、無聲無臭、無顏無色，沒有誘人的外相，難以興起世人的慾望。唯有深明其理的聖人，才能徹悟其中的真相，因而孔夫子在《中庸》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一般凡夫雖具聖佛的智慧，卻未能開啟，難以徹見大道的入口，所以無法契入真理大道。大道的真相，誠如太上老君在《清靜經》所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如此難以尋門而入的大道，卻是常與我們同在，不曾離開我們，我們與萬物同時接受其長養，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直到永遠，本經第六章則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世人無明而無知，難以明大道真相，不知善用大道的真理，因此受困六道而難以解脫，生我靈性的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告訴我們解脫的方法：「解脫非難，難在定慧。身心大定，便生智慧，智慧既生，解脫亦易。欲明解脫，先除六賊：耳不聽聲，目不視色，身不觸污，意不著物，鼻不妄臭，口不貪食。六賊既空，五蘊自明，受想行識，如鏡見形。五蘊既明，三家會合，精氣與神，長養活潑，上下流通，何難解脫。」

這是瑤池金母的教示，讓我們了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從此處可找到大道的出口，當然就可以循此出口，得以獲得解脫。

微明章第三十六

偈言

欲收合必先擴張　欲滅弱必讓其長

欲廢棄必先興昌　欲奪得必先禮讓

明微妙處理恰當　弱勝強柔可勝剛

魚脫淵於理相抗　國利器示人易喪

本文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簡意

想要閉合，必然先要張開；想要弱化，必定先強化；想要廢除，必定先興旺；想要奪取，必定先給與。這就是所謂的「微明」。噏，同歙，是收斂、閉合的意思。

探秘

依據《易經》描述宇宙從無到有的經過，必從空無一物的無極，等到機緣成熟產生動力的太極，必然分成陰陽兩儀，再由陰陽結合而衍生萬事萬物萬象。因而萬法的變化中，是離不開陰陽的作用，因此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這天地、男女、動靜、清濁的現象，都是道所化陰陽的作用。由於陰陽的關係，可合為太極一體，可分為陰陽兩儀，是一非二，是二非一；是二也是一，是一也是二，分合的作用，但

看世人的智慧善用，自可得其利而去其害。

老子在本經第二章已說明陰陽所產生的情況：「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對立的情況，可相生亦可相剋，適度應用相生相剋的道理，以合乎中庸之道，自可獲得至高的利益，排除一切的損傷，這就是趨吉避凶之道，這是智者的作為。

孔夫子在《中庸》讚歎舜帝的智慧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善用相對以取得絕對的聖功，這是智者。閉合與張開，柔弱與剛強，廢除與興起，奪取與授與，這些現象都是平時生活中，經常會碰到的問題，如何善用這些對立，使其化對立為契合，正是智慧的作用。從事情的微不可看見，到明可以掌握，這一過程中，是否能觀察清楚，時時順應而不出差錯呢？這就是微明的智慧。

老子在本經第六十四章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修道能做到此地步，自可合於《中庸》所載：「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

是以「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必須深明其道理而善用之，才能獲得微明之智，於平時生活中應事而合適。

本文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簡意

柔弱必然勝過剛強。因此，魚類是不能脫離深淵，國家的利器，是不可以顯示於眾人之前。

探秘

世人的行事作風，常以強勢屈人，此舉雖能得一時之利，展一時之名氣，顯一時之威風，但終究要受到業力的報應。當業力現前時，常是後悔不及，學習菩薩畏因而不造惡因，才能免於惡報。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說：「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凡人缺乏智慧，只

知以蠻力相抗，結果兩敗俱傷，不知以退為進，既不損傷又能獲利，何樂而不為呢？智者當在退中求進，亡中求存，喪中求得。

要知道退後不是落後，卻是另類的向前，它能讓人出頭；退後不是恥辱，卻是修養的展現，它能讓人長智；退後不是埋沒，卻是實力的培積，它能讓人成就；退後不是懦弱，卻是容忍的勇氣，它能讓人丰采；退後不是悲哀，卻是喜悅的醞釀，它能讓人溫馨；退後不是畏縮，卻是忍讓的實踐，它能讓人和諧；退後不是逃避，卻是能量的累積，它能讓人再造；退後不是墮落，卻是錯誤的改進，它能讓人完美；退後不是失敗，卻是重新的開始，它能讓人成功；退後不是消極，卻是謙遜的發揚，它能讓人積極。

由此可以領會「柔勝剛，弱勝強」的道理。魚不能脫離水而獨自存活，國家是靠利器來保護主權、土地，還有百姓，如果賴以保護的利器曝光，讓人能夠破解，那國家的命運就危險了，所以說：「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以古來傳承真理，都是密傳。如禪宗五祖弘忍大師，

暗示惠能三更入室，袈裟遮圍，傳接正法，且對惠能說：「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又如子貢在《論語・公冶長篇》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言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言也。」真理大道不在言說，貴在心行，多言數窮，言語道斷，不可不知。

無為章第三十七

偈言

道常無為無不為
侯王能守吉祥瑞
真我本性自可會
無為教化入正軌
善用大道展雄威
萬物自化本源歸
無名之樸瑤池回
天下自正靜功揮

本文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簡意

大道經常以無為示現，然而其作用卻是無所不為。

探秘

大道的常態是無為，但其作用卻是無不為，也就是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一切以能達圓滿究竟為依歸。此章原為《德道經》最後一段，乃是修行積德證道最終的階段，其成果就是「清靜無為」。修妙行，住無住，積至德，凝至道，是修道人一路的歷程。其最終的現象，或稱圓寂，或稱寂滅，或稱歸空，或稱圓滿，或稱自在，或稱至善，或稱涅槃，或稱淨空，或稱成道，或稱成佛，或稱成聖，都是在指回歸無極的原處。

在本經第二章記述：「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第三章載：「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夫唯無爭，故無尤。」〈第八章〉；「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第十章〉；「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第三十四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第四十一章〉⋯等等多處，都在表達無為的作用。所以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本文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簡意

侯王如果能夠信守大道以治世，萬物將會自然生化，在自然生化中，若想以慾望去作為，我將用無名純樸的大道來教化。

探秘

侯王也是大道的一環，是在大道的作用中，擔任領導的職務，當具有大道的特質，如能善守大道的本能，依天律以無為行事，沒有私我的造作，那一切必然可自然成長。老聖在本經第二十二章說：「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又在第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又在第三十二章說：「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又在第三十九章說：「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在在說明侯王能運用大道至理的功能治世，萬物自然依天律自然化生，所以說：「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然而世人攀緣著境之後，習慣性以

自己的意識心去運作，如此將偏離正道愈來愈遠，必待善知識來教化引導，否則必落入無盡的輪迴，難以覺醒而脫離苦海。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由此顯見，私心作祟，違背正道，社會必亂，災禍必到。知此原因，是以聖人的教化，無不從淨心著手，使回歸純樸的本性，與道相容，才能返回大自然。是以說「化而欲作，無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本文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簡意

無名純樸大道的教化，也就是要教導人心不起慾望，不生起慾望，使心性平靜，天下萬物自然會返回正道。

探秘

佛家說「萬法唯心」、「萬法由心生，亦由心滅」、「此心是佛」、「此心即道」，說明了人人本具佛性，都具有無名純樸的道心，但因受到紅塵俗慾的汙染，所以才變質的。從此心生雜念，妄想、妄念、妄見、妄行，妄作就生出凶險了。是以聖人要我們淨化心靈，不要再生出雜念慾望，深恐從此再落入苦海流浪生死。唯有尋找明師，了解大道的妙竅，開啟真理的玄

門，讓本有的本性出來作主，才能回歸淨空的本位，天下萬物各就其位，自動回歸正道。所以《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心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這也是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理由所在，想要天下走向正道，必須先從自己做起。

老子在本經第五十七章則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能體會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自然知道：「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其中的真諦了。能明理，是因德具足；德具足，是因能放下；能放下，是因甘願受。遇事不甘願承擔，必然起爭端，從此無德矣。

道德經探秘

道法自然顯現自然
經載真理難以言談
秘境不秘只因塵染
修道修心去除驕慢

德積平常放下舒坦
探討深入用心悟參
此書會心奧秘自探
時時刻刻自我悔懺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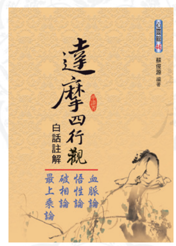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9-40　25K
論語會意卷上, 下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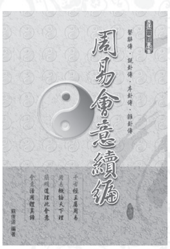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
論、破相論、悟性論
、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8　25K
周易會意續編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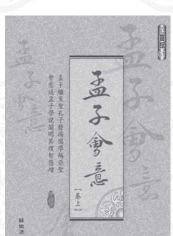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心靈館 56—60　25K
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七)佛陀篇 (八)論語篇
(九)文昌篇 (十)神仙篇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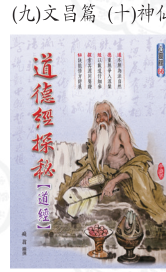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62-63　25K
孟子會意卷上, 下



心靈館 64　25K
三字經句解



心靈館 65　25K
千字文句解



心靈館 66-67　25K
道德經探秘—
道經、德經

心靈館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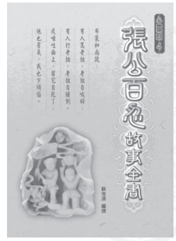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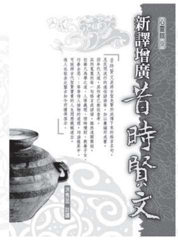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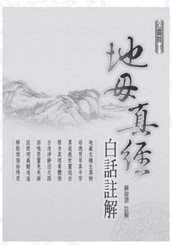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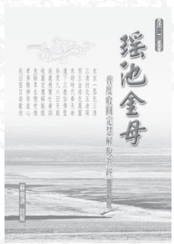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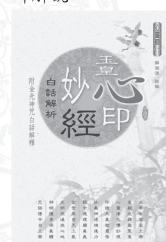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道德經探秘：道經／癡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5.10
面； 公分. -- (心靈館系列；66)
ISBN 978-986-6574-64-1(平裝)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105018916

系列名／心靈館系列 66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書　名／道德經探秘——道經

編　著	癡　翁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　版　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蘇俊源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　話	02-2226-1515
傳　真	02-2226-1010
網　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1155@gmail.com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　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5年10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